

Bang Dream!

バンドリ

中村 航

イラスト★ひと和



BanG Dream! バンドリ

原著/中村航

译/夏白

翻译仅供参考，喜欢请支持正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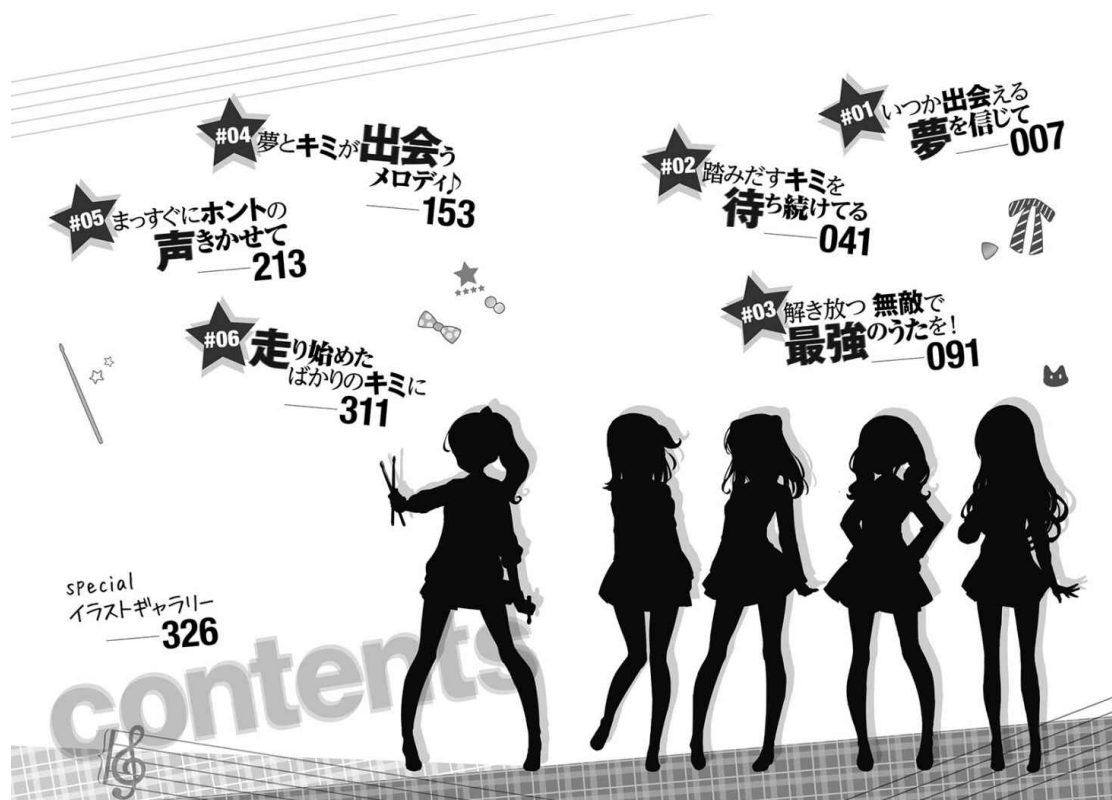






BanG ///☆バンドリ Dream!

著★中村 航
イラスト★ひと和



呐，听到了吗？

——嗯，我听到了哦。

有人读到了！好开心！谢谢你找到我的留言！

——我也很开心哦。请多指教啦。

但是我很差劲。真的最差劲了

——怎么了？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吗？

我一个朋友都没交到……孤身一人……。

——欸！？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吧？POPPING！

真的吗？好开心！那个，POPPING 是什么意思？

——POPPING！这是能让人快乐起来的魔咒。

POPPING！谢谢你。话说，我邻座的那个孩子还没有来过学校。

——这样啊。她怎么了么？真担心她。

生病吗……还是抗拒学校呢……。

——我说，那孩子来学校了的话，和她搭个话吧。那孩子也很不安吧。

嗯，虽然没什么自信……我加油试试吧。

——别说什么没自信啊，加油！POPPING！

#01 坚信总有一天会邂逅梦想

星之领袖

户山香澄

年龄：15岁

身高：156cm

担当：主唱&吉他

喜欢的东西：星形的东西

讨厌的东西：流言蜚语



香澄其实很喜欢音乐，尤其喜欢吉他和摇滚。

那音乐浪漫得仿佛能让全世界一并坠入爱河，能解放人心中的愉快之情，明快而美妙。她喜欢那种音乐！那音乐使人雀跃无比，使人抑制不住奔跑到天涯海角的冲动，是无敌最强的 Rock'n'Roll！

只有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时候，香澄才会和着音乐转着圈跳起舞来。她会摆出弹吉他的姿势，轻轻地为自己最喜欢的歌和声。

她向往那些可爱而积极向上，为大家带来勇气的摇滚女杰。锵，奏响吉他，锵，面朝前方，梆梆地奏出决定性的乐句。她喜欢那样的摇滚明星。她们有时激情地嘶吼着，有时柔情地呢喃着，有时又演奏着至高的旋律，陶醉于音乐的对决中。

但是，那样的人……。

我是无法成为那样的人的。

对香澄而言，音乐只是她“一人的信仰”。比方说，她会偷偷地写诗，睡前妄想一下，睡觉的时候做一做梦。这一切和他人无关，在他人的视线之下并无香澄的音乐。

香澄从来没有在外面哼过歌。连音乐课合唱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动动嘴巴。

所以拒绝了卡拉 OK 的邀请……。

想起开学典礼那天的事，香澄消沉了下去。

那天孤身一人的香澄，被好事的同学邀请去卡拉 OK 联谊会。

但是她实在不敢在同级生面前唱歌，拨浪鼓似的摇着头拒绝了她们。

第二天，班里的人际关系已经定型了。

尽管大家看起来相处得很自然，但是实际上构建新的人际关系可是大费了一番功夫。在新生活的摆布之下，人总是本能地在起跑线就确保自己的地位。

在香澄看来大家团结得近乎散发出外人不可加入的气息，于是她每天总是低着头度过校园生活。那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她和同学说的话不超过二十个字。

最差劲了……香澄望向车窗外叹了一口气。

都电荒川线的有轨电车隆隆前行。到站时，车门一开一关，叮叮作响。

没有多少学生还会乘坐落伍的有轨电车上学了。即便如此，香澄还是害怕在车上碰到同

学，因此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出门。虽说到了学校也无事可做，只能在自修室里看书……。

想着高中会不会有所好转呢，结果却更加糟糕了。

说话时过分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可疑，却反而更显得可疑了。急着想要解释时却红透了脸，语无伦次。一想到别人大概根本不想和我这种人说话，就只想逃跑。

她总是低头走路，避开别人的视线。不做好心理准备就无法和别人说话。可是她也从未做好过心理准备。

不久后电车停在了终点站早稻田站。

香澄走下站台，任人流将自己向前带去。走到学生来往频繁的那条路前时，她从口袋中掏出了耳机。

戴上耳机，自己与世界之间仿佛就隔上了一层薄纱。

耳机里没有传出声音，她只是装作在听音乐罢了。孤身一人行走的自己绝非寂寞，也绝非无聊。毕竟自己在听音乐——她戴上耳机装作如此。

香澄如同双眼下垂的老狗一样走着。这条田园牧歌式的街道与东京都新宿区格格不入，但仍持续着生息。香澄所在的花咲川高中，就在早稻田站和江户川桥站的正中间。

晴空万里。樱花瓣在脚边随风起舞。

如果放在以前——她想。

每当感受天气时，香澄总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

晴天时就唱晴天的歌，雨天时就唱雨天的歌，起风时就唱风的歌。旋律仿佛与天空相融，合上脚踩着的愉快节奏，她忘我地歌唱着。

但是，现在已经——。

香澄紧紧地握住了包上挂着的星形钥匙扣。

曾经明明那么喜欢唱歌，但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她就再也没有唱过歌了。

还变成了这种怕生的性格，再也找不回自信了。如同失声的金丝雀一般，不仅唱不了歌，连飞都飞不起来了。

“今天唱 K 吗？”

“也行啦，不过你不是光捏着麦不唱嘛。”

“是捏着的啦！寿司和麦克风不都得捏着嘛！”

香澄被后面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女子高中生三人组的嬉笑在她听来像是对自己的嘲笑，她僵在了原地。

暂且不论那是否是嘲笑，那三个人却看起来完全没有注意到香澄。三个人背着运动包，大概是要去晨练。她们看都没看香澄一眼，聊着天匆匆经过。香澄的朋友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在书桌上写字和她对话的那个孩子。

明明是春天了……。

越是靠近校门，脚步就愈发沉重。明明应该是让人兴奋不已的季节，她却只能装作在听音乐，低头走路。明明天气这么好，从她唇边逸出的却不是歌声而是叹息。

最差劲了，她想。她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总是低着头是交不到朋友的。

总是低着头会失去自己所欲之物。想做的事，美妙的事，梦想，希望。这些东西绝不会落在地上。

——果真如此吗？

樱花瓣飞去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忽的一闪，旋即暗去。

那点闪光立刻就从小澄的视界中消失了。尽管注意到了来自下方的微弱的光，但一般来说只是错觉吧。尽管注意到了细小的声音，但一般来说只是幻听吧。

但那时小澄停下了脚步。不知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小澄自己的意志，她静静地停下了脚步。

有什么在摇动。偶然与必然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意识层面之外摇动着未来。小小的蝴蝶拍动翅膀卷起的气流，敲响了明日的大门。

春风轻拂小澄的刘海。星型的钥匙扣与书包相碰，发出了清脆的声音。这时兔毫一般微弱的光一闪而过，再一次牵住了小澄的意识。

有什么在发光……。

小澄凝视着构成路旁沟渠的混凝土块。她像是被吸引住了一样上前一步。那是什么呢……微小得任谁的眼中都无法停留片刻的……片刻的。

星星……星星！？

怦地，胸膛中有什么响了起来。香澄弯下身去，终于看清楚了。闪闪发光的遮蔽胶带上用银色马克笔画着星星与箭头。



星星……和箭头……。

顺着箭头所指的方向，她又看见了微弱的闪光。

像是目击了奇迹的连锁一样，香澄的心脏高鸣了起来。

她看到了车道对面的路标底下仅有一瞬的闪光。有可能是错觉吧，但又有可能并不是错觉。

香澄走到了人行横道前。她几乎等不及信号灯变蓝了。不久后香澄来到了路标下，难以置信地注视着那个标识。



又是和刚才一样的标识。莫非……莫非，星星和星星之间是通过箭头联结起来的……。

她再次顺着箭头的方向看过去，但这次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香澄谨慎地确认好左右的情况，顺着箭头的方向走去。走了好几米之后她停下了脚步。



巷子入口的围墙上贴着相同的遮蔽胶带。星星和箭头像在说着“来这边”，在邀请香澄一样。

香澄踏进了巷子。在巷子的拐角处，她再次找到了[☆]→的标识。是叫我顺着直走下去吗。

她一边想着，不一会儿又在电线杆底下找到了新的[☆]→标识。

前进在陌生的道路上的不安，转变成了邂逅未知的兴奋。星星所指引的道路的尽头，会有什么。说不定星星所指之路的前方，会有什么美妙的东西在等着她。

她沉浸在久违的愉快心情里，东张西望，小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她遵从着星星的指引，

奔跑前进，途中接连拐过好几个弯。

星星在呼唤我！

如同纺织星座一般，香澄追逐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星星。

无人问津的自助洗衣房的入口，古老的空调室外机——。砖墙底下，花盆，护栏——。

她在离他五米左右的地方又发现了星星的记号，贴在下方，大致在猫咪的视线高度处。

道路变窄了，然而尽头却陡然出现了宽阔的广场。又出现了！这次在电线杆上。接着是澡堂的楼梯上。再接着是砖墙——。

着了魔一样。上学时间也好，现在的烦恼也好，香澄全都忘记了。她只是忘我地追逐着星星。没有声音的耳机，也已经被摘了下来。

像那时一样——仰望着满天的星星，唱着自己最喜欢的歌的时候——。忘我地——热情地——。

香澄在奔跑时，书包上挂着的星形钥匙扣摇动相撞，发出清脆的声音。

她想起来了。自从那日被满天的星星迷住之后，香澄就一直在收集星形的东西，这个钥匙扣也是如此。

说不定现在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香澄继续前进，像是在收集散落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星星。追逐着星星，联结着闪耀的星星，一直到达什么地方。闪耀的星星无论何时都在引领自己。

STAR
被星星包裹着的话就是无敌的！

幼时的赛跑游戏中，香澄总是跑在最后。那时星星降临在了她的面前。抓住那颗星星，她就能乘着轻快的主题曲奔跑起来。变得闪闪发光，变得无敌的时候的感觉非常爽快。

其实她总是会像那样奔跑起来。

香澄追逐星星的脚步愈发急促，屈着身子，极力找寻，甚至在手脚上留下了伤痕。哈、哈地喘着气，她小跑着前行。

马上就到了哦↑[☆]

这一次看到的星星和之前看到的都不一样。顺着箭头的方向看去，在稍远的地方，有一根屋外电灯的柱子。

马上就到了哦——。

心脏的悸动难以抑制，刚稍微缓和了一些，又马上被期待与紧张抵消。香澄紧握住了书包上挂着的星形钥匙扣。

太阳已爬升了不少。繁忙的早晨过去了，现在是风平浪静的上午。除了香澄，路上没有一个人。

走吧。

香澄小小地深吸一口气，踏出了脚步。她握着星形钥匙扣，缓步走近。灯柱和香澄之间的距离一步步地缩小了。

接着她看到了灯柱上那一点闪光。午前耀眼的阳光刺得香澄眨了一两下眼。每接近一步，星星的轮廓就更加鲜明。像是被吸住了一样，香澄走到了那里。

这就是最后了←[☆]

香澄没有立刻移开视线，而是继续凝视那个记号。灯柱立在路的右侧，而箭头指向左方。

怦、怦怦怦，她更加紧张了。星星联结成的道路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在等着她呢。尽头到底会有什么呢——。

香澄怀着紧张的心情，慢慢地转向左边。是一户古老的民家。虽说并不觉得里面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闪闪发光——。

玻璃反射的光晃得香澄又眨了两三下眼。玻璃内侧装饰着什么红色的物体。眼前的民家看起来再普通不过了，但好像又并不是那样。

香澄蹒跚着贴上了古旧的玻璃窗。在星星指引之下，她邂逅了——。

深红的吉他。

那把吉他的形状并不怎么常见。琴身上处处点缀着大大小小的星星，非常可爱。吉他红

色的琴身本身，也像变了形的星星一样。

怦，地传来了心跳的声音。

像是电流窜过身体一样。她面向玻璃，伫立在红色的星形吉他前。身体仿佛逐渐被目眩感占据，她听见了怦、怦的声音。

这是什么感觉呢。像是终于邂逅了一直在探求的事物……。一直以来想要邂逅的梦想，现在终于邂逅了。

香澄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令人怀念的光景。香澄的原风景，与玻璃里侧的红色吉他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共鸣。怦、怦、怦、怦——。

上一次回想起来是几年前的事了……。香澄久违地找回了那段记忆。

她听到了沉眠在记忆深处的那细小的声音。

一直装作没有听见的鼓动。

令人怀念的，温暖的，星之鼓动——。

Twinkle♪ Twinkle♪ 亮一晶一晶一♪ 满一天一都一是一小一星一星一♪

那是进入小学之前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去山上野营时，香澄仰头望见了漫天的星星。

应该在是一个叫做“星见之丘”的地方。

“平时不太注意得到啊，星星可是一直这么闪闪发光的。”

父亲关掉了手电筒，于是遍洒星辉的世界展现在了香澄的面前。

“好厉害！”

香澄情不自禁地感叹。

宛若梦幻。整个视界被夜空所占据，无数星星闪耀着光辉。闪闪发光闪闪发光——。温柔空明的光倾注而下，笼罩着香澄。

倾注下的光辉仿佛填满了香澄的胸膛。星光溢满身躯，仿佛将自身与夜空连在了一起，飘飘然好像要飞上夜空一般。

香澄咕噜咕噜地打着滚。一边啊哈哈哈哈哈地笑着，仰望着夜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地打

着滚。停了会儿，接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地打滚。

打滚打得双脚都别到了一起，她就这么仰面朝上躺着沐浴星光。

闪耀的星星在运动。香澄转动眼睛，星星也随之咕噜地转了起来。转了一会儿，不久后归于寂静。

怦、怦、怦、怦、怦——。

她听见了仿佛只为自己奏响的愉快声音。

香澄觉得那就是星之鼓动。她听见的是星星闪烁的瞬间，从天上传来的鼓动。

她仿佛知晓了世界的秘密，心里深处都被搅乱了。她呜哇一声站了起来，然后再次咕噜咕噜地打起了滚。同星之鼓动一起，咕噜咕噜地打着滚。

然后她仰望夜空，唱起了无厘头的星星的歌。

咕—噜—咕—噜—转—转—转—♪ 满—天—都—是—小—星—星—♪ 我—就—唱—起—
一—歌—儿—来—♪ 心—跳—不—已—怦—怦—怦—♪

歌声向着夜空扩散开去。

星光与歌声与鼓动相溶，香澄眨了好几次眼。宛若梦中。父母已经催了好几次“回帐篷吧”，她还是继续唱着歌。

香澄继续忘我地唱着歌，那天夜里她仿佛拥抱到了星空。

拥抱着星空，她似乎找到了重要的东西。

我—的—小—小—歌—谣—啊—♪ 能—否—传—达—出—去—呢—♪

那时到底一边被父母劝止一边又唱了多久呢。

现在香澄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盯着那把赤红的吉他看。像是被魅惑了一样，像是被什么附身了一样，她整个人都贴在了玻璃窗上。

怦、怦、怦、怦、怦、怦、怦——。

她的心止不住地猛跳。遥远的星之鼓动，现在仍在香澄的身体里跳动着吧……。

“喂。”

突然有人几乎像是贴着香澄的耳朵似的向她搭话，这让她的意识一下子混乱了。那个声音从未在回忆中出现过。

“相遇了？”

声音是从很近的斜后方传来的。不止是声音近。不知何时，一双柔软的手轻轻地搭上了香澄的手腕与肩膀。

“能找到这里来，真是了不起啊。你说，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有的星星只有低着头的人才能找到’？”

声音好近！太近了！

连她的呼吸声都能听见。香澄像石化的青蛙一样，就这么保持着贴着窗玻璃的姿势。

“这孩子叫 Random Star。”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宠溺。

……Random, Star。这个孩子的名字是……Random, Star。叫作“Star”也就意味着……这大概就是……星星的吉他。

“这是过去在速弹战国时代横插一脚的那个笨蛋父亲的遗物，深红的星形吉他。每年忌日我都会拿出来当作装饰，不过没有人对它起过兴趣。所以我故意做了[☆]→的记号，结果钓来了一个看起来很懦弱的不起眼的女孩子。那个孩子已经盯着星星看了二十多分钟左右了。”

速弹战国时代是什么……[☆]→的记号钓来的平凡的女孩子……是谁呢……看了二十分钟就是说……不对，这不就是，是……

“我吗！？”

她吓得回过了头，女孩像是预料到了她的行动一样，轻巧地退后了几步拉开距离。

香澄再说不出下文了。一个穿围裙的女孩子站在她面前，歪着头向她微笑。香澄只顾着慌张，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那个看起来柔和华贵的女孩子一副无畏的样子，轻笑出了声。

“要买吗？还是不买？”

她看着香澄的眼睛。那双大眼睛吸引住了香澄。

“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香澄说不出话。女孩似乎是等得不耐烦了，跨前了一步。

“那个，唔……这个……”

香澄支支吾吾，努力在脑海中组织语言。

“……这个。是要卖的吗？”

“那当然。姑且是作为商品来装饰展示柜的。”

她的语速很快。展示柜……。



香澄扫了一眼玻璃窗。她没觉得那是一般意义上的展示柜，但看起来确实是用来陈列物品的。旁边有一扇门，似乎是入口。

之前觉得这里是一家古民居，这么看似乎又是什么店铺。但是……

“是什么店，你是想问这个吧？”

“欸，啊，不……”

一般来说回答“是”就行了，但是她一瞬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回答就好了。

因为激动、惊吓与紧张，她没法好好说话。话又说回来，本来她在学校说的话也超不过二十个字，没准和紧张什么的也没有关系。

女孩一直注视着香澄的眼睛。三秒、四秒，时间在沉默中前进，焦急的香澄终于从喉咙里挤出了声音。

“那个……”

然后又经过了两秒。香澄急得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在了脸颊上。四秒、五秒，时间在沉默中前进。六秒、七秒，继续前进。

这家伙没救了，女孩终于像是看开了一样，慵懒地叹了一口气。

“……那个啊，这里是当铺。那边有正式的柜台，这里是常客的入口，或者说是给那些想不引人注目的人用的。毕竟是来借钱的。”

她看起来有些不耐烦地说。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她的眼里闪过一丝光。

“要买吗？还是只问价不买？”

她又靠近了一些问道。

“……那个，多，多少钱？”

香澄绞尽脑汁，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发问。

“你多大？”

“十、十五？”

“那就是三十万十五円。”

“.....”

“怎么办？买不起的话，还有更便宜的吉他——”

“不用了！”

香澄猛地大声说。

三十万！本来就没觉得是商品，更别说购买的打算了。

三十万十五円，一个不打工的高一学生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自己只是无心地追着星星来到这里能遇到这么棒的吉他已经足够了对自己来说已经是很好的回忆了，所以——

“那个，对不起！”

香澄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后退，女孩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不不不，如果你——”

“不用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香澄像尖头蚱蜢一样不住地鞠躬，就这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走了三步之后开始全力疾跑。

“喂——！”

她听见了后方传来的声音。香澄回了一次头，畏畏缩缩地鞠了一躬。然后她飞奔着离开了巷子。

♪

最差劲了……。

她很早就从家里出来了，但连第二节课都没赶上。

迟到了。踏进教室的一瞬间，（她觉得）同学都在看她。手脚上都是伤，头发也乱了，她们一定在想，这孩子怎么回事是笨蛋吧。

或许万幸的是根本没人向她搭话。就算别人问“你怎么了？”，“沉迷追星星”什么的理由太过羞耻根本说出口。

第三节课的现代文让人昏昏欲睡。香澄的座位是靠窗的最后一个。刚才追星星的事情像

是没有发生过一样，香澄现在仍然置身于从昨日到今日未曾改变的现实之中。

右侧的座位今天也是空着的。那个孩子仍然一天都没来过学校。不知道她是生病休息还是抗拒学校，但香澄已经下定了决心。

如果那孩子来学校了的话，就拿出勇气和她搭话，和她交朋友。这是“她”的建议。

POPPING！谢谢你。话说，我邻座的那个孩子还没有来过学校。

——这样啊。她怎么了吗？真担心她。

生病吗……还是抗拒学校呢……。

——我说，那孩子来学校了的话，和她搭个话吧。那孩子也很不安吧。

嗯，虽然没什么自信……我加油试试吧。

今天“她”也回信了。

一如既往的可爱而不失坚毅的字体。

——别说什么没自信啊，加油！POPPING！

POPPING！香澄默念着这个单词。POPPING！

这句能让人打起精神的魔咒，今天也让香澄打起些精神了。课桌上的留言总是激励着香澄。

入学之后香澄没能正视过他人的眼睛，只能盯着木桌的纹理看。木纹像圆滑起伏的年轮一样，看着就能治愈心灵。只有木纹会温柔地对香澄微笑。

但没多久她就厌倦了。哈，她无言地叹息，在书桌的角落里随手写下文字。

呐，听到了吗？

她听说过叹息会让幸福溜走。但是自己根本就没有幸福可言吧，她想——

——嗯，我听到了哦。

——第二天，香澄看到了桌上的留言，惊讶得几乎要叫出声。她下意识地看向周围，但是没有人留意这里。

香澄盯着桌上的留言，终于想起来了。花咲川高中有定时制^①课程，会用这间教室上课。说不定这是定时制时坐在这里的人写的。

从那以后，她们每天都在桌上用小小的留言对话。“她”写道，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香澄拿起了自动铅，那支笔的头部是星型的。她画下了那把记忆犹新的星型吉他。



今天早上在学校旁边发现了☆的标识。然后箭头——

香澄写下了很长的留言。追着→，再追着↑。→指引自己来到了当铺，当铺的展示窗里装饰着红色的吉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说不定是命运。除了吉他，还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子。

“——户山！”

突然被点到名字，香澄吓了一跳。

“你不是户山吗？嗯？”

现代文老师一手拿着座位表看向这边。

“……是。”

香澄意识到自己被点名了，小声回答着站了起来。

“发呆，啊。把刚才讲到的地方读一遍。”

“我、我想恋爱就像是盖章卡一样。这张卡总有一天能换到某样无可取代的事物。一定会有那一天的。到那一天为止我都会一直轻声歌唱。绝对——”^②

①定时制：主要是为了工作和学业同时进行的人制定的一种上课制度。一般上课时间在晚上。

②“我想恋爱就像盖章卡”：出自中村航的另一部小说《绝对最强的恋歌》。

“给我等等，盖章卡是什么玩意儿。”

先生梆梆地敲着黑板，教室里响起了窃笑声。

“那里下个月才会教到。行了，坐吧。”

简直羞耻到了极点。香澄坐下后立刻捂住了脸。身体中所有血液都集中到了脸颊上。

最差劲了，最差劲了，最最差劲了！好想躲起来！想钻进洞里！想就这么藏起来！想剖腹自尽！

她听见了窃笑声。她感觉到了四面八方投来的视线。迟到就已经足够让自己引人注目的了，而现在羞耻感更上了一层楼。

盖章？恋之盖章卡？同班同学窃窃私语的声音依旧回响在耳边。

♪

放学后，香澄几乎是从教室里逃出来的。

教室门口还站着一位同学，她清晰地听见了那个同学的低声自语。

——Sta 子^①，早啊！

香澄听到了从身后传来的窃笑，快步跑向了楼梯口。Sta 子！

明明一直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在坏的方面引人注目，现在却完全失败了。或许香澄已经被起了“Sta 子”的绰号。

她想起了小学时被起的“川卡拉^②”这个讨厌的外号。川卡拉……。

本来那件事发生以后，“不引人注目”就成为了她的信条。明明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引人注目，为什么又变成这样了呢。

最差劲了……。

她避开了散布着放学的学生的通学路，向公园走去。会绕一些路，但也能穿过新江戸川公园到达车站。在春日的公园里散步或许会让心情好一些。

①Sta 子：原文为スタ子。这里可以理解为“盖章子”，Sta 即 Stamp。

②川卡拉：原文为カワカラ。

但是她的心情依旧阴云密布。在人烟稀少的公园里，香澄在长凳上坐下，看着脚下。偶尔会有小孩子吵吵嚷嚷着经过。

远处的歌声乘风而来。香澄听出来那是儿童向动画《幽灵 Medal》^①的曲子。香澄本来就不知如何度过傍晚的时间，因此很了解时段较早的儿童向的动画。

她回头寻找歌声的主人，但那个人看起来不打算接着唱了。数人的小孩子团体跑向了宽阔的滑梯台。“等——等——我——”，他们大声喊着。

香澄坐在长凳上发着呆，回想起了那时的事情。

小学四年级时香澄还是普通的活泼的女孩子。她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特技，但是非常喜欢唱歌。唱歌的时候她总能感觉到天上有漫天的星星。

她会大声唱童谣或者合唱曲，也会一个人唱她记得的偶像歌和动画曲。除此之外，她还喜欢哼自己创作的曲子。

起风时就唱风的歌，下雨时就唱雨的歌。雨停了就唱雨过天晴的歌，看到星星就唱星星的歌。还有山、川、太阳、朋友的歌——。

怀抱着“星之鼓动”的记忆唱出的歌，都很愉快。

她会歌颂野猫的潇洒，歌颂最喜欢的汉堡肉的伟大之处。她也会宣泄对家人不和自己玩的不满，会唱昨天做的梦，连汉字的写法或是别的什么，她都会唱出来。没什么事的时候，她仍会唱“什么都没有所以没得唱♪”。

暑假的某一天她和朋友一起去了泳池，回家路上大家有的说要去补习班，有的说有别的事，于是她们互道了别。香澄一个人对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唱起了歌。

那时班里的男生偶然经过。糟糕，香澄想，但是男生们很开心。好厉害！好棒！再多唱唱！听到他们这么说，香澄也不由有些开心。男生坐在河滩的石头上，香澄面对他们唱了好几首歌。他们点的流行的动画歌她也唱了。

男生们很享受的样子，香澄也很开心。但是暑假结束学期开始时，等着香澄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欺凌。

“在河川边上的卡拉 OK，所以是川卡拉。川卡拉，川卡拉——”

男生们嗤笑着捉弄香澄。假期结束他们无事可谈，而这件事就成为了他们眼里劲爆的头条新闻。有个男生开始模仿香澄。

^①幽灵 Medal：小说中虚构的动画

——猫，喵，喵，汉堡肉♪ 嘟嘟嘟嘟，汉堡肉♪

世界上最愚蠢的生物是“男子中学生”，而小学四年级的男生正是其进化前的怪兽。第二天的午休时间，几个男生开始上演“川卡拉”的音乐剧。

——我是香澄——！请听下一首曲子！《远离刚造好的粘土缸管》。

尽管被川卡拉川卡拉地叫，尽管被编成了愚蠢的音乐剧，香澄仍然默默忍受。但是参加“川卡拉”的男生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认真了。

晴天还好。午休时男生们全都去玩躲避球了。但是雨天他们会继续上演“川卡拉”。

大概每周都有一天会下雨。有时也会连着下两三天雨。秋日的某一天，香澄终于哭了。

“给我等等男生们，消停点吧！香澄很可怜的！”

“什么啊，丑女。”

以香澄的歌为导火索，男生女生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他们吵得昏天黑地，班主任终于不得不介入召开班会。

“我觉得欺负人不好！”

“才没欺负人。我们只是在唱歌！”

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发言，而香澄如坐针毡。香澄面朝下方紧闭双眼，只希望时间能快点过去。

“为什么模仿户山同学唱歌！？”

“不是模仿是致敬！”

“她本人很讨厌，所以你们还是在欺负她！”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纯黑的世界不断翻腾。

深陷黑暗的漩涡，香澄仍然紧闭双眼。深深地、紧紧地闭着眼。如果闭上眼就听不见这一切了的话，那么就沉溺于深不见底的黑暗也好。

“户山同学明明这么喜欢唱歌，偏偏拿这一点来欺负她，太过分了！”

“喜欢唱歌的话，参加我们的音乐剧不就好了！”

喜欢唱歌……我喜欢唱歌……。

“——怎么样？”

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之中，香澄终于睁开了眼。她意识到是班主任在问她。全班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什么都不想看，什么都不想听。

心里很难受。呼吸也变得无比困难。

“户山那时候是什么心情？”

“……我……”

寂静之中，香澄一字一顿地说。

“我不喜欢唱歌。”

话音刚落香澄就开始放声大哭，之后的事情她就不记得了。慌张的班主任说了什么，班会最后怎么样了，她完全不记得了。自己是怎么停止哭泣，怎么被送到医务室的，她也不记得了。

我不喜欢唱歌——。在保健室睡着的香澄，心里深处有什么东西被冰封起来了。从那以后，香澄再也没有在别人面前唱过歌了。

刚才香澄或许打了个盹。

她听见不知何处传来了乌鸦“嘎——”的叫声。滑梯台上的小孩子们已经离开了。香澄用力揉了揉眼睛拂去睡意。

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了，香澄想。

从那以后，就算是听音乐的时候，有什么开心事的时候，她都再也没有感受到过“星之鼓动”了。或许那时冰封在心里深处的，就是那柔和温暖的“鼓动”。

……但是……今天早上。

那个想法依旧罩着一层朦胧的雾气。

香澄站起身，远眺着公园的树木。她再度用力擦了擦眼睛，凝神倾听。现在已经听不见

被她冰封起来的“鼓动”了。

香澄向着车站的反方向走去。每走一步，迷雾似乎就散去一层。

再确认一次吧。必须再去亲自确认一次。

香澄不知何时开始小跑起来，回到了通学路上。应该还在吧，她有些不安地想着。然而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它还在早上那个地方。



香澄抬起头，眺望着箭头所指的方向。

今天早上邂逅那把红色的吉他时，香澄真切地听见了“星之鼓动”。

果真如此吗，香澄想要再去确认一次。再一次，必须要再一次去确认，是否真的听到了。

向着下一颗星星，香澄奔跑了起来。

#02 继续等待迈出步伐的你

出仓的双马尾

市谷有咲

年龄：15岁

身高：152cm

担当：键盘&铃鼓

喜欢的东西：游戏，香澄的歌，泡澡

讨厌的东西：日光

#02 踏みだすキミを 待ち続けてる





她愈发紧张，调整了一下呼吸。再快些，她想再去看一次那把吉他。

马上就到了哦↑

早晨找到的记号都还在。香澄小步跑向下一颗星星。

这就是最后了←

她止不住急促的喘息。香澄绕过记号，一路跑到了展示柜。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没有了！

香澄僵在了展示柜前。那把红色的吉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剩下的只有黑色的吉他支架。为什么……。

星形的吉他确实很有魅力，但是三十万十五円什么的她根本买不起。所以她只是想再去确认一次。她只是想再来确认一次，只再拍一张照也好，才来到这里，但是……。

莫非已经卖掉了吗。但是毕竟是三十万十五円的物品，有这么容易就卖掉吗。就算真的卖掉了，买主现在又在哪里呢。

受到预料之外的打击，她脑子里一片混乱。香澄把手贴在玻璃柜上，愣愣地看着白色的背景。再也……再也看不到那把红色的吉他了吗……。

当她这么想的时候，白色的背景突然无声地一分为二，那个双马尾的女孩从里面探出了头。

香澄呜哇地一声跳了起来，里面的人也一副被吓到的表情。两个人就这么隔着玻璃，一动不动地对视了一会儿。

“……啊，呃……那个……”

得说些什么，香澄想，发出了声。展示柜里面的女孩子一脸“？”地歪着头。

过了一会儿，她“啊——”地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她动了动嘴，大概是在说“稍等”，然后搬起了吉他的支架，消失在了白色背景的另一侧。

展示柜的背景看起来是类似隔扇的构造。香澄张大了嘴，保持着手贴在玻璃上的姿势，愣住了。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她又一次险些呜哇地跳起来。女孩从旁边的出入口探出了头。她和白天一样穿着围裙，右手拿着刚才的支架。

“你就是今早被钓来的那个不起眼的孩子吧？”

尽管她的话相当失礼，香澄还是点了点头。

“然后呢？”

她斜视着香澄，一脸嫌麻烦的样子。

她半个身子露在门外，看起来随时都会退回屋子里。赶快，必须要赶快问她，香澄鼓足勇气，用尽她的全力喊道：

“……那，那个……那把吉他……现在在哪里？”

“你是说 Random Star？没卖掉，收回仓库了。嘛，毕竟是当铺，要处理那种东西，归根结底还是死局一场啊。”

“……”

收回仓库也就意味着再也看不到了吧，香澄擅自悲观了起来。女孩盯着香澄。

“喂，你叫什么名字？”

“……户山……香澄。”

“是嘛——。”

她上下打量着香澄。她在观察我，香澄想。

“难道说香澄儿^①是想看那把吉他吗？”

“……欸……”

不管是被问“你是想看吉他吗”，还是被叫做香澄儿，都让她很惊讶。

“喂，是怎么样？”

“……我、想看。”

①香澄儿：原文かすみん，有咲给香澄的昵称。

“行啊，这边。”

她爽快地回答道，打开门邀请香澄进去。

“我是有咲。请多指教。”

“啊……是。请、多指教……”

女孩一边招呼她进来，一边退入店里。有咲，香澄试着默念道。有咲，她又试着默念了一次。

这户人家的构造十分不可思议。因为是三合土的地板，所以不用脱鞋就可以直接进去。通向房间的楼梯口大约有两处。香澄一边感叹，一边已经来到了房子的尽头。那里又有一个出入口。

穿过出入口是一个中庭一样的地方。庭院打理得很用心，对角的位置坐落着一栋白漆墙壁的建筑。有咲拿着吉他支架向前走去，看起来目的地就是那里。

“这里。”

“……是。”

这栋建筑作为存放物品的地方来说太大了，但作为独立的房屋来说又太小了。靠近屋顶的地方写着一个“夢”字，旁边是一扇小窗。有咲说着“请进”招呼香澄进去。

这里看起来像是仓库，里面堆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大的门透不进多少光线，因此基本看不清里面到底堆了什么。

“这边。很黑，注意脚下。”

有咲轻声说。

有咲在入口脱下鞋子，爬上了陡峭的梯子台阶。香澄学着她脱了鞋，踩上了梯子的第一格。战战兢兢地走上第二格时，她听见了咔的一声。电灯被点亮了，散发出柔和的光。

“欢迎来到梦之仓库。”

有咲说。拉门后方那一片不可思议的空间，整个映入了香澄的眼帘。

“……好厉害。”

香澄情不自禁地说。

这里看起来像是个堆满杂物的仓库，但又像是谁的房间。房间里堆着大大小小的东西，看起来都是一些杂乱堆放的无用杂物；但是每一样东西似乎又有什么意义一样，宣告着自己的存在。

“都是些旧玩意儿。”

有复古的游戏机也有熟识的游戏机，还有很多游戏卡带。除此之外就尽是些不知名的古旧物品了。

但是每一样物品好像都在发声。它们一定都是被什么人爱着的东西吧。其中所有的故事，似乎都有值得一讲的魅力。

香澄沉浸在目眩感中。这里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屋子靠里的墙壁上挂着装饰画，像是统领这个不可思议的空间一样。古色古香的画框中写着一个“夢”字。好帅气！

她对轻笑出声的有咲产生了尊敬之情。她明明与自己年龄相当，站姿却充满了自信。她皮肤白皙，给人以柔和之感，同这个空间十分相称。

仓库之王，香澄想。

然后——

仓库之王在这个空间的中央，咚地一声放下了吉他支架。王回身前进了几步，向屋子右边的墙角伸出了手。终于，它倚着吉他支架立起来了——

深红的 Random Star。

香澄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蹲下身看着红色的吉他。

又见面了……。

随着同 Random Star 的重逢，香澄的心脏高鸣了起来。

♪

有咲一屁股坐在了叠了五层的坐垫上。作为客人被邀请进来的香澄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 Random Star。

“这里的所有东西，原本都是当品。”

有咲对着香澄的侧脸说。

“顾客来借钱，把当品抵押在这里，不幸无法还钱的时候，当品就会归当铺所有，这就是所谓的流当品——”

香澄只是一直盯着红色的吉他看，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有咲的话。

“当铺会把这些东西卖掉，用以回收顾客没能归还的贷款，但这样也没能卖掉的东西就放进仓库……等等无视我吗！你是会跳过村民的台词的那种人吧！”

盯着吉他看的香澄没有任何反应。咋回事儿啊这家伙，有咲想。

早晨这孩子也是光盯着这把吉他看。她这么喜欢这把吉他，本来对于有咲来说也值得高兴。不过其实她并不打算卖掉这把吉他。

三十万十五円是比较合适的价格。问香澄年龄的时候如果她回答十六岁，就说三十万十六円。如果是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三十七岁的人来问，她大概就会标价八十万三十七円吧。

Random Star 不是当品，而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吉他。想着偶尔让它见一下光吧，她就在每年父亲忌辰的时候拿去装饰展示柜，但是它从来没有吸引过任何人的目光。所以她在吉他的琴身上做了可爱的☆装饰，在来路上到处贴上→的标识试图招揽客人。然后钓来了这个不起眼的女子高中生。

虽然她不打算出售 Random Star，但其实流当品中还有别的便宜的吉他可以卖给这个孩子。并且她穿着自己（本应该）上的高中的制服，有咲还打算从她嘴里套点情报出来。

然而……。

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实说，可能有点……恶心。

这孩子刚才开始就通红着脸，认真地盯着吉他看。现在又一副“欸嘿”的表情凝视着吉他。从下往上看，从左往右看，还摆出抱着吉他的姿势。有时又“呜哇”地两只手遮住自己的脸，大概是一个人想象着什么，一个人害羞起来了吧。

要是……把这个孩子放着不管会发生什么？

有咲举着手机，拍下了香澄的照片。但是她本人仍然没有察觉，只是继续盯着吉他看。

搞什么啊这家伙，有咲不禁扶住了墙。

是个奇怪的女子高中生哦，爸爸。

有咲默默地对散落在仓库里的父亲的遗物说。

这里原本是当铺的仓库，从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用了。随着时代变迁当铺不再那么为人所需了，喜欢音乐的父亲就在里面连通电路，做好隔音措施，把乐器和器材全往里搬，把这里改造成了从事爱好的空间。

父亲亡故以后，这里就一直被弃之不顾了。今年有咲进来以后，她就将这间仓库改造成了自己的秘密基地，做做扫除，收下闲置的东西，把这里做成让自己心动不已的空间。

她不会乐器，平时只能听听音乐，和猫玩玩。自从得到游戏机之后，这里几乎就变成了游戏专用的房间。有咲就在被父亲的遗物和原当品环绕的幸福氛围中，每天尽情地打游戏。

把门开着就会有猫随性地跑进跑出，但是外人进来还是第一次。这孩子现在正在床上滚来滚去地看着吉他，带着奇怪的情绪傻笑着，像抱着猫薄荷的猫一样。见她终于有些动静的时候，一看这家伙在嗅吉他的气味。不是吧……。

“……喂，香澄儿！”

直到有咲大声喊她时，香澄才终于抬起了头。

“摸也是可以的哦。”

“……欸。”

“别又看又闻的，不如摸一摸好了。”

“……非、非常感谢……”

香澄飞速地鞠了一躬，再次转向 Random Star。她盯着吉他，深呼吸了好几次，终于战兢兢地伸出了手。

用指尖触碰！

她只轻触了一下吉他的琴身，便立刻缩回了手。然后她盯着吉他看，又红了脸。再伸出手触碰别的地方！

香澄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感叹声。

“喂……你啊。”

有咲有些无语。

“那可是吉他啊。武器如果不装备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武器？”

“对。吉他啊，是连战争都能终结的最强武器。所以得好好装备上啊。”

“装备……是？”

毫无进展，有咲想，站起了身。她拿起仍然立在支架上的吉他，给它装上了背带。

“来，你也站起来。”

“……好的。”

“把背带绕过脖子，松开这边的手。对，就这样。左手拿住这里。”

她让呆立的香澄拿起了吉他。香澄羞得满脸通红，不安地转动着身体。

“嗯！这样就好了。”

有咲退后三步，一屁股坐上了坐垫。

有咲注视着香澄。拿起吉他后，香澄的表情逐渐变化。最初浮现出的是吃惊的表情，然后变得有些认真。她垂下了头，随即又慢慢抬了起来。

她静静地闭上了眼，左手握住吉他的琴颈，右手轻轻靠在红色琴身的下部。她脸颊微红，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嗯？

有咲被这幅光景吸引了。习以为常的仓库，此时因为香澄的存在而变得截然不同。

她心怀光辉与闪耀，侧耳倾听来自远方的声音。她想靠近那透明的、遥远的事物。现在，她的心中有什么在呼吸着。

这幅光景让人一口气都不敢出，仿佛那样做，一切就会消散一样。美丽而清澈的，属于她的风景——。

有咲一时间看呆了。

本以为她只是个阴暗弱气、不起眼的女孩子。但是现在看来，或许又完全不是这样。那个孩子身体里沉睡着什么，有咲还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她的确很美。

然后她静静地睁开了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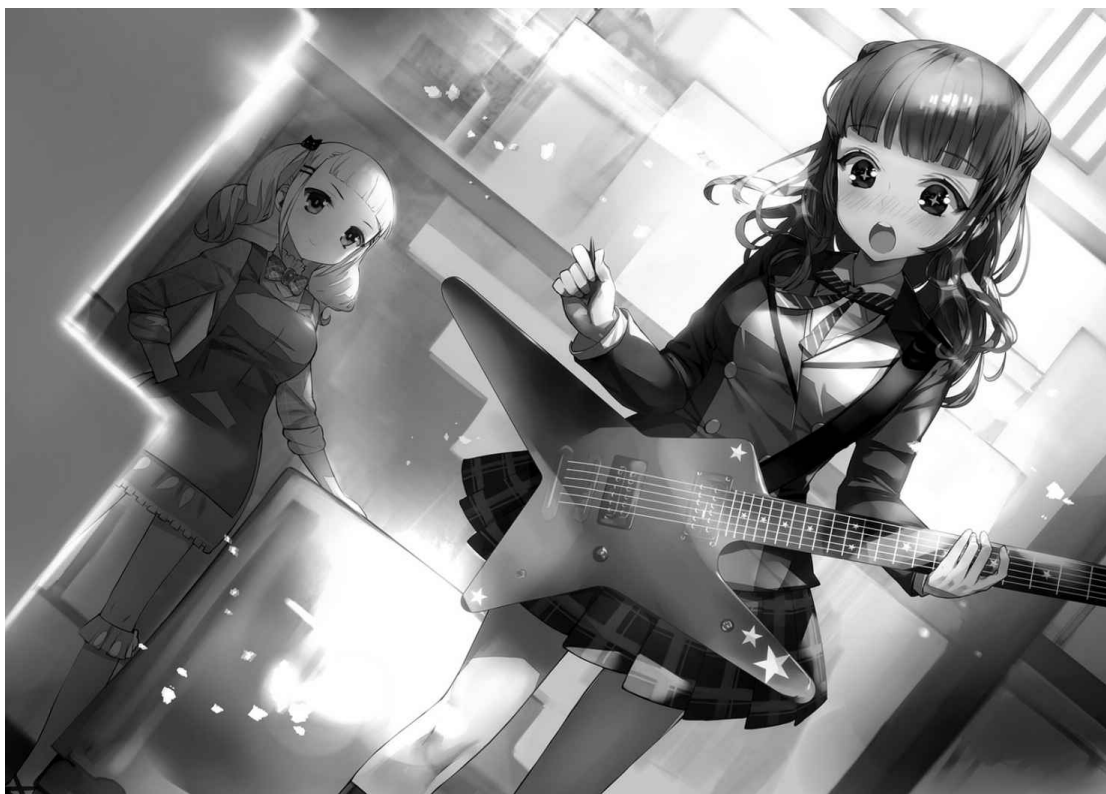
她湿润的眼瞳中闪烁着光。然后，她的视线慢慢地转向有咲，牢牢地盯住了她。

“……我听到了。”

香澄说。

“果然听到了！小有咲^①！”

“欸！？什么？”



有咲因为她突然的称呼吓了一跳。

“虽然很微弱，但果然我听到了。星星的鼓动！”

“星星的，鼓动？”

“嗯，确实听到了！抓到了！果然听到了！”

香澄一边惊喜地叫出声，一边跳了起来，拿着吉他转起了圈圈。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香澄嘴里说着“锵——”，模仿起了弹吉他的动作。

“那个啊，我小的时候听到过星之鼓动！本来以为再也听不到了！”

①小有咲：香澄对有咲的称呼是“有咲ちゃん”。

真的假的^①，有咲睁大了眼。拿着 Random Star 的香澄简直和刚才判若两人。

“但是我知道了！那一定是因为我假装没有听到而已！明明仰望天空的时候，星星一直都在闪闪发光的！”

香澄又一次“锵”地做出用指甲弹吉他的动作。然后又是“锵”的一下。

有咲很惊愕。那个毫不起眼的女孩子，现在竟然能这么充满活力。那份满溢而出的热情迸发出来，同深红的星形吉他共鸣。

“……香澄儿，那个，你说的星之鼓动是个什么？”

“星星的声音！能听到怦、怦的。”

加喀加喀加喀加喀，香澄用指甲扫着吉他。

“……香澄儿……难道是……Random Sta 子^②？”

“Random Sta 子！？ ”

香澄“啊哈哈”地笑出了声，锵地弹响了吉他。

“对，我是 Sta 子^③！ Random Sta 子！”

那位 Random Sta 子转了一圈，精神地继续她的空气吉他。怎么回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有咲想。

动作战战兢兢的，说话嗫嗫嚅嚅的，本来以为她只是个没有存在感的女孩子。但这样看来，她又是个讨人喜欢、很有魅力的特别的女孩子。

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明白这一点吗……。

这个孩子现在就像一个浪漫女子一样，仿佛能使全世界的人坠入爱河一般。明快的，出色的，精神的、无敌的 Random Sta 子。

“嘛……大概确实是有那种互相吸引的事物吧。”

“对的！我是被吸引过来的！我今天早上就觉得这个孩子在呼唤我！”

“是嘛——。”

①真的假的：原文为まじでか，是个女生一般不会用的比较男性化的、宅的口吻。

②Random Sta 子：原文写法为ランダムスタ子。

③Sta 子：原文为スタ子。可以理解为“星星子”，Sta 即 Star。

有咲赞叹道。这把一直沉睡在仓库里的深红色的星形吉他。这把吉他和那个孩子，或许真的是彼此吸引的吧。

有咲不会弹乐器，不过对音乐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她也从未见过用 Random Star 的女性艺术家。

但是那把吉他和这个孩子却十分相衬。这个孩子也在闪闪发光，吉他也在闪闪发光。像是相思相爱的小爆发一样。

香澄开心地继续着她的空气吉他。

有咲想起了她非常喜欢音乐的父亲。

说起来，父亲平时是个温柔稳重的人，但一拿起吉他性情就会豹变。他还经常说：“我喜欢那种‘平时认真克己，但在舞台上就会爆发的风格’。”

香澄此时情绪才平静了一些，有咲的思路终于追上她了。她从后方绕过正在演奏空气吉他的香澄，从架子上取下了唱片。唱片套是黑色的，上面用红色华丽地写着“KISS ALIVE II^①”。

“今天是爸爸的忌日，那就来狂欢吧。”

有咲低声说。她接上播放机的电源，把唱片放在回转盘上。

“哇，是唱片机！第一次见。”

香澄挂着吉他，走到有咲旁边探头看去。

“这是这把吉他的主人喜欢的现场专辑。”

有咲小心翼翼地让唱针落在唱片的边上。父亲说过，此时发出的鸣声是他世界上最喜欢的声音。

经过一段类似助跑的回转后，快乐的音乐时间开始了。

——YOU WANTED THE BEST!

主唱煽动着观众的热情，嘶吼同音乐厅中回响的欢声交错。

“哇！他刚才说的是什么？”

①KISS ALIVE II：美国摇滚乐队 KISS 在 1977 年发行的第二张现场专辑。

“‘你们想要最棒的吧’？这种感觉？”

“这样啊——！”

像是要割裂这巨大的欢声一般，第一首曲子《Detroit Rock City》^①开始了。锵锵地，失真音色的前奏奏响了。有咲把音量调到了最大。香澄架起她弹不来的吉他，已然一副兴致高昂的样子。

“我也想要‘最棒’的！”

她喊道，同时合着曲子开始胡乱弹起了吉他。

“Rock’n’Roll！”

有咲也拿起了扫帚，一起开始了空气即兴演奏。

“喂！这种节奏似乎是叫 Shuffle^②。”

“Shuffle 是什么？”

“我也不太懂。不过感觉好轻快！”

两个人一边和着音乐舞动，一边大声地对话。

她们背靠背模仿弹奏乐器的动作，啊哈哈哈哈哈地笑着。旋转着旋转着旋转着，双膝跪地，尽情弹响乐器。她们前倾着身子，甩起了头，弹奏着吉他和扫帚。最后眼神相接，锵地摆出姿势。像笨蛋一样，但是好帅气！

两个人大声笑着，互相击掌。有咲因平日运动不足而哈、哈地喘着气，调低了唱片机的音量。香澄大概是还没跳够，又咕噜咕噜地转了两圈。

“击穿梦想吧^③！”

香澄突然放言道，像拿枪一样举起了吉他。KISS 那让人心情愉快的硬摇滚仍在小音量地流淌。

那之后发生的事，有咲一直都记得。那个时候的光景一帧一帧地刻在她的回忆里。对有咲来说，对香澄来说，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香澄举起吉他，指向仓库的深处。靠里的墙壁上写着的相框里，写着一个“夢”字。

①Detroit Rock City：摇滚城市底特律。是 KISS 的代表曲之一。

②Shuffle：常用翻译是曳步舞。节奏特点可参考上曲或者 Poppin’Shuffle。

③击穿梦想吧：原文为夢を撃ち抜け。即企划宣传语。

香澄瞄准了那个“夢”字，高喊出声。

——^{バ ン ド リ ー ム}
BANG! DREAM!

如同全身被闪电击中一样的感觉。

BANG! DREAM! 那个是……但是为什么？这句话应该没有任何人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击穿……击穿梦想……！？

香澄满面笑容。但过了一会儿，她也安静地放下了吉他。

有咲还深陷于冲击中。那个时候，她感受到了^{Romance}物 语 的序幕——。和深红的^{Random Star}武 器 一起，^{True Romance}属于我们的物语马上就要开始了——。

四月十八日，刚过下午六点。

那两个人还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开始了。

“……嗯？怎么了？小有咲。”

香澄转向有咲，歪了歪头。僵硬的有咲终于开了口。

“……你……刚才……。喂！你刚才说了什么？”

“嗯嗯嗯？”

香澄一脸不可思议地继续歪着头，再度开口。

“‘BANG! DREAM!’ 那句？”

“就是这句！为什么？为什么说这句话？”

“因为那边写着‘夢’？然后小有咲有说吉他是最强的武器，我就想着要用吉他击穿那个字。”

有咲对香澄的单纯惊愕不已。看来她只是一无所知地放出了那句话。

“你……到底……”

被击穿的大概不是墙壁，而是有咲本人。

♪

——好厉害！那个就是传说中的 Random Star 吧！

第一节课上，香澄看见桌上的留言，很惊讶。

香澄在桌上画了吉他，但是并未写下 Random Star 的名字。难道 Random Star 在女子高中生之中很有名吗.....

是的！你知道的啊。然后啊，我第一次有了想做的事！

香澄回信的笔触比昨天更加坚定了。

想要传达给她所珍视的“她”。昨天邂逅的感动，与打心底里生出的热情。现在仍在胸腔里跳动的那份激动，她想要传达给“她”。

我想学会弹吉他。一定要弹会，一定要！

无论是学习，还是运动，香澄都不擅长，也从未全身心投入地去做过什么，对什么都没有自信。

畏手畏脚，温顺老实，看人眼色，随波逐流。从来不敢自己行动，固守自己决不引人注目的信条，无论何时都选择不战而败。她厌恶这样的自己，却默默接受了这样的自己。但是如果是和那把吉他在一起的话，或许自己就能破茧而出了。

——香澄儿，明天也过来吧。

昨天傍晚，香澄“击穿梦想”之后，有咲突然严肃地说。

——我来教你吉他。

如同仓库之王的有咲，认真地注视着香澄的眼睛。

一边听着枯燥乏味的课，香澄带着不同往日的心情看向窗外。

天空阴云密布，但是远边云的缝隙之间透出耀眼的光芒。马上就会是晴天了。

SHINE！

心跳不已。尽管课程枯燥乏味，尽管课间也是形影相吊，那一整天香澄都心跳不已。

♪

课外活动一结束，她立刻从教室里飞奔出去。

她喘着粗气，沿着星星指引的道路前进。香澄奔向梦之仓库，就像是一心奔向梦想一样。马上就能见到 Random Star 了！小有咲要教我吉他了！

见到小有咲之后，首先要精神地和她打招呼。你好！可以吗？还是鼓足劲，友好地冲她说“早安安^①”比较好呢。

“马上就到了哦[☆]”的标识还在那里。“这就是最后了[☆]”的标识也在那里。展示柜里的 Random Star，被几台游戏机和大量游戏卡带取代了。

香澄站在门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她作出“早安安”的口型，按响了古旧的门铃。小有咲——。我又来了哦，小有咲——。

“来了，来了，早上好。”

“……早、早安、安。”

完全没想到从门里出来的是外婆，香澄出口成了奇怪的语言。

“不，啊，那个……那、那个，刚才……”

“呀，香澄儿。今天的举动也是够可疑的！”

有咲在外婆身后探出了头。香澄对此又吓了一跳，语无伦次地向她们打招呼。

“对、对不起。打、打扰、了。”

①早安安 原文为どうもーちゅーす(doumootyuusu)。ちゅーす的演变过程 こんにちは(早上好 su) →こんちはっす→ちわっす→ちゅーす。

“啊啦嘛，请进请进。”

外婆微笑着向香澄点点头，让香澄进了家里。有咲带头直接向仓库走去。

“……那个，早上好。”

香澄跟上去同有咲道安，有咲“嗯”地回答她。走在前头的有咲今天也穿着围裙，靠近的话就会飘来令人安心的气味。

“等着你呢，香澄儿。”

走出庭院打开仓库门时，有咲说。

“啊，好的。……我也是。”

香澄红着脸小声说道。

上课的时候也光想着要来这里。昨天晚上也是这样。她跟着有咲脱了鞋，满怀期待地爬上了梯子楼梯。

“……啊。”

爬上第二层的屋子时，香澄不由出了声。房间的样子比起昨天有了些变化。看得出房间是被彻彻底底地整理了一遍，然而变化最大的是，那几台游戏机和游戏卡带不见了。

“游戏……”

“嗯。那些游戏已经被处分掉了。承蒙了很久关照啊。”

香澄想起了刚才展示柜里的游戏机，大概就是那些吧。有咲缓缓地转向香澄，露出了微笑。

“我已经开始玩新的游戏了。”

“……新的，游戏？”

“对。世上独一无二的，只属于我的养成游戏。游戏的据点在仓库，主人公就是——”

有咲直指向她。

“你，香澄儿。”

“欸欸！？”

有咲得意地微笑着，歌唱一般继续说道。

“游戏名叫‘BanG Dream!’。受到星星指引的，只属于我的主人公现在不过是个无能的社障，但总有一天她会奏出美妙的音乐。纯真而羞涩，愚笨而聪慧，热忱而冷静，最棒也是最差的物语，现在——”

有咲顿了一拍，然后高声宣言：

“揭开序幕了！”

“……那个，等一下……你在、说什么？”

有咲并不理会困惑的香澄，转向了墙角。

“香澄儿，你想要这个吧？”

有咲拿起 Random Star，回头看向香澄。

“这把吉他。如果你要的话，那就以一万十五円的特价卖给你吧。”

“欸！？一万！真的吗！？”

香澄吃惊地抬高了音量。那样的话或许就能什么时候买到手了，不如说这个金额就算是现在也有办法弄到。

“可以哦。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从头到尾完成我的游戏中所有的任务！”

“……任务？”

“对。嘛，那个我会慢慢说明的。香澄儿，现在先把武器装备上！”

“啊，是！”

香澄接过吉他。想到要学吉他了，香澄兴高采烈地套上了背带。正当她要想昨天一样，气势满满地锵地弹响吉他时——

“给我等等！”

有咲大声制止了香澄，一副没辙的样子继续说了下去。

“你啊，如果弹之前不给吉他调音的话，吉他就太可怜了。”

“调音！那是什么？要怎么做！？”

她听说过这个单词，但并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

“那么，为胆小鬼所作的序曲^{Overture}其一——”

有咲照着笔记念道。

“‘不要忘记为心调音！’。”

“……那个……那是？”

“UP OR DOWN？调音可是必不可少的哦。用这些道具完成调音，这就是第一个任务。”

有咲合上笔记，从一个谜之小箱子里翻出了一些小道具。

“这个是屏蔽线，这个是调音器。这是面向初学者的吉他教学书。还有这是拨片。”



“哇，好厉害！”

“你自己照着这本书调音，不懂的地方就看视频。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好了的话叫我。”

“明白了！我试试。”

有咲立刻戴上耳机，坐到笔记本电脑前。香澄则蹲下打开了教学书。

这本书已经很旧了，书上留下了翻阅过无数次的痕迹。第一页上是吉他的图解。这里是琴头这里是弦钮这里是琴颈，从最粗的弦开始依次是六弦、五弦、四弦，以此类推。拾音器用来采集声音，音量和音调用这些旋钮来调整……嗯嗯，原来如此……。

下一页写了拧紧弦的方法，再下一页写了调音的方法。她按图示的方法把吉他和调音器用屏蔽线连接起来，打开调音器电源，拿起拨片。

她呸地弹响了六弦，LED 亮了起来，指针左右摆动。六弦应该调到 E，现在似乎偏低了一些。然后她再次弹响弦，一边转动弦钮。

音起伏变化。她用余光看着指针，一边调节弦钮。随着指针的摆动，自己的心也沉静了下来。完了之后是五弦的 A。

Tune
调完所有弦的音后，她像是要驯服所有的弦一样来回扫响它们。然后她再一次一根一根地微调琴弦。

“……完成了！完成了，小有咲！”

香澄起身大声说道。面对着笔记本的有咲取下耳机回头看去。

“我看看？让我听一听。”

“欸，这样吗？”

香澄试着一根一根地弹响琴弦。

“嗯，完成了啊。恭喜，任务完成了哦。”

“好厉害！你听得出来吗？”

“骗你的。其实听不出来。和这个一样就 OK 了。”

有咲点了几下鼠标，打开了一个男人依次弹响琴弦的视频。香澄试着和视频一起弹奏，听出来确实是对上了。

有咲站起了身。

“弹奏吉他之前都必须像这样调音。知道了吗？回答呢？”

“是！”

“那么接下来给你任务完成的奖励。”

“奖励！？ ”

有咲从堆成小山的弃物堆里翻出一个二十立方厘米左右的黑色箱子。她把从箱子里伸出来的电源线插进插座，打开了开关。

“这是练习用的音箱。”

“音箱是能发出声音的那个吗？”

“是的。把屏蔽线插到这里来。”

“欸——！哪里呢？这里？这里可以吗？”

小巧可爱的音箱上部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小孔。香澄把屏蔽线从调音器里拔出来插进音箱，发出噗的一声，她啊哈哈地笑出了声。

弹响琴弦的同时音箱里也传出锵的一声。逐渐衰减的声音听得香澄出了神。

“……好厉害。是声音。声音！声音！声音！声音啊！”

“你啊……声音什么的不是当然会有的吗。”

“Rock’n’Roll！”

她再次弹响了吉他，不禁鸣哇地叫出了声。她觉得体温升了有三度，心率也直线上升。鸣哇！

“你啊，你平时的样子和现在的之间没有一个中间状态吗？”

“欸，什么？”

“嘛……也无所谓啦。”

香澄把一脸无奈的有咲丢在一边，继续奏响吉他。她来回转动音箱的旋钮，声音增减起伏，令她愉快。她又去转音调旋钮，这次她不解地歪过了头。

“好了好了，奖励时间结束！要开始下一个任务了。”

听见有咲的拍手声，香澄停止了弹奏。锵——的声音逐渐衰减。

“接下来我要教你和弦的弹奏方法，知道了吗？”

“和弦！”

似乎终于踏入核心领域了。

吉他的和弦很难按，这一点她多少知道一些。她也听说过 F 和弦很容易让人有挫败感。但是自己一定要学会！

“香澄儿，你知道和弦有多少个吗？”

“不知道……大概二十个？”

“不，要更多。A、B、C、D、E、F、G 就有七个了，还有#A 和#B 之类的，大三和弦就有十二个。同样小三和弦有十二个，属七和弦也有十二个，其他的还有小七和弦之类的，也就是说，有很多。”

香澄紧张地点了点头。

“但那些就以后再说吧。首先我要教你魔法一样的奏法。那就是为胆小鬼所作的序曲其二——”

可靠的有咲振声说道。

“‘奏响吧！强力和弦！’”

“强力和弦！”

香澄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了一遍这个听起来充满力量的词语。

“强力和弦的话，只用一根食指也能弹。你试试按住从上数的第二根弦，从左数的第二品。”

有咲一边看笔记一边说。

“……欸——那个，这样吗”

香澄看着琴颈，试着按住了五弦二品。

“然后那样一起弹响六弦和五弦，这就是 E 强力和弦。”

她遵循有咲说的，用拨片弹响了两根弦，却发出了奇怪的嗡嗡声。

“要弹响的只有那两根弦。以及不是按住品丝正上部，而是要按住左边根部。”

按住五弦二品，弹响两根弦。很简单，但是没法弹出好听的声音。况且按住弦比想象的还要费力，只弹两根弦也很难。但是香澄尝试数次之后，突然弹出了漂亮的和声。

“哇，是这样吗！”

她弹了好几次 E 强力和弦。有几次没能弹出好的声音，但弹得好的时候，两个音就十分和谐。

“本来和弦，比如说 C 大三和弦应该是 do、mi、sol，但是强力和弦把 mi 省略了，只弹 do 和 sol 就好了。所以既可以代替大三和弦也可以代替小三和弦。虽说古典里称之为空虚五度……喂你没听吧！”

香澄沉浸于第一次的“和谐”之中。强力和弦！听起来名副其实，简单而强力的和弦，从自己的指间诞生了！

E！然后是 E！再来一次 E！无数次的 E！充盈的 E！第一次的和音！强力和弦 E！

“抱歉打扰你尽兴了，不过该进行下一步了，香澄儿。”

“欸，是！”

香澄停手抬头，不知何时咲已经坐到数层的坐垫上去了。对准自己的手机发出了咔嚓的声音。

“欸，照片！？ ”

“说什么呢，已经拍了好几张了。”

香澄沉迷吉他并没有注意，但刚才为止所有的举动似乎都被拍下来了。

“接下来要用两根手指了。只要记住这个，就能弹所有的强力和弦了。知道了吗？”

“是！”

“食指按住六弦三品。然后无名指按住五弦五品。这就是 G 强力和弦。”

“……嗯这样！”

食指能按住弦，但再用无名指按就很难了。好不容易按住之后，食指又按偏了。弹响弦时只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嘛，也不会一开始就弹得很好。但是记住那个手型。这个位置是 G 对吧，手型不变，

往右滑一品就是#G，再往右移一品就是 A。B、C、D 也只要像这样平行移动就好了。”

“欸——！”

香澄还不能按好弦，但是这样似乎就弄懂强力和弦了。记住一个手型，接下来只要改变位置就好了。简单。

“首先要流畅地连接 G 和 A。”

有咲慢慢地用手梆、梆、梆、梆地打起拍子，然后说：

“G、G、G、G、A、A、A、A、G、G、G、G 的感觉。”

“嗯，我知道了！”

香澄精神地回答。当她再次斜看向琴颈，弯下手指时，有咲拍手喊停了她。

“那么今天到此为止。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之后你回家再练习吧。”

“欸！已经结束了吗？再教我一些嘛！”

“香澄儿啊，你真是不懂。”

有咲露出了厚脸皮的微笑。

“我能教你的已经全部教完了。”

“欸，怎么回事？”

“我不会弹吉他，强力和弦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欸欸欸！”

有咲的话对于香澄而言是惊天霹雳，而有咲仍然一副有余裕的模样。

有两只猫不知何时钻了进来，依偎在她的脚边。

两只猫的名字，一只叫辛吉，一只叫巴尔。

♪

——找到想做的事了啊，太好了！目标！吉他女杰！

看着星期五课桌上的留言，香澄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她还没想以吉他女杰为目标，但她决定了要学会弹吉他，于是日常的色彩好像也随之改变。

没有拿上吉他时，香澄也在想着吉他。为胆小鬼所作的序曲，仍回响在香澄的世界，鼓舞着她。

接下来要是能在学校交到朋友就好了，香澄看着邻座想。一如往常的空席，今天也在等候着没有到来的学生。这个孩子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呢……。

香澄感觉自己正在和那个空席的主人对话。

谢谢你！我稍微会弹一点强力和弦了。弹吉他真的好开心！

香澄刚写完留言，卷土重来的困意就冲了上来。昨晚，她最终一夜没睡，只顾练习吉他了。

这个借你，有咲说道，把一把旧吉他和教学书借给了她。借来的吉他是 Les Paul 型的。是一把形状圆滑，叫人心踏实的吉他。香澄并不了解吉他，但是她知道像 Jimmy Page^①、Slash^②和木户^③这些吉他手是用 Les Paul 的。

她是用手机应用来调音的。她遵循着按弦不是用指腹而是指尖，不弹的弦要用食指消音之类教学书上写着的东西，一个劲地弹奏 G、A 强力和弦。左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因此留下了弦印，现在仍然隐隐作痛。

转让 Random Star 的代价是完成任务，有咲是这么说的。她还不知道有咲的意图是什么，但是有咲查了很多资料，帮忙做准备工作。所以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完美地完成那些任务。于是她太过投入，以至于回过神来时已经是早晨了。

G、G、G、G、A、A、A、A——。

那些音符在香澄的脑海中回响，那些指法印刻在了指尖上。G、G、G、G、A、A、A、A——。

回想着那些音符与指法，香澄在那天的课上睡着了好几次。

①Jimmy Page: 英国吉他手、作曲家、唱片制作人。双柄吉他创始人。吉他史上的一位怪才。常用的译名是吉米·佩奇。

②Slash: 本名为 Saul Hudson，美籍华裔吉他手、音乐人、作曲家。

③木户: 未查证到现实中名为木户的 LP 使用者，可能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但也可能是指木户宏，日本的吉他工匠，吉他作坊 kid's Guitar 的创立者。不过 kid's Guitar 在 1999 年已停止营业。

♪

香澄一如往常，支支吾吾举动可疑地同有咲的外婆打了招呼，但是踏入仓库背上 Random Star 的一瞬间，她又堂堂地挺起了胸。

“好嘞——！调音完成！”

“你……还是老样子，一拿起吉他整个人就变了。”

“欸，是吗？比起那个，小有咲，快听！这是我的 G！”

香澄锵地下拨弹响了琴弦。超开心！

“然后是 A！然后是这个，最开始记住的 E！”

弹响 A 强力和弦后，她又弹响了用一根手指按，用到空弦的 E。有咲同辛吉和巴尔一起坐在坐垫上看着她。

“那么我开始了！为胆小鬼所作的序曲其二，‘奏响吧！强力和弦！’”

香澄吐了一口气，重新握好了拨片。她要把昨天练习的成果展示给有咲看。

G、G、G、G、A、A、A、A、G、G、G、G——。

和弦变换时，偶尔会有多余的音冒出来，也有时会没按紧弦，或是弹响其余的弦。但是基本上做到了。香澄能顺利地弹下来强力和弦了。

香澄最后停下了动作。最后弹响的 A 的音仍在回荡。她转动吉他上的音量旋钮，切掉了声音。

“……哦哦！不错嘛。”

有咲拍手说。

“真的吗！？”

在旋低音量的吉他上，香澄开心地弹出了 G。

“嗯，不错嘛？你是那种会认认真真地打倒史莱姆的类型啊。”

“不过还不够，小有咲。我觉得强力和弦既然叫强力和弦，就该更强力地弹，并且必须

要弹得漂亮。”

有咲嗯嗯地点着头，很开心的样子。

“是啊。那种的就要继续多加练习了——”

有咲搔着辛吉的下巴，从坐垫上站起了身。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太好了！”

香澄兴奋地弹响了 A。

“那么稍等。我得给你任务的报酬。”

“欸！是什么！？”

有咲从堆成小山的弃物中拿出了好几样东西。是一些玩具一样的小东西，有黄的，有蓝的，有橙的，有白的。不知该说是器械还是别的什么，各自都附有开关和旋钮。

“是效果器。”

有咲开始用连接线把效果器连在吉他和音箱之间。

“效果器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你看，踩一下好像声音就会改变。具体还得香澄儿以后学着怎么用。”

香澄的脚边并列摆了好几个效果器。踩一下打开开关，吉他的音色就会改变吧。那还真是让人有点，不，超级期待啊！

“那个，能踩吗？能踩吗？”

“可以啊。踩吧。”

她先踩了橙色的效果器，红色的灯亮了起来。这个孩子的名字好像叫 TURBO Distortion^①。

弹奏 G 强力和弦时，发出的声音比以往更为激烈。很有魄力，很摇滚。然后她试着咔咔地弹起闷音。果然很摇滚！

“声音扭曲了啊。”

①TURBO Distortion：失真单块。

“嗯！说是叫 TURBO Distortion。啊哈哈！”

香澄看着脚边，瞄向了下一个效果器。

“下一个是 Jet Flanger^①，嗨！”

香澄踩下效果器，弹响了 A 强力和弦。

震颤的声音回旋飞行一般起伏着。啊哈哈！仓库里的两个人发出了爆笑，而两只猫看起来则吓了一跳。

“Jet Flanger！”

香澄精神地喊着，弹响了 #A 强力和弦。

“听起来像必杀技！”

“是啊！”

“下一个是 SUPER OverDrive^②！”

踩下那个效果器的踏板，香澄奏出了过载的声音。

“Flashback Delay^③！”

再踩下别的踏板时，两个人又发出了爆笑。

“Pitch Shifter^④！然后是 SUPER Octave^⑤！”

香澄一会儿隔一会儿地炸裂出必杀技。

“真是享受啊，香澄儿。”

她抬起头，看到有咲对着这边举起手机，咔嚓咔嚓地拍下照片。

“欸，又是照片？”

“嗯。要做成长记录。”

有咲收起手机，轻笑出声。

①Jet Flanger：弗兰格单块。是一种产生额震音响的效果器。

②SUPER OverDrive：过载单块。

③Flashback Delay：延时单块。

④Pitch Shifter：移调单块。

⑤SUPER Octave：八度单块。

“成长记录是什么？”

“嘛，不也挺好嘛。比起这个，香澄儿，要做下一个任务了。”

有咲露出了认真的神情，于是香澄也回以认真的神情。

“为胆小鬼所作的序曲，其三，‘循环的三个和谐音！’”
Three Chord

“Three Chord？”

又是没有听说过的单词。香澄歪了歪头。

“我就简单说啦。Three Chord 就是指循环重复三个和弦的曲子。”

“欸——”

“曲子的调子是 D，也就是 D 大调的话，三个和弦就是 D、G、A，如果循环这三个和弦，就能弹奏出简单的曲子。”

“……欸——”

“所以香澄儿只要弹出今天弹的 G 和 A，加上 D，就能演奏简单的曲子。但是听好了？前人似乎说过：能够掌控 Three Chord 的人就能掌控世界。”

“欸！”

“布鲁斯都是些 Three Chord 的曲子，朋克里也有很多。The Beatles 的《Twist&Shout》^①也是。”

“欸——”

“Three Chord 嘛，嗯……香澄儿，给你三天时间。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这三天里选一首合适的 Three Chord 曲，一边弹一边唱出来！”

“欸欸欸！”

刚才就一直发出“欸”的赞叹声，现在突然发狂似的抬高了音量。

“加上星期六了应该不要紧吧。以后会让你弹完整的和弦的，但目前弹强力和弦就好。”

^①Twist&Shout：实际上这首歌的原唱是 The Top Notes，创作于 1961 年，之后被披头士乐队翻唱并收录于他们 1963 年发售的首张专辑《Please Please Me》中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什么？”

“我没法在别人面前唱歌。”

她一边说，一边想着，这还是第一次对别人提起“那件事”吧。香澄甚至无法把那件事说出口，一直只会逃避。

“怎么了？”

有咲眼神冰冷。

“那个，小有咲，我就算在学校合唱，也不会出声的……已经好几年没唱过歌了。”

香澄快要哭出来一样吐露道。

“所以说，怎么了？”

香澄的脑海中，曾经的自己所说的话回响着。我不喜欢唱歌。我不喜欢唱歌。我，不喜欢唱歌——。

但是香澄不想对有咲说出那句话。不想对有咲，说出那句话。

“不在别人面前唱歌。”

有咲靠近了香澄，窥探香澄的眼睛深处。

“那是因为胆小鬼，是吗？”

香澄的嘴巴像是凝固住了一样，只能战战兢兢地点头。

“呼呼呼，别逗我笑了。”

辛吉和巴尔低低地喵了一声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你自己。”

有咲两手握住了香澄垂下的右手。她轻轻地拿走香澄手中的拨片，把那只手牵向吉他的琴身。

“你不要紧的。和那颗星星在一起的话，你无所不能。”

然后再把她的左手牵向吉他的琴身。

“我最重要的^{Heroine}主人公，和那颗星星在一起的话，无往不至。夜泉星云也能去。”

不知不觉间，香澄变成了抱着 Random Star 的姿势。

“听好了？”

有咲说，把手放在了香澄的头上。

“最重要的是意志与勇气。只要有这些，大多数事情就都能做好了。”

抱着 Random Star 的香澄久久地呆立在原地。像是被施加了魔法一样。

“星期二在这里开发表会。我期待着。”

最后，有咲说道。

#03 解放无敌最强之歌！

光 脚 ヲ
Shoeless・Ninja・Girl

牛込里美^①

年龄：15 岁

身高：150cm

担当：贝斯

喜欢的东西：低音、巧克力

讨厌的东西：数字和汉字

#03 解き放つ 無敵で
最強のうたを！



①牛込里美：原文中她除了关西腔，说的话里也有很多词汇是写成片假名的，并且常有武士的口吻。

星期六和星期日，香澄着了魔一样一直在练习吉他。一边唱歌，一边不停地循环三个和弦。

星期一的早晨她一如往常提前了一个小时出门，在有轨电车上颠簸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她现在只在练习强力和弦，但是她想在不远的将来弹会完整的和弦。尽管还没开始练习，先把按法记住会比较好吧。

她打开带来的教学书，翻到和弦表那页。先只记住大三和弦吧，她想。上课时也偷偷地练习吧。

一到学校她就走向图书室。在空无一人的图书室里，她在笔记本上抄下了大三和弦的按法。直到班会快开始时，她才走回教室。

邻座的孩子一如往常地没有来校。香澄一如往常地孤身一人，发现了课桌上一如往常的留言。

——毕竟乐器写作“快乐的器具”嘛。要享受乐器啊！

同样一如往常的，那份温暖萦绕心头。“她”也玩乐器吗？

嗯，虽然手指疼但很开心！不过，现在还需要唱歌了。有点不安。

香澄写完回信，盯着自己写下的文字看。有点不安……。

说是“有点不安”，但那是自己真正的感受吗。明明是自己决定不再在别人面前唱歌，却只是觉得“有点不安”，那是真话吗。为什么自己会觉得“有点不安”呢。

没法唱歌，好可怕，不想唱歌，害怕别人的视线，什么都做不好，没法唱歌，不想唱歌，想逃跑……。

一旦把视线投向心中的黑暗面，自己就愈发感到被侵蚀。香澄紧闭双眼，试着回想有咲的话，回想有咲轻抚她的头与手时那柔软的感触，回想有咲的声音。

——你不要紧的。和那颗星星在一起的话，你无所不能。

有咲为香澄施加了魔法。香澄紧紧地闭着眼睛，试着相信她的魔法。

——我最重要的主人公，和那颗星星在一起的话，无往不至。

香澄冷静下来。接下来她的行为不同与往常了。

上课时她偷偷地瞅着抄下来的和弦表。食指按住五弦二品，中指按住六弦三……无名指一弦三……她依此用左手摆出手型，然后尝试从 G 变换成 D。

就算只是像这样练习空气吉他，就能让她安心下来。在有咲的魔法下，她能够专心致志地练习了。

第四节课时，她开始锻炼起了握力。弹不好和弦有时是因为按法还不够熟练，但也有时是因为没按紧弦。如果有握力的话，按弦就不会出现那种问题了。

不行了……唔……但是就差一点了……。

上课时，香澄一边注意不让任何人察觉，一边在桌子底下用握力器训练握力。香澄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真的有助于弹好吉他，但是她要紧握！紧握！紧握！紧握！

日本的寿司是世界的宝物！握力能够改变世界！

锻炼着锻炼着，宣告第四节课终结的铃声响了起来。香澄缓了一口气，抬眼看见同学们已经散成了一个一个小团体。

午休时大家会一起吃便当，去食堂。练了好久握力，自然她也饿了，但是香澄没有能一起吃饭的朋友……。

人流拥向食堂，而香澄一个人在自己的座位上打开了便当。

香澄回忆着记下的和弦，弯曲起左手的手指。当她想着“低把位的 F 和弦果然很难啊”的时候——

“师父，那是什么修行？”

正后方突然传来人声，惊得香澄整个人跳了起来。

欸！欸！？欸！！欸？欸欸！？香澄的脑袋里一团乱麻。那个声音的确是对着香澄的。但“师父”是什么呢。话说回来，这个班里有没有会和香澄搭话的人她都不知道吧。

但是她能感觉到背后的视线。有什么人正步步紧逼过来，紧紧盯着拿着筷子的她。

到底……。竟然会喊我师父，到底是谁……。

香澄战战兢兢地转过身子。在午休的教室里，向香澄搭话的是——。

教室的墙上靠着一只熊玩偶。是轻松型的熊。熊……。

和熊玩偶四目相对，香澄十分惊愕。自己孤独了太久，终于……。终于能听见玩偶的声音了……！？

“——丹波^①流忍术，熊替身术。”

声音又从背后传来了，香澄再次险些跳起来。她慌张地回过头，看到一个女孩子饶有兴趣地一下凑到自己面前。这景象险些让她发出悲鸣，不过她总算是止住了身子向后的踉跄。

“在做什么？呐，你刚才在做什么？师父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做什么？”

“……没、什么……”

她久违地开了口，声音都有些发颤。

“Na·Nimo^②！是吗，用‘Na·Nimo’遮断气息吗。”

女孩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而香澄愣愣地直盯着她。为、为什么……这孩子……身上有股刚蒸好的米饭的香味呢……。

“师父是个厉害的人。虽然没人注意得到，不过咱是懂的。”

她一个箭步退离了桌子。

看着她的侧脸和脚，香澄的脑袋终于转起来了。似曾相识的粉色发夹，和可爱的额头……。还有更令人在意的，那双光脚丫……。

“师父从入学开始就一直像空气一样消除自己的气息，同学和老师甚至都没注意到师父的存在。到底要经过怎样的修行，才能做到像师父那样消除气息？”

这孩子和自己隔了一个座位……名字应该是……牛达里美。她在自我介绍时说过，自己是从远些的地方搬过来的，现在一个人住。牛达里美……。

“完全消除自己的存在感，其秘密就在于‘Na·Nimo’吗……。师父，教咱这个技能吧！”

“……欸？”

①丹波：兵库县的城市。里美出身兵库。

②Na Nimo：原文是ナ・ニモ，也就是上面香澄那句回答写成片假名。

“虽然这么说，这大概太自私了吧。嘛，毕竟坐得近，就变成偷窥了吗。”

香澄的邻座是个空座位，再旁边就是这个女孩子。她上课时总是在睡觉，一到课间和午休，就像疾风一样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所以香澄只见过她的侧脸和脚。不知为何，她总是不穿袜子。

牛込里美慢悠悠地走开了。一瞬间她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了，但立刻又靠了过来，两手还拿着什么东西。

“先不说这个，师父。”

她的右手拿着饭勺。



“买碗白米不？丹波倍儿好吃的大米，刚蒸好的嘞。”

里美突然换成一口关西腔，咚的一声，把左手拿着的电饭锅搁在香澄的课桌上。

“……欸、欸？”

一打开电饭锅的盖子，一股热气就冒了出来。

“一碗二十円。用师父的菜来换也可。”

“……欸，啊……”

香澄一头雾水，脑袋像进了白白的热气一样。

“……那个，但是……我……白米……抱歉……”

“喂——牛込在吗——”

突然听见老师的声音，两个人把头转向教室门的方向。

“哦哦，在这里啊牛込。你……嗯？那是什么？”

里美小小地“切”了一声。

然后里美啪地合上电饭锅的盖子，慢悠悠地走向教室后方。她慢悠悠地捡起玩偶熊，低下视线走向老师那里。她一副右手拿着饭勺和熊，左手拿着电饭锅的姿势。

“……牛込，你……”

“御免^①！”

接着里美突然一个转身，从老师的胳肢窝底下钻出去，跑走了。

“等等！喂，牛込！”

老师追出去的身影消失在了走廊的另一头。

教室里只留下了刚蒸好的米饭的香味。香澄才注意到自己一直握着筷子没动过。

到底……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香澄望向窗外。

她看到了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拿着电饭锅，哒哒哒哒哒地跑着的里美的背影。

♪

“那个，她把电饭锅咚地……然后，那个……”

放学后香澄马上来到仓库，刚坐下就用尽浑身解数试图说明情况。

“哈？卖白米的光脚忍者？那是啥？你的学校都是些怪人吗？”

①御免：原文为ご免，似乎实际上就是表示道歉、失礼了のごめんなさいのごめん。

“欸……与其说都是怪人……只是我认识的……只有那个孩子……”

“我倒是认识另一个家伙。”

有咲上上下下打量着香澄。香澄疑惑地歪了歪脑袋，此时辛吉一下蹦上了她的膝头。

香澄猛然想起来了。来到这个仓库后渐渐地能和有咲正常对话了，然后今天还第一次和她讲了自己的高中，那么有咲……。

“那个，小有咲在……哪个学校？”

“是函授制的学校。”

有咲挠着巴尔的下巴，飞快地答道。

“是、吗……”

“比起这个，香澄儿，Three Chord 没问题吧？明天就是发表会了。”

“啊……嗯。”

香澄俯下身子去摸辛吉的耳根。在有咲的魔法下，她能够一心一意地练习了。她的吉他进步了不少，一个人在房间里也能唱歌。但是……。

她在课桌上写了“有点不安”，其实根本不只是“有点”。她已经不知几年没在别人面前唱过歌了，但为了帮了自己这么多的有咲又不得不去唱，然而对能不能唱好还是很不安，可是就算唱得出来，又有可能让她失望。

一想到要在有咲面前唱歌，她的心脏就猛地抽紧了，心跳加速。仅仅是想象那个场景，呼吸就变得困难起来了。俯下的脸再也抬不起来了。

“……那个，我……没有……没有自信……”

“又这么说？”

有咲一副拿她没辙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辛吉一下又从香澄的膝头上蹦走了。

不要，她想。香澄不想让有咲失望。明明不想让她失望，头却比刚才低得更深了。

“……拿你没办法。那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吧。”

有咲站起了身，香澄的视线追着她的身影。

“本来打算当作这次任务的报酬的，不过我自己都等不及了，先看看吧。其实上周开始就一直在修理这家伙。”

有咲朝着装着“夢”的画框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个东西被布遮住了，看不见它的真实面貌，但看得出是个箱型的东西。那个比员工用的冰箱还要大，比有咲还要高。

“明天就用这边的小哥来演奏吧，香澄儿。”

有咲梆梆地敲着那个物体。香澄不解地歪过了头。

“来吧！从沉眠中复苏的古老之‘壁’哟！现出你的身形吧！”

有咲一把掀开了盖布，黑色的、透出重量感的“那个”展现在了眼前。

“这是所有吉他青年们的向往之物，^{Marshall}马歇尔三段式。”

“呜哇！”

香澄不禁喊出了声。她一眼就看出来，这是能让吉他发出声音的家伙。有咲伸手去拧旋钮，打开了红色的开关。

“这个是真空管音箱，没法马上发出声音。暖起来之前先等一会儿吧。”

有咲可爱地歪着头，香澄犹豫着向她那边走去。

“第一段是能直接发出声音的扩音器。第二段是把音上下拓宽后发声的扩音器。最上面的是功放。”

香澄折服于 Marshall 的气势，点了点头。

“呼呼，你看，现在里面的遮罩已经拿掉了，可以看到真空管。可以看哦。”

香澄在有咲的诱导下，看向音箱的内侧。

“是吧，真空管很漂亮吧？这周六全都换成新的了。”

里面有并排的几个长得像灯泡一样的圆筒形物体，那些全是真空管吗。每个真空管里面都有个像灯丝一样放着光的東西。

“你看，和你喜欢的‘星星’很像吧？它们会在真空中发光，和星星一样。”

香澄不住地点头。

“真空管和晶体管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有咲压低了说话的音调。

“真空管的音箱发出的声音，音色很厚实，很温暖。爸爸似乎是以 Brown Sound^①为目标的。”

“……Brown Sound……”

香澄试着讲出这个词语。

“我知道的。和 Marshall 相连的 Random Star，一定能解放出隐藏其中的真正力量。”

香澄一个劲地点着头，如果她是小狗的话，现在应该在来回晃着尾巴吧。

“我说，可以弹一小会儿哦。”

有咲呢喃一般说道。

“现在的话，可以让它发点声哦。来，我帮你连线。”

“真的吗？”

香澄带着极度高扬的情绪，跑向 Random Star。她装备上吉他，插好屏蔽线，把另一头递给了有咲。有咲把线插进 Marshall 的插孔里，打开了^{待 机}STANDBY 的开关，调高了音量。

“来吧，香澄儿，好好感受吧！音压的彼端！”

“嗯！”

锵地弹响强力和弦的瞬间，香澄的魂魄为此震颤。有咲激动地涨红了脸，辛吉和巴尔被吓得抬起了脸。如果香澄是小狗的话，没准当场就要失禁了。

香澄像是被电击一样，全身麻痹。余音绕梁。香澄沉浸在古旧的 Marshall 的声音之中。

这就是 Rock'n'Roll！这就是 Marshall 之“壁”！这就是 Power of Music！这就是音压的彼端！这就是 Marshall 和 Random Star，最强的宇宙对接！

“那么明天再继续吧。这边还需要点调整。”

有咲突然把音量旋钮扭低，关掉了 STANDBY 的开关。

①Brown Sound：著名吉他手 Eddie Van Halen 所用的音色，尤其是 80 年代在吉他手之间非常风靡。

♪

第二天，香澄从一早起床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上学路上也紧张得都快吐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今天能否抵达梦之仓库。

——POPPING！别说什么有点不安啦。拿出自信！POPPING！

看到“她”的留言，香澄几乎要哭出来了。

有咲也好，“她”也好，为什么这么温柔呢。明明她们这么温柔，为什么自己却仍然如此胆小呢。

谢谢你一直以来给我的魔法。POPPING！我会加油的。我想努力一把。

香澄花了很长时间，只写下了这一句话。她的心情渐渐地缓和下来了。

另一个魔法，是“她”为自己施加的。无论何时，“她”总是激励着香澄。

POPPING！香澄低语道。再低语一次，**POPPING！**

那之后香澄上课时一直是心不在焉的。然后她突然想到了那件事，飞速扫了一眼邻座。右边的座位上今天仍然没有人。然后右边的右边……牛达里美……。

在睡觉。能看见她粉色的发夹和可爱的额头。她间或睁一下眼，但一眼都没有看向香澄。

好像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课间也是，完全没有往这里看，一眨眼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好像那一切都是香澄妄想出来的一样，她开始认真地这么觉得了。卖白米饭的光脚忍者什么的本来就过于超现实了，从来没听说过或是读到过或是看到过。那么，也一定不会有人碰到这种事情。

午休时，香澄确认了一下前后左右，慎重地打开便当开始吃午饭。

果然什么都没有发生。香澄吃完后，慢慢地盖上便当盒。当她要把手里的筷子放进她拿着的盒子里时，她的背上被什么东西敲了两下。

她惊讶地回过头，和熊对上了视线。教室的墙壁上靠着一只熊。是那种轻松型的熊玩偶……。熊……。

“师父，要捕获人类的话应该怎么做？”

这次声音是从左边传来的。她慌忙扭过头，看到里美正倚着窗框。

“……捕、捕获是……”

香澄战战兢兢地说道。她似乎说了点什么，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

“抓住人，然后带走。有什么方法吗？”

“……那个，这是……怎么、回事……”

“果然是要先设陷阱，然后用套索吗。或者还可以催眠吗。”

里美离开了窗框。

“再或者说，用诱饵来生擒吗。”

她慢慢地从香澄身后走过，然后捡起玩偶，走得更慢了。她拉开教室的门，逐渐消失在了走廊的另一头。

香澄怔怔地握着筷子，一动不动。

不要思考发生了什么，香澄想。她缓缓地做了一个深呼吸，把筷子装进盒子里。不要深度思考刚才发生了什么。

对于今天的香澄来说，还有一场大活动在等着她。

♪

UP OR DOWN?

香澄握好拨片，余光扫向调音器。

指针在#与b之间摆动，最终在正中间收束。看着指针，香澄的心情也一并平静下来了。她调好六根弦，最后再次依次确认。

她把音准时亮起的蓝色LED想象成心灵的信号灯。把六盏信号灯全部变为蓝色。

前进吧。她不想被任何人制止。不想停止。

和这把吉他一起前往世界上最令人目眩的地方。前往崭新之地。

但是果然还是害怕……。要输给弱小胆怯的自己了。

最重要的是意志与勇气——。

所以她在心中反复回味有咲所咏唱魔法。

POPPING！她咏唱起“她”赋予自己的魔法。POPPING！POPPING！

香澄踌躇着背上 Random Star，连接好 Marshall 和吉他。她调整好音量，踩下了脚边的过载单块。

这样做，心情就奇妙地平静了下来。

香澄站在了立式麦克风前。有咲和辛吉与巴尔屏住呼吸，注视着香澄的一举一动。快乐音乐时间现在开始了。

怦、怦、怦、怦、怦。

香澄闭上眼睛倾听那个声音。一直装作没有听见的鼓动——。本该一直流淌在心中的“星之鼓动”——。

在香澄的头顶上方，那些星星现在仍在闪烁。

香澄缓缓睁开眼，眺望墙壁上的“梦”字。

“欢迎来到 LiveHouse ‘梦之仓库’！”

香澄尽情地喊出了第一声。有咲带着惊愕的表情看着香澄。

“请听！Twinkle Stardust！”

香澄从麦克风前退后两步，拿起了拨片。上吧——。

香澄稍喘了一口气，在仓库的世界中，释放出D强力和弦的声音。Random Star 和 Marshall 如同喷火一样发出了轰鸣声。

然后是G！然后是D！最后她竭力奏响了A。

她靠近了麦克风。

解放歌声吧。

现在，向全世界释放这份热情——。

D Twinkle ♪ A Twinkle ♪ G 放—光—明— ♪ D G 满—天—都—是—亮—晶—晶— ♪

自小学四年级以来再也没有过了。

迸发的感情不断膨胀。脑袋麻痹了，心脏震颤着。

最喜欢歌了。最喜欢唱歌了。^①

本来应该一直能听见那个声音。沉眠于记忆深处的声音——

“我想唱歌！”

A 我—在—这—里—唱—歌—儿— ♪ D 心—跳—不—已—怦—怦—怦— ♪

D Twinkle ♪ A Twinkle ♪ G 放—光—明— ♪ D G 满—天—都—是—亮—晶—晶— ♪

……这个孩子，果然很厉害。

有咲屏住了呼吸。大大方方地唱着歌的她，现在闪闪发光。

有咲感觉自己见证了才能开花的瞬间。

澄澈的歌声浸透了有咲的身体。悲伤的，清爽的，温暖的，惹人怜爱的。心底的某处有什么融化了，溢满了胸膛，几乎使她难以呼吸。

她只看向前方——很可能是在注视遥远的某处吧——。

她的歌声主张道：她为唱歌而生，她因为想唱歌而诞生。她用全身表现出，她正是为了唱这首歌而存在于此。她紧拥光辉与闪耀，如今作为音乐本身存在于此。

① “最喜欢”句：原文是大好きだった，是过去式的句尾。

有咲像是快要哭出来了一样，听得出神。

然后她逐渐意识到了。这并不是什么养成游戏——。

这是编织羁绊，击穿梦想的“物语”。因为她能看见这个孩子用歌声联系起心与心。她的命运将要改变，就像是从命运之中挣脱出来一般。这个孩子一定能把我带出仓库。好厉害——。

有咲感知着序曲的结束。

有咲感知着真正的开始。

^A我—^G的—^D小—^A小—^D歌—^A谣—^D啊—^G能—^D否—^A传—^D达—^A出—^D去—^A呢—
^D咕—^A噜—^G咕—^D噜—^G转—^D转—^G转—^D满—^D天—^A都—^D是—^A小—^D星—^D星—

香澄用力弹响了最后的音。

歌声停止，最后的音也逐渐衰减。唱完歌后的香澄呆呆地伫立在原地。辛吉和巴尔也停止了动作。

自从小学四年级的夏天以来，香澄第一次唱歌。

“哇——！”

有咲喊出了声，抱住了香澄。

“好厉害！好厉害——！你好厉害！”

有咲抓住了香澄的手，来回摆动着。

“你用歌声和吉他，我用这座名为仓库的城堡！”

有咲激动得满脸通红，她大声叫道。

“香澄儿，一起来改变世界吧！”

“世、世界？怎么做？”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但是香澄儿的歌能改变我们的世界！所以下次就要开始真正的起点了！”

“什么意思？”

“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再唱一遍！香澄儿，再唱一遍吧！”

“嗯，我也想唱！”

香澄再次拿起了吉他，气势十足地弹响了前奏的 D。

然后是 G！然后是 D！最后卯足劲儿——A！在她即将弹响的那个刹那——

房间的门突然被咚地撞开了。

“到此为止了！你们这些家伙！”

两个人被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吓得发出了惊叫。

“这种仓库^{garage}摇滚咱是不会认可的！”

谁！为什么！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从哪来的！怎么进来的！大把的疑问同时涌现出来，但香澄和有咲只是愣在原地。

“你们的音乐中有决定性的不足。”

女孩平静地说，轮番打量那两个人。

“……不、不足是……指什么啊。”

一直自信满满的有咲，此时发出了怯懦的声音。

“低、音。低音不够——！”

她说“不够”的声音很有精神，然后开始絮絮叨叨起来。

“有的东西只用六根弦是无法拯救的。有的梦想只用六根弦是无法实现的。有的任务只用六根弦是无法贯彻的。”

无法用六根弦贯彻的任务……是什么呢……。不，前面一点说的 garage 摇滚又是什么……。不更让人在意的是，为什么这个孩子是光着脚的呢？



光脚丫……。香澄注意到她是牛込里美。

但是她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其理由、脉络、方法全都是谜。

里美停下了碎碎念，眉头一皱，做出了恳求一样的悲切表情。

“呐，有没有四弦的？四根弦的，那个，可爱的，没有吗？”

“有、有是有……”

有咲快速扫了一眼某处，里美就一个箭步移动到了那里。

“给我等等，你要做什……”

“找到四弦的了！啊！还有贝斯的音箱！”

“呐，拜托了。就只弹一下可以吗？求你了，就一下。真的就一下！”

里美转过头，仍然紧锁眉头，一副恳求一般的悲切表情。

“……可、可以是。就一下的话。”

“响起来嘞！”

里美突然换成了一口关西腔，呜哇一声跳向了贝斯。

“红色的小 Ibanez！有点旧了但是好可爱！呐，调音器借我用用。屏蔽线呢？贝斯音箱的电源在哪？能连吗？”

里美麻利地做起了准备工作。香澄把吉他从肩上拿下来，把屏蔽线和调音器递给了她。有咲则像监视一样，抱着肩凝视着里美的一举一动。

“嗯，搞定了。”

终于，光脚丫的贝斯手仁王立在了贝斯音箱前。她从项链的挂坠里取出拨片，背上了贝斯。

“你们的音乐有决定性的不足！”

刚整顿好，里美又说了一遍和刚才一样的话。

“你给我等等！虽然一不小心就被你带跑了，不过先报上名来！”

有咲大概是终于回过了神，厉声说道。

“咱是牛込里美！叫咱里美美^①喔♪”

里美歪着头做了偶像风的自我介绍，然后“嘣”地弹响了弦。和吉他不同，那是能深入骨髓的重低音。

她轻盈地跳了出来，然后以轻快的节奏开始弹奏贝斯。

嘣、呗—呗呗嘣、嘣呗呗呗—呗呗嘣、嘣、呗—呗呗嘣、嘣呗呗呗—呗呗呗、嘣、呗—呗呗嘣、嘣呗呗呗—呗呗嘣——。

好厉害！香澄由衷地被感动了。蜿蜒的低音令人心情舒畅，节奏仿佛能让人不禁舞动起来。里美热情地重复着“嘣、呗—呗呗嘣”的乐段。

好开心！好享受！最喜欢音乐了！

她用全身如此主张。舞动一般，跃动一般，支柱一般，鼓舞整个世界一般——。她的低音蜿蜒起伏。她的左手就像别的生物一样在指板上来回爬动。

①里美美：原文是りみりん。

声音的漩涡像是从地底涌出来的一样，香澄不知不觉就用手指敲起了节奏，有咲也不知不觉用脚打起了节拍。不知躲在了哪里的辛吉和巴尔抬头看了一眼里美，又跑掉了。

里美已经出了一层汗，但还在以惊人的注意力持续演奏。她继续循环着四小节左右的乐段，看起来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那个……。

“……呐，小有咲。”

她试着向有咲搭话，但有咲只露出了“哈？”的表情。声音似乎是被贝斯的声音淹没了。于是两个人走到房间的角落里对话。

“就是那个孩子，小有咲。你看，之前和你说过的，卖白米饭的……光脚丫忍者。”

“欸欸！？”

有咲瞪大了眼睛，回头看向里美。

“等等，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刚才可没说啊！？”

“不，那个……该说是……没有说的时间吗……”

“然后为什么那个忍者现在在这里？”

“……我不知道。”

“你俩同班吧！？”

“是、是这样没错……”

两个人看向还弹着贝斯的里美。她还是开心地反复弹着同一个乐段。

“喂，那孩子确实弹很好。不过她该不是只会弹那个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

轻快的低音仍在蜿蜒。从她开始弹起，已经过了不短的时间了。

“嘛，先不管这个了。比起这个，你去问问她啊。为什么那孩子会到这里来？”

“……我来！？”

“肯定啊！是找同班同学的你有事吧！？”

“……嗯……”

通常来说确实会这么考虑。虽然香澄不是很情愿，但迫于有咲的压力，还是畏畏缩缩地走上前去。她试着站在里美正前面和她说话。

“那、那个……”

里美没有停下弹奏“嘞、呗一呗呗嘞”的手。确切地说，里美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和自己说话。

“……呐，那个，小里美^①……”

“嘞呗呗呗一呗呗嘞”的节奏仍在继续。香澄回头向有咲求助，却只得到了“快说！”的手势。

“那、那个……小里美……那个……呐、那个，小里美……那个……”

然后寂静突然降临仓库。里美停下弹奏，惊愕地盯着香澄。

“……师父！莫非是师父！骗人吧！和刚才唱歌的那人完全不是一个人！”

“那……那个……”

“变身！师父不只是会消除气息，竟然还会变身之术！比、比起这个、欸！？师父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可是这边的台词！”

有咲不知何时站到了香澄身边。

“你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种地方？”

有咲狠狠地瞪着她。

“欸！？嗯？为啥来着？……啊啊，对了！捕获，为了捕获。”

“Bu Huo^②？什么啊？”

说起来里美在学校也扯过捕获什么的。

“对对。为了捕获才过来的，听到了你们的音乐不知不觉就被感动……不是，就想来抗议一番……”

①小里美：香澄对里美的称呼是りみちゃん。

②Bu Huo：在原文中里美说的“捕获”其实都是用的片假名ホカク。

“……抗议什么的，你很狂嘛？那你来弹弹别的乐段呢？”

“欸！别的乐段？”

里美先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然后逐渐变得面无表情。

她把音量调低，慢慢地把贝斯从肩上拿下来，咔嗒一声把手里的拨片放回挂坠里。接着她垂着眼靠近了香澄她们。

“……小、里美……”

“御免！”

里美突然一个转身，钻过香澄的胳肢窝冲了出去。

“欸……等……！”

“等等！你这家伙！”

外面传来了她咚咚咚咚地跑下楼梯的声音。1.7 秒过后，仓库里只剩下了香澄和有咲。

“……怎么回事？”

“……不知道。”

剩下的两个人面面相觑。

“话说那孩子到底是怎么进到这里的啊。”

“……因、因为是忍者？”

两个人踮脚向小窗外窥去。

她们看到了里美的背影，她嗒嗒嗒嗒地跑走了。

♪

多亏了你，我唱出来了！谢谢你一直鼓励我！

香澄写完了给“她”的信息后，开始安静地听课。她本来是想和“她”说一说关于那个

弹贝斯的忍者的，但她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上课时里美一眼都没有看香澄。她有很多想问里美的事，但是她没有搭话的勇气。香澄焦急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可能会发生什么，午休时她紧张地想，但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下午的课上，大多数时候里美也都在睡觉。

放学了，香澄松了一口气，走向楼梯口。打开鞋柜时，她和那个对上视线了。

熊……。熊在鞋柜里面休息……。

“啊嗯！”

温暖的气息突然呼在后颈上，香澄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她的哆嗦着声音回了头，看到里美把手举到嘴巴那里，做出了“嘘——”的手势。

还“嘘——”！都是因为小里美突然吹气好吗！

“师父，为了不暴露，咱们去屋顶上。”

里美丝毫不顾狼狈不堪的香澄，低声说。

“那么，你走前面。”

里美认真地看着香澄，她只好提心吊胆地向前走去。里美一言不发地跟在香澄身后。

她们行进的方向和其他学生相反，在走廊里、楼梯上，她们和许多学生擦肩而过。大多都是几个人的小团体，大多都在叽叽喳喳地聊天。她们也和走向办公室的老师们擦肩而过。

打开通向房顶的门，香澄被耀眼的光刺得眨了好几下眼睛。

“不愧是师父。真的不愧是。和这么多人擦肩而过都没人注意到师父。”

香澄觉得有些受伤，但里美看起来是认真说的。

“那么接下来切入正题。师父，再这样下去咱要破产了。全部财产只剩下三十円了。”

“欸、欸？”

香澄不知道切入了什么话题，很迷惑。

“之前都是因为师父动作太慢了，咱把电饭锅带过去的事情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被禁止带电饭锅了。都是师父的错。”

“欸……”

那是我的错吗？她想，但是没有反驳的勇气。

“咱就纠缠着老师说，校规没有规定禁止带电饭锅。还骗他说只是想用米饭交换朋友的菜。”

忍者还真是满嘴跑火车。

“然后呢，老师毕竟也不是恶鬼。他说只要咱接受交换条件，就暂时对咱带电饭锅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交换条件？”

“对。有个家里蹲从开学起一次都没来过学校。老师给出的交换条件就是让咱把这个家里蹲带出来。就是师父和咱中间那个空座位的主人。”

春风轻轻从两人之间吹过。

“那个家里蹲的名字是……”

里美顿了一下，说出了那个令人吃惊的名字。

“市谷、有咲。”

“欸欸欸！欸欸？”

香澄毫无形象地惊叫出声。

“果然你不知道啊。”

香澄一直管有咲叫小有咲，看到门牌也知道她姓市谷。她看起来不去上学，香澄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说过她上函授制的学校。那个原来是骗人的吗……。

“咱昨天问了老师她住哪，就过来拜访了。在捕获带走她之前，打算先侦查一下。然后悄悄地仔细一听你们这不是在搞 garage 摇滚嘛。听到师父的演奏一兴奋，就把目的给忘了。”

不敢相信。她从来没想过有咲就是自己邻座的孩子。

“不过昨天咱知道了一些事情。市谷有咲皮肤这么白。然后最重要的，那个‘仓库’这么充实。那是货真价实的。怎么说呢，该说是将错就错吗，她是那种所谓的积极向上的家里

蹲。”

的确如此，香澄无言地点了点头。有咲看起来比起香澄这种人擅长社交得多，也看起来对自己很有自信。

“咱是没法把那种货真价实的家里蹲带到学校里来的。她要是再这样下去就得留级，甚至退学。”

“……退学……”

这句话对香澄来说具有相当的冲击力。一次都没来过学校就退学了，小有咲觉得那样就好吗……。

“然后咱就破产了。总有一天可能会饿死。”

“饿死！”

“但是这就得看师父了！”

“欸欸？”

“师父只要把那个家里蹲带来学校，家里蹲就能免于退学了。然后咱也又可以开始卖白米饭了！”

的确如此！香澄想。

“咱可困扰了！”

里美皱起眉头，露出了恳求一般的悲切表情。

“卖白米可是咱的命根子啊——。食欲旺盛的运动部的家伙们可喜欢了——。咱可是过着贫穷的独居生活啊——。买贝斯用掉了半年的生活费——。大米还有——。老家那边会送来一堆大米——。咱一天只要十円就能过活了——。”

香澄敬佩地“欸——”了一声，而里美又恢复了一脸狂样。

“所以师父！师父一定要说服那个家里蹲。知道了吗？”

“……嗯。”

香澄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里美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那么，御免！”

里美一个转身，一下子就穿过屋顶门跑出去了。

♪

“那个……小有咲……”

香澄进了仓库，谨慎地挑着措辞。

“小有咲其实是……花咲川高中的，学生吗？”

“嗯——什么？”

听起来有咲是打算蒙混过去的，但是她似乎是从香澄认真的眼神中感觉到了些什么，立刻改变了回答的方向。

“嘛，算是吧。抱歉骗了你。最开始看到你的制服就知道我和你是同一个高中的了。”

“……这、这样啊。那个……先不说这个……那个，你知道我们是邻座的吗？”

“欸，真的？”

有咲露出了吃惊的神情，但看起来并不是因为感动。

“然后再旁边就是昨天的忍者，牛込里美……。她昨天是为了……劝说小有咲来学校……才来的。”

“真的假的。”

有咲切了一声。

“那个，小有咲。”

香澄真诚地说道。

“我……也想让小有咲来学校。座位就在旁边，从想过会有这种偶人……奇、奇迹一样……。又、又觉得……我们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

香澄一点都不习惯说奇迹啦朋友啦一类的话，红透了脸。

“也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有咲拍了拍香澄的头，像是在说“说得很好”。

“真的吗！……好开心……”

“嗯，到时候会去学校的。到时候。”

“到时候……是什么时候？”

“到时候就是到时候。现在正是忙得要死的时候。比起这个，香澄儿。”

这次换成有咲露出认真的表情了。

“我要成为当事人。”

“……当事人？”

“对。我本来是打算让你做我的养成游戏的主人公的。但那个想法是错的。游戏已经结束了。”

香澄被有咲的那双大眼睛吸引了。

“我被你的歌声感动了。”

有咲望着香澄的眼睛，向着更深更深处望去。

“听好了？你无疑是有才能的。鼓舞别人，包容他人的想法，让人为梦想着迷的才能。现在我已经完全沉迷了！”

有咲站起身，走向墙壁。

“我听了你的歌，有了‘想成为当事人’的想法。想作为你的同伴，站在你的身边观赏你所看到的景色。我想和你一同感受你所感受到的事物。”

有咲抬头看了一眼“梦”字，又再次看向香澄。

“所以香澄儿，一起组乐队吧！”

“……乐队！？ ”

“对。冒险中 PARTY 是必要的！组成 PARTY 吧！！”

“PARTY？”

“不是宴会的那个 PARTY，是同伴・一行・一伙的那个 PARTY。当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

然后有咲露出了有点嫌恶的神情。

“那个忍者……虽说奇怪过头了，又可能是个只会弹那一个乐段的新手……。那种律动感是货真价实的。我说，不觉得很厉害吗？”

“……嗯。”

回想起昨天的事情，香澄点了点头。她所纺织出的节奏极有魅力。

“所以要把那个忍者拉进 PARTY 里来！香澄儿，去试着邀请那个家伙！那个，好像是叫里美美的！”

“我、我来！？ ”

“对。下一个任务是‘忍者狩猎’。来吧，香澄儿，想要 Random Star 的话就加油吧！”

明明说了“游戏已经结束了”，但任务看来还会继续。

♪

一直到午休，她都没能向里美搭话。

平时一直溜烟跑没影的里美，今天却不知为何瘫在了课桌上。必须要和她说话，必须要，香澄鼓足了仅剩的一点勇气靠近了她。

“……那、那个……”

“师父——那个仓库的主人为什么没来学校——”

里美转过头，抬脸看向香澄。

“那、那个、啊……小有咲说，到时候再来……”

“‘到时候’可不行。咱的全部财产只剩二十円了。要死了。”

昨天好像说过还剩三十円。

“把咸米饭当成菜就着米饭吃也是有极限的。所以师父，快点……快……”

里美一副要断气的模样，软绵绵地拿出了便当盒。她把两层的便当盒左右摆开，顺次打开盖子。右边的里面是白米饭，左边的里面也是白米饭。

“哦呀？哪个是咸米饭来着……”

在里美把头转回去的间隔，香澄从自己的课桌里拿出了便当。

“那个，这个……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分你一半菜……”

“天使吗！师父是落到地上的天使吗！”

里美的表情瞬间亮了起来，把筷子伸向香澄的便当。

“那我分师父一半咸米饭！”

“……嗯，谢谢。”

但是对于不得不完成任务的香澄来说，她并没有什么食欲。

“师父，但是不快点把家里蹲带到学校里来的话，咱会很困扰的——”

“对、对不起。今天我再试试。”

里美嚼着香澄的炸鸡块。

“所以那个……小里美……”

里美大口吃着自己的白米饭。

“……可以的话……和我们……一起组乐队吧……是有咲说的……如果可以的话……”

“不干。”

里美一边嚼着香澄的花椰菜，一边轻描淡写地回答。

“原因的话，是师父你们太外行了。”

“……这、这样吗……”

忍者嚼着香澄的小番茄。

♪

“那个……小里美说，不组乐队……”

“讲真！？理由呢！？”

“……说……我们太外行了……”

“那孩子也是个外行吧！”

仓库之王愤怒地抬高了音量。

“香澄儿！你认真地邀请了吗？被说了太外行就轻易认输了？”

“……因为……觉得、也没办法……”

“哈？你不拿吉他就什么都做不成吗？再这样下去我可就要把吉他给手推车式销售^①出去了哦？”

手推车式销售出去……。

“总之香澄儿！再好好邀请她一次。然后把她带过来！”

“……嗯……知道了……”

回答完气鼓鼓的有咲，然后香澄又艰难地开了口。

“然后，那个……”

“什么？”

“……明天去学校吧。”

“啊——明天有点忙啊。到时候会去的。”

“那个，小有咲要是不来学校的话……小里美就不能卖白米饭了……”

“哈？你在说什么？那孩子能不能卖米饭跟我没关系吧。”

“……虽然是、这么说……”

有咲拍了两下手，像是在说“好了好了”。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比起这个，狂喜吧！游戏机终于卖掉了！”

“游戏机？”

^①手推车式销售：在店内一角用手推车载着商品进行的廉价销售。

“对。放在展示柜里的那三台游戏机和一套卡带。全部卖掉了。哎呀——那小哥还挺懂行的，总共卖了七万三十二円。毕竟里面有相当稀有的卡带。”

一定是因为那个小哥三十二岁吧。

“但是这样好吗？小有咲……明明这么喜欢游戏。”

“没关系。我已经拯救了好几个世界了。拯救太多了。今后要开始击穿梦想了。”

有咲站起身，向一个昨天还没有的物体那里走去。那个物体用一块白布盖着，看起来像一张细长的桌子。她掀开了那块布。

“锵——！用卖掉游戏机的钱买了这个！”

“哇，是键盘！好可爱！”

“很可爱吧？白色的很可爱吧？也很轻。轻这点很重要。”

白色的，可爱的，又轻巧，是 Roland 的 Juno 系列的琴。好像也可以用 MIDI 模拟鼓声，再复杂的她就不清楚了。

“小有咲会弹键盘啊！”

“不会弹。之后要开始练习了。所以说很忙。”

滋、锵、滋滋锵，她们合着键盘吐出的节奏弹出了很多音色，那一天两个人玩键盘一直玩到很晚。

♪

香澄找到了里美，冲了上去。

“呐，和我一起组乐队吧！一定会很开心的。一起见证梦想吧！”

香澄向着惊讶的里美露出了微笑。

“我最喜欢小里美的低音了！我们一定能组成优秀的 PARTY 的！”

在颠簸的有轨电车上，香澄做着想象训练。必须要去，必须要去，她念经一样地对自己说，能做到的，能做到的，她试图对自己深信不疑。

课外活动开始之前，看到走进教室的里美，香澄站起了身。她想着要跑过去，露出微笑，但实际上她只是慢吞吞地走过去，表情也是僵硬的。

“那、个……请和我们……一起组乐队……”

“不干。因为师父你们太外行了。”

回答和昨天一模一样。但是有咲说过，不能因为这样就认输。

“那个，但是，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咱是为了加入日本第一的乐队才来到东京的。咱可是为此每天都在练贝斯啊。”

“这、这样吗……”

“比起这个师父，今天家里蹲来学校了吗？”

里美来来回回地扫视教室。当然哪里都没有有咲。

“师父，你好好和她说了吗？”

“……嗯……姑且……”

“姑且？师父把任务当成什么了？”

“……任务……”

看起来是有咲给了香澄任务，里美也给了她任务^①。

“师父——咱的全部财产只剩十円了——。只能拜托师父了——”

“……嗯。我会……想办法的。”

“嘛，再说吧，马上就要上课了。”

叮、咚、铛、咚——课外活动的铃声响了起来。与此同时老师也从教室门进来了，两个人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香澄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①任务：原文里有咲的任务用的是ミッション mission，里美的任务用的是汉字的任務。

可能已经到极限了吧。

香澄应对他人的能力太低，做不到说服对方。再这样下去要不行了。没有人听我说话。没有人懂得我的心情。

就算开始上课了，香澄也还是跟个窝囊废一样发着呆。

她听见了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四月将终时的蓝天辽远耀眼。

她慢慢地回想起来了。话说回来，昨天香澄在课桌上写下了一段留言。她没法把她现在烦恼的具体内容写出来，纠结了很久要怎么写，最后写出的文字里带了很多记号。

那个，我现在有点烦恼……。

A 同学想让 B 同学○○。反过来，B 同学也想让 A 同学△△。我站在她们两个之间，被 A 同学拜托○○，又被 B 同学拜托△△……。两边都被拒绝了，然后又拜托了同样的事，我被夹在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了……。

留言是昨天写下的，今天的状况却和昨天分毫不差。

但是有一点和昨天不同，“她”回信了。

——那个 A 同学和 B 同学，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就不要只做一个传话者，而是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好好说清楚，怎么样？得好好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对方。那就是起跑线。

香澄反复看了好几遍那温柔而又坚韧的文字。

为什么……。

为什么“她”的留言总是那么一针见血呢……。

香澄甚至都还没有站上起跑线，就说自己已经到极限了，说没有人理解自己，满脑子净是抱怨。没有人会听一个连起跑线都没站上的人所说的话的。

A 同学和 B 同学，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吗？

香澄反复咀嚼着这个问题。有咲和里美，对香澄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吗？

一旦决定好了答案，那么自己就必须走上起跑线了。

♪

香澄和里美走向仓库。

“师父，咱很忙的，马上就得回去。”

“嗯……就一会儿就好。”

里美说咸米饭满足不了她了，她要去采野草，午休刚要出去时，就被香澄叫住了。香澄以菜换咸米饭为条件，说服了里美一起去仓库。里美看起来没什么兴趣，但似乎是抵挡不住炸鸡块的魅力，同意了。

“哦呀，这不是鸽子吗。难道是传令？”

去往仓库的路上里美嘴里说着什么，香澄走在她的旁边，再次确认了一遍自己的想法。

笨拙也不要紧，传达不出去也不要紧。结结巴巴也好，磕磕绊绊也好。用尽所有的语言，向她们两个人细说自己的心情吧。自己必须要走上起跑线。

香澄想让有咲来学校。她想和邻座的孩子一同聊天，一同欢笑。就算有咲有不想来学校的理由，但她不想看着有咲一次都没来过学校就被退学。她想和有咲在学校里也谈论乐队的话题，想一起偷偷跑上屋顶去玩。

“啊，等会儿呗师父。”

里美突然换成了关西腔，跑向香烟店门前。那里放置着一台老式的公用电话。她投进去十円，飞快地按下电话号码。

“……啊，喂！嗯，今天也可精神嘞！没关系，吃过饭了，超精神！嗯，嗯。交到朋友了！不过是个奇怪的孩子！嗯，啊——那我挂了，拜啦！甭担心！拜啦！”

里美怒涛般地讲完电话，但挂掉之后一直拿着话筒，盯着电话机看了好一会儿。香澄之前还想为什么里美的全部财产是十円十円地递减的，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久等了 Sorry——”

里美回来了，带着小小的微笑。里美美，香澄想。

果然想和这孩子一起组乐队，她想。

她还想象不出和里美一同演奏音乐时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但一定会很开心，很美妙吧。一起演奏音乐的话，她就更能理解不可思议的里美美了。而内向的、没有存在感的自己也能多少得到一些理解了吧。

到了有咲家门口，两个人按响了门铃。外婆笑眯眯地把两个人招呼进了家里。外婆似乎已经认识里美了。估计是上次擅自跑来仓库的时候打过招呼了吧。

里美走路一点都没发出声音。

“小有咲，我进来了哦。”

她打开仓库的门，向着二层说道。二层传来了“来了——”的微小声音。进去之后她正想关上门，里美突然发出了声音。

“御免！”

光脚丫的忍者女孩气势汹汹地冲上了楼梯。

“稍、稍微等一下！里美美！”

香澄慌忙脱下鞋子去追里美。她爬上台阶跑进常来的房间，看到忍者 and 仓库之王正在怒视彼此。

“为什么不来学校，市谷有咲！”

“你才是，为什么不想加入乐队！”

对峙两人的身后仿佛出现了龙与虎。

“给我加入乐队啊！”

“比起这个，你为什么不来学校！”

两人咬牙对视，提出对彼此的要求然后彼此拒绝，然后再度陷入胶着。

Deadlock
胶着状态！

给我去学校！不去！给我加入乐队！不加！兜圈子的问答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那个……那、那个……”

可怜兮兮的旁观者时不时地出声，却完全被无视了。辛吉和巴尔安静地从仓库里溜出去了。

“为什么不加？说个理由听听！”

“你先说如何？”

“凭什么啊。你先说！”

香澄拼了命地想向两个人解释。她发誓要用自己的方式向那两人细说，要站在起跑线上。但是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无力呢。

“我可是为了你才说的！”

“咱也是为了 YOU 才说的！”

香澄犹豫着走向 Random Star。她的脑袋还昏昏沉沉的，没法利索地运转。在她坐下来调音时，那两个人还在继续争吵。

“乐队这种的刷刷地加进来不就好了吗！”

“学校这种的赶紧过来不就好了吗！”

她们仍在兜着圈子，一旁的香澄想起了“她”的留言。

——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好好说清楚怎么样？

说清楚……。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

她打开 Marshall 的电源，插好屏蔽线，踩下效果器。食指按住五弦二品，中指按住六弦三品……无名指按住一弦三品……。

“一次就好！一次就好，试试来组乐队啊！”

“有一天来学校就好，咱也是这么说的！”

“Jet Flanger——！”

香澄吼道，同时把拨片往下一扫。

轰鸣声强行介入两人之间。爱与忧愁的 Random Star 凭借 Marshall 的力量发出了高昂的啸声。

已经不再是强力和弦了。G 大三和弦！第一个记住的用三根手指的和弦 G！然后是 A！弗兰格的声音在仓库的空间中奔腾回转，高昂亢奋。

然后她给弦消了音，扭低了音量。现在会按的和弦只有这两个。像是要割裂降临的沉默一般，香澄再次高声说道。

“你们两个！想要最棒的吧！”

两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香澄。

“我想！所以小有咲！”

香澄看着有咲的眼睛，传达出自己的声音。

“一起去学校吧！我想和小有咲一起去学校。想一起玩乐队，一起去学校，那样就是最棒的！”

“……不，但、但是现在还有点……忙。……乐队的事情之类的。”

有咲现在就像平时的香澄一样，语无伦次地回答道。

“我会帮忙的！所以明天一起去学校吧！我最珍视小有咲，最喜欢小有咲了！”

“……我、我知道了啦……”

有咲逃开了视线，红着脸点了点头。

“里美美！”

“……咱也要吗……”

“我想和里美美一起组乐队。只有里美美在学校里发现了我！我想和里美美关系变得更好！因为最喜欢里美美了。呐，不是什么加入日本第一的乐队，而是让我们一起成为最棒的吧！”

“……这也确实有点道理。”

“一起组乐队吧！每天给你一样菜！”

“知道了。如果师父这么说的话……”

里美突然就爽快地点头答应了，脸颊也染上了些红晕。

“让我们一起演奏出音乐吧！”
羁绊

香澄牵起了两个人的手，露出了微笑。有咲轻点了一下头，里美也连着点了几次头。

鼓动传播出去，然后同步。
synchro

那时，三个人听到了相同的鼓动。

♪

开始乐队活动了！小有咲来学校了！

她带着无比灿烂的心情来到学校，在教室等待着有咲的到来。有咲说她不想在进教室的时候受到瞩目，所以要早点到。

过了一会儿教室的后门被打开了，出现了一张她熟悉的脸。是有咲。

学校里的有咲给人的印象和仓库里的有咲稍微有些不同。大概是因为她穿上了制服吧。制服很合身，她穿着真可爱，香澄想，心里暖乎乎的。

小有咲，早上好！

她做好了一对上视线就这么说的准备，但是始终没能对上。不如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嗯？

走近这边的有咲看起来有些奇怪。走路像个机器人一样，表情也很僵硬。她虽然面带笑容，但看起来是强露出来的假笑。总觉得有点可怕。

最后视线也没能对上，有咲就这么坐到了香澄身边。

“小有咲，早上好。”

面对香澄的招呼，有咲脸都没有动一下，只回了一句“嗯”。她维持着注视前方的姿势，一副不想理睬旁人的模样。香澄意识到她生气了。

不止是突然把她从仓库带到这里，之前自己还突然弹响吉他，完全不考虑对方是否能接受，强行定下让她来学校的约定……。连 Jet Flanger 都踩了，完全是上仓库揭瓦了。

“小有咲，对不起。那个，我不是得意忘形去踩 Jet Flanger 的，是因为不这样的话我自己没法好好说话——”

“不是的，师父。”

里美突然出现在了窗户那边。是从窗户进来的吗……。

“师父，你往下看。”

里美指向有咲的脚下。她的脚从崭新的拖鞋里伸了出来，咚、咚地打着节拍。不，虽说是在打节拍，但仍然掩不住那细微的颤抖。

“家里蹲只是在紧张。明明在仓库里一副狂样。噗、噗、噗。”

“小有咲，没事吧？在害怕吗？”

面对香澄的询问，有咲用极其微小的声音回答道：

“吵死了。才不是害怕。我要是不在自己属性的场地里，能力就会被限制。”

里美声音大得像是要盖过有咲的小声。

“咱是懂的！市谷有咲只能在那间仓库发挥她的力量。也就是并非是窝里横，而是库里横^①！库横系女子！！”

“库横系女子！？ ”

“等！别给我起什么奇怪的名字啊。我只是觉得周围都是 JK 像 gal 游戏一样，紧张了而已。”

“库里横，噗、噗。”

“小有咲……真可爱。”

有咲软弱的样子让香澄心动了。

“所以才不想来学校的……”

“嗯？你说了什么吗？没关系的小有咲。我会一直好好保护好小有咲的！”

“你、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啊！”

有咲红着脸小声抗议。

①库里横：原文为蔵弁慶，弁慶一般用来形容“只在某处很有威严，出去就变怯懦的人”。后面那个库横系女子原文是クラベン系女子。

“毕竟一直没来学校啊，我也很担心你的学习。没关系，我会教你的。”

“弁庆殿^①，咱也破例教教你吧。”

“给我等等！话说在前头，我脑袋可是很好使的。我可是有自信考试成绩超过你们两个人的总和的。”

“欸？你刚才说了什么吗？没关系，什么都不用担心。小有咲，教科书带了吗？快，第一节课是现代文。不用害怕哦。”

香澄开始积极地照顾有咲。

“知道了知道了，所以都说了我一点都不害怕啊！”

“弁庆殿，用一样菜来交换咱的护卫吧。”

第一次来学校的不来校学生、Sta 子和光脚丫聚在一起吵吵嚷嚷的。

正当其他学生偷偷把注意力转向班级里的这片喧闹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踏入教室，看到不来校学生，也瞪大了眼睛。

听我说，我在班级里交到了两个朋友！右边的那孩子来学校了。我们三个要组乐队了！那个，另外一个人是个奇怪的忍者——

香澄笔触坚定地在课桌上开始书写留言。

是因为“她”的帮助，她想。香澄只会写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但是“她”总是会鼓励自己，给自己建议。

香澄觉得很幸福。她从未想过能够三个人并排坐在一起上课。星星为她们指明起点，这条道路将会通往什么样的梦呢。

从窗户吹进来的风使人心旷神怡。这阵风与昨天为止的风的色彩都不相同。风轻拂过香澄的刘海。

右边的有咲仍然紧张不已。再旁边的里美在睡觉。香澄把视线收回课桌，悄悄地又加了一行字。

我叫 Kasumi^②。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①弁庆殿：原文为ベンケー殿。

②Kasumi：原文用的是片假名的カスミ。

#04 梦同你邂逅而生的旋律♪

兔耳 Thunderbolt

花园妙

年龄：15岁

身高：164cm

担当：主音吉他

喜欢的东西：漫画、动画

讨厌的东西：没有

#04 夢とキミが**出会う** メロディ♪



从那以后，每到放学和休息日，三个人就会在仓库集合，进行乐队练习。

“哈，累得要死过去了。果然还是这里能让人安心啊——”

到达仓库后有咲立刻跟虚脱了一样，而她的第一句话也从来没变过。她摸了摸蹭过来的辛吉和巴尔，一时间回不过劲。

“……明天休息一天吧。”

虽说她现在来上学了，最初也只是一天隔一天地来。现在则是三天请一次假。请假的日子里她就会在家里练习键盘。

“加油吧，小有咲。明天我也会好好保护你的。”

“说什么呢。今天要是没有我的话，数学课的时候可就不妙了。”

数学课被抽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香澄答不上来，有咲就帮了她一把。有咲不去上学的时候也会一个人好好学习，和香澄里美这种超级笨蛋不同。

“……好了。那么准备准备吧。”

“我也去调音。”

有咲打开了电脑上的音乐软件，香澄则开始调音。她们打开连接键盘和麦克风的混音器的电源，然后等着里美回来。她到独居的房子拿贝斯去了。

“打扰^①！”

现在就算忍者女孩突然出现在身后，香澄也不会被吓到了。

“迟到了啊，你。”

“抱歉，路上受到了伊贺忍者的阻挠。”

里美从背来的琴盒里拿出了她那把可爱的粉色贝斯。

“对了。今天把咱家的屏蔽线带过来了——。你们快看！快看咱的粉色屏蔽线！”

里美好像特别喜欢粉色。一直戴着的发夹是粉色的，贝斯也是粉色的，屏蔽线也是……不，比起粉色更像……。

“比起粉色更像鱼肉香肠的颜色啊。”

①打扰：原文为頼もう，拜访他人家时请求引路的用语，多为武士用。

“好过分！师父好过分！”

“先不说那个，你那个卷线方法太烂了！要这么卷。八字卷！”

“早知道了！”

在秘密基地里度过的时间充实而又无比短暂。过家家一样的乐队练习每天都在进行。香澄和弦扫得越来越好了，里美弹的乐段增加到了两个三个，有咲的右手也一点点地活动开了。

奏响最初的轰鸣
BANG A GONG!

她们第一次翻奏的曲子是 T.Rex^①的《Get It On》^②。她们从仓库里发掘出来了这首歌带 ^{score} TAB 谱的乐谱和唱片，于是翻奏了这首歌。TAB 谱和一般的五线谱不同，它在视觉上表现出来了弹吉他或者贝斯时手指应该按在什么位置。

《Get It On》是 Three Chord 曲，也有键盘的部分，对于三个初学者来说最合适不过了。乐队名 T.Rex 听着很强劲，但主唱的声音却很柔软，这一点也很有趣。明明是只是一首歌，却是鲜活鲜活的！

三个人沉浸在第一首翻奏曲中。到了五月，她们又翻奏了其他曲子。

留 意
LOOK OUT!

她们又在仓库里找到了 The Beatles 的《Helter Skelter》^③的唱片和乐谱。三个人激动不已地放下唱针。那张纯白色的专辑通称白专^④。

“这是什么！好厉害！”

“还真是激烈的曲子啊。”

“挺好的不是吗！翻奏这首吧！”

①20 世纪 70 年代活跃的英国乐队，是华丽摇滚（Glam Rock）的代表。

②Get It On：为了防止和另一支乐队 Chase 的歌混淆，这首歌在美国被重新命名为《Bang a Gong》，也是其中一句歌词。

③Helter Skelter：成员 Paul McCartney 所作的有意制造出喧闹声音的歌曲，被认为对往后的重金属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④白专：专辑《The Beatles》，又叫《The White Album》。

那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乐队的，最为激烈的曲子。《Helter Skelter》似乎是“咕噜噜旋转的滑梯”的意思。

这首歌没有键盘的部分，有咲就用钢琴的音色弹和弦，敲铃鼓。至于翻奏曲的鼓点部分，有咲就在键盘里提前录制好乐谱里的内容，然后开自动演奏。这个似乎叫做合成鼓点。

嘎啦嘎啦砰！嘎啦嘎啦砰！

下一首翻奏的是儿童向动画《幽灵 Medal》的 OP 曲^①。

在讨论要不要翻奏动画曲时，香澄说到自己因为没有朋友也没有要做的事，傍晚早早回家，那会儿正好是儿童向动画的播出时间，就迷上了。“听起来有点摇滚啊！”有咲说，然后她们就翻奏了这首歌。

你们想要最棒的吧
YOU WANTED THE BEST!

她们也翻奏了《Detroit Rock City》，这是香澄和有咲第一次一起听的歌，是首节奏明快的 Shuffle 曲。

A G D A D G D A
我—的—小—小—歌—谣—啊—， 能—否—传—达—出—去—呢—，

她们还三个人一起演奏了 Twinkle Stardust。

“大家的声音合在一起，好开心！”

“唔姆。修行还是不太够吧。”

“我也要快点学会用左手啊。”

接下来练比较像女子高中生会弹的曲子吧！三个人这么说着，一起去书店去找乐队总谱了。香澄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曲子的乐谱，很感动。

《向着阳光》^②、《Don't say "lazy"》、《香格里拉》^①、《你所不知道的故事》、《雀斑》^②、

①《幽灵 Medal》的 OP 曲：根据“儿童向动画”，名字以及 OP “嘎啦嘎啦砰”的歌词，网络上有人推断《幽灵 Medal》的原型即《妖怪手表》。
②向着阳光：ヒカリへ。这里应该是 The Babystars 的歌，动画《海贼王》的 OP。

《God knows...》、《天体观测》、《空色 Days》、《接吻 Diamond》、《Connect》、《banana chips》^③、《狮子座》^④、《OniRock Zest》^⑤、《天狼星》^⑥、《小小恋歌》、《轻飘飘时间》。^⑦

这之中有可以弹的也有目前弹不了的，但是她们每个人都在进行个人练习，然后从大概能弹的歌开始合奏练习。虽说步履不快，但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在提升。三个人的合奏水平也在一点一点进步。

一般的女子高中生乐队会在练习室或者轻音部的活动室里练习，没有几支乐队会像她们三个一样把仓库作为据点。无论何时，在秘密基地一般的仓库里度过的时间，总是那么愉快而充实。

“我们是仓库 Party 呢。”

“唔姆，正之谓仓库一族。”

“也是，那就在正式出现在世人面前之前，我们就先自称仓库 Party（暂定）吧。”

“仓库 Party！简称 Kurapa！”

“土了点，嘛也不错。顺带一提咱推荐‘热蛋糕’。”

无视掉热蛋糕，三人乐队暂时定名为了“仓库 Party（暂定）”。

“什么时候能创作原创曲就好了——”

“唔姆，作首叫手里剑・闪电的如何？”

“作不出来的好吧！”

学校的午休时，Kurapa（暂定）的几个人一边吃便当，一边聊着天。

“再增加几个成员的话，什么时候也想开场 Live 啊。在学园祭上啦，LiveHouse 里之类的！”

“唔姆，有目标人物吗？”

①香格里拉：シャングリラ。这里说的可能是日本女子乐队 chatmonchy 的歌。动画《働きマン（工作狂人）》的 ED。

②雀斑：そばかす。歌手是 judy and mary，动画《浪客剑心》ED。

③banana chips：可能是 1981 年结成的日本女子乐队“少年 Knife”的歌。

④狮子座：ライオン。歌手是 May'n 和中岛爱，动画《超时空要塞 F》OP。

⑤OniRock Zest：オニロック・ゼスト。是在中村航的另一部小说《オニロック（鬼摇滚）》中，作者自己写了歌词而且还在原文里配上了和弦的歌（虽然没有曲）。

⑥天狼星：シリウス。歌手是蓝井艾露，动画《KILL la KILL》OP。

⑦这部分注释部分参考了 <http://blog.livedoor.jp/riot2850/archives/11618528.html>。

“没有……”

“四个人？还是五个人？”

“我觉得五个人好。还差主音吉他手和鼓手。”

“五人编队吗——。这样好！”

“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把技术提上去。这更重要。”

那天三人为了畅饮初夏的风，午饭后她们来到了屋顶。

花咲川高中校舍的屋顶在午休时是开放的，但几乎没什么学生会来这里。大概是因为通向屋顶的楼梯位于校舍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吧，或许本来就没有人知道那里是开放的。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里美经常溜上来，香澄也不会知道。

通向屋顶的楼道光线昏暗，但逐级走近透光的窗口，便愈发明亮。

“哦呀？”

里美说道。

“好像有什么声音”

“嗯？……啊，真的，是什么呢。”

三个人驻足在靠近房顶门的平台上。

“这个……听起来是吉他啊。”

身边没有外人的时候，有咲的声音就恢复正常了。

三个人相视颌首，蹑手蹑脚地靠近了门。她们侧耳倾听从门缝间透过来的声音。是木吉他流水般的声音。

温暖的、叫人眷恋的音色。然后这首曲子是……

“你们听，这是……”

香澄很惊讶，但还是压低了声音。另两个人点了点头。

“是叫‘Blackbird^①’吗？弁庆殿。”

①Blackbird: The Beatles 收录于白专的歌，由 Paul McCartney 创作。

“对。‘白专’里收录的。”

Blackbird——。

就在前几天，三个人在仓库里放下唱针时，她们听到了这首歌。美丽的、可爱的、静谧的，木吉他伴奏的曲子。木吉他那讨人喜欢的旋律像是和歌声分离开来了一样，是一首不可思议的曲子。

世界上最有名的乐队的，最为温柔的曲子——。

“吉他弹得真好啊。”

“嗯。”

香澄完全不觉得她现在有能力弹这首曲子，甚至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弹。大概不是用拨片，而是用手指弹奏吧……。

“是谁在弹呢。”

“去看看吧。”

“嗯，我也很在意。”

里美尽量不出声地拧开把手。缓缓打开大门，三个人走上了屋顶。好耀眼——。

温柔的音乐仍在继续。

在离门远一些的栏杆前，她们看到了一个女孩子的侧影。她坐在两层栏杆前的稍高处弹着木吉他。她抱着吉他的侧影清澈，那三个人不由得看呆了。

她的手指飞舞，拨动琴弦。

弦的振动震颤了空气，然后乘风飞扬。温柔的声音向着耀眼的天空飘散开去。

轻快的、温暖的、爱怜整个世界一般的、恬静的音色。

静静向着天空展翅飞去的，Blackbird——。

香澄出神地看着那个女孩手的动作。……好厉害。

她的左手反复富有节奏感地改变位置。有时她会让 G 和弦中的空弦持续发出声音。她的食指轻快地拨着一弦和二弦。Black……bird……有时她的口中会漏出一些词句。

那是个手脚修长的漂亮女孩。她的长发时而被风拂动。多美啊，香澄看着她的侧影想。

有咲拽了拽香澄的袖子。她回过头去，看到有咲点了点下巴示意“回去吧”。

三人轻手轻脚地关上门，走下了台阶。

“真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唔姆。跟师父和弁庆殿这样的小矮子完全不同。”

“你说什么。明明是跟你这种蠢货^①完全不同。”

她们绕回到平台上，接着下楼梯。

“……那个。”

走在最后面的香澄停下了脚步。不知为何她对接下来要说的话感到紧张。

“我们是在找主音吉他手吧。”

有咲和里美也停下了脚步，在楼梯中间回过了头。

“那是……实际上我也在想。”

“咱没想。”

“没你事。”

原本靠在扶手上的有咲直接坐在了台阶上。里美和香澄也分别在她的上方和下方坐下了。

“香澄儿觉得呢？要邀请那个孩子试试吗？”

PARTY
“……如果同伴增加了当然会开心……但是她会答应吗？”

“那种的不去问怎么可能知道啊。只不过，嘛，实力差距太大了。她看起来已经弹了好多年吉他了。”

“嗯，弹得很好。怎么说呢，很有表现力。”

“我们应该要等水平再提高一些，再去邀请她吧。”

①蠢货：原文为すつとこどっこい。是不太好听的骂人话。

“大概吧……”

虽说已经进步不少了，但她们到底还只是刚学了点皮毛的外行人。

“嘛，说是要邀请她，不过我们连她的名字和年级都不知道啊。”

“咱知道哟。”

“欸欸！？”

两个人惊讶地看向里美。

“她是隔壁班的，名字叫花园妙。平时都穿卫衣。两旁班级的学生这种级别的，咱可是全都调查过了。”

“真的假的！忍者第一次派上用场了！”

“里美美好厉害！”

对香澄而言，隔壁班就跟国外差不多。

“花园妙每天都会背着吉他来学校。”

“欸——！为什么？”

“不清楚。咱也是第一次看见她在学校里弹吉他。”

平时又不会在学校里弹吉他，那么是为了什么带过来的呢。如果是别的乐队的成员的话，估计也很难再把她拉进她们自己的乐队了吧……。

“嘛，关于主音吉他的事再说吧。差不多该上课了。”

正当有咲站起身时，里美制止了她。

“怎么了？里美美？”

“……木吉他的声音中断了。”

“欸！你听见了！？”

香澄想都没想就向上看去。她先听见了关门的咔嚓声，接着是有谁冲下楼梯的脚步声。欸！为什么要这么急——等等好快！欸欸！啊啊！

绕下台阶的女孩子“咣当——”一声和香澄撞在了一起，身后的有咲和里美赶紧支住

了撞成一团的两人。

“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啊！”

花园妙发出了狼狈的声音。

“对对、对不起！是、是自己^①太笨拙了！”

她红透了脸，一个劲地点头哈腰，然后就那样势如脱兔地冲下了楼梯。好快！

她背着一把大木吉他盒的身影马上就消失了。

“那个，等一下！”

那里只留下了被丢下的香澄的声音。她是打算说“等一下！”的，但或许自己只是默念了那句话而已。这里才是抱歉，自己这么傻站在原地——

“对不起……虽然说晚了。”

“好快。真了不起。”

“总感觉……和弹吉他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啊。”

三个人面面相觑。

香澄轻轻嗅了嗅那个女孩子留下的清香。

令人眷恋的、温暖的、向日葵一样的香味。

♪

在仓库里她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孩子，这时她们就拿出白专听《Blackbird》。只是看着转动的唱片，心情就会沉静下来。

无论如何都想弹得更好！三个人不断反复练习。原来她们弹不了的曲子现在能弹了，翻奏曲的范围也变广了。

“企划名为‘BanG Dream!’。”

那一天，站在仓库的正中央，有咲打开了笔记本，开始叙述对乐队的构想。

①自己：花园妙第一人称是“自分”。

“我们什么时候去击穿梦想吧。”

有咲所指的笔记正中间，用类似商标的字体写着“BanG Dream!”

“唔姆。但是弁庆殿。这个‘BanG Dream!’是什么呢？”

里美带着平日没有的严肃表情向有咲发问。有咲则催促香澄进行说明。

“那个，那边不是挂着一个‘夢’吗？”

香澄向里美说明了自己第一次拿起吉他的那天的事。那天她和有咲玩闹着跳着舞，最后她拿起吉他，做出了击穿“夢”的姿势。那个时候，香澄说出了“BANG! DREAM!”

“是吗……。既然师父是偶然之间说出那句话的，那还真是奇遇。”

“奇遇？什么意思？”

“因为你看，咱在这里刻了同样的话啊。”

里美从挂坠里取出了拨片，把它背面朝上放在地上。拨片的背面上刻着歪歪扭扭的“BanG Dream!”

“……欸！？”

“是真的！”

“为什么！？里美为什么写了这个？喂，为什么！？”

有咲急不可耐地向里美发问，架势都有些咄咄逼人。

“嗯？咱是觉得这句话又摇滚又帅气。不想忘记那个时候的感觉……也有这个因素。”

“什么意思？”

“那时候咱还是初中生。所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虽说也不是那么遥远的事，里美放远目光开始了讲述。

住在兵库的里美经常去老家附近的 LiveHouse。有一支名为“The Ninja”的乐队在那家 LiveHouse 有定期演出，她很喜欢那支乐队，尤其向往用低音支撑同伴的贝斯。

“那家 LiveHouse 的墙上写着‘BanG Dream!’……”

去年的夏天，那家 LiveHouse 关门了，里美再也见不到她最喜欢的乐队了（那支乐队似

乎以此为契机去了东京发展)。

在变成了空地的 LiveHouse 遗址上，里美久久伫立。她在四周寻找那块写着“BanG Dream!”的墙壁。遗失的梦……。最喜欢的 The Ninja……。向往的音乐……。

里美站在那里，起誓要成为顶尖的贝斯手。家庭环境正好也允许，于是她决定来东京上高中。

“咱太想全部记住那时的感觉了。”

她在拨片上刻下了“BanG Dream!”的文字。她回想着 The Ninja 演奏过的一个乐段，埋头苦练。里美第一次在仓库里演奏的就是那个乐段。

“是这样啊……。关了门的 LiveHouse 的墙壁上写着那些文字……”

有咲闭上眼，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辛吉和巴尔同时“喵”了一声。

“这算什么呢。是命运呢，还是偶然呢……”

有咲缓缓睁开眼。

“我还有件事没有和香澄儿说过。”

有咲带着认真的表情，拿出了一本破破烂烂的、褪色的笔记本。

“我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本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一步登天笔记”。香澄和里美端详着这本笔记本。封面上留下了很多潦草的内容，翻开来看，里面的书页上也满满地记着很多同样毫无脉络的笔记。

“这是我的爸爸，也就是 Random Star 的主人，和吉他一并封印起来的笔记本。”

“欸——!”

香澄翻笔记时注意到了，笔记里写着“UP OR DOWN? 不要忘记为心调音”“能够掌控 Three Chord 的人就能掌控世界”“最重要的是意志与勇气”“Marshall 之壁”“和晶体管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Brown Sound”这些话。有咲曾经说过这些话。

“我小学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

有咲娓娓道来。

有咲的父亲过了四十岁后才遇到有咲的母亲，所以母亲一点都不知道他曾经弹过吉他。他成了这个家的入赘婿，又因为身体病弱，他开始给当铺帮忙。一直到现在，市谷家的母亲

也还在外面工作。

“也就是说，嘛，虽然是个让人觉得没出息的爸爸……”

有咲笑着说，爸爸有时会把视线投向远方。他会在仓库里放唱片给她听，给她弹吉他，对她来说他是个非常温柔的父亲。

“然后接下来就是正题了。”

有咲哗啦啦地翻着“一步登天笔记”，翻到某一页时停住了。那一页上画着五线谱，上面记有一段旋律。

“……这个是……”

“对。所以香澄儿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很震惊。”

谱面上方记标题的位置上，写着“BanG Dream! (击穿梦想吧!)”。那是香澄架上 Random Star 后，不自觉地说出的话。

“你们看这里。”

有咲指向五线谱上的一处。谱面上只有旋律，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标上了类似歌词的文字。

In the name of BanG_Dream! Yes! BanG_Dream!

“这个‘In the name of BanG_Dream!’是什么意思？”

“咱知道。‘名字里面有 BANG DREAM’的意思。”

“错了。是以‘^{バンドリ}BanG_Dream’之名的意思。”

“早知道了!”

“以‘BanG_Dream’之名……吗。”

香澄觉得那句话是自己不自觉说出来的，但又是不是在哪里听到过呢……。

“我调查了很多，发现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叫这个标题的曲子，也没有店或者书叫这个名字。”

“那么就是说，这首曲子是……没有作完的曲子？”

“嗯。我把旋律输进去了，听一下吧。”

有咲打开笔记本电脑进行操作。合着节拍器的声音，钢琴的旋律传了出来。

香澄对照着笔记本上的谱面，用手指一小节一小节地指过去。她知道 In the name~那里的旋律和歌词是相对应的。到 Yes! BanG_Dream!时，她轻唱出了声。

“我觉得这是一首好歌。”

刚才一直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的有咲，缓缓地回过了头。

“所以，我说，大家一起来写完这首歌吧？”

“嗯！写吧！”

香澄气势十足地答道。

“这样很棒啊，小有咲！”

“不错的样子。以 BanG_Dream 之名！”

辛吉和巴尔慵懒地“喵”了一声，像是在说：哦——哦——你们这帮家伙还真是干劲十足啊。

♪

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

仓库 Party 在练习翻奏曲的同时，也在进行《Yes! BanG_Dream!》的完成工作。但是因为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和弦进行，她们一筹莫展。

香澄的使命是“作词”。

小 Saaya^①，我接下来要作词了。

——是嘛！小 Kasumi 看起来很擅长写词啊。

欸——为什么？因为很阴暗？因为总是做梦，看起来会写诗？

①Saaya：原文是片假名的サアヤ。

……嗯——怎么说呢。绝对没有什么恶意啦，但是总觉得那些不擅长和人交谈、不擅长处世的人所写的东西，更能够让人信赖。

你的意思是……。不过不擅长和人交谈这点，我确实对自己很有自信……。但我只会写些傻傻的歌词啊。

——傻傻的是怎么样的？在这里写几句看看吧。

蓝天之下，污迹斑斑的广告牌也很美，然后人来人往，之类的……。

——放轻松！小 Kasumi 肯定能写出好歌词的！

香澄和有咲不一样，是个超级笨蛋，必须得好好听课才能考好，但是这些天她一直在悄悄地写词。六月中旬的教室里，《Yes! BanG_Dream!》的歌词安静地趋于完成。

最开始她想得太钻牛角尖，什么都没写出来，但和 Saaya 对话过后，词句一点一点地涌现出来了。她抓住了那些能扣上旋律的词句。

Saaya……。她低声念出前些天“她”告诉自己的名字。

小 Saaya……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一天，她想着“她”，在仍然空白的地方填上了词。

教室的课桌之上 所铭刻的你的梦

一定能够恒远炫目 FINE!

或许完成了。

在星星的指引下，香澄所邂逅的，所孕育的事物——。

想在什么时候邂逅的事物。现在正在驱使香澄的事物——。

那是星期五的第五节世界史课。《Yes! BanG_Dream!》的歌词，或许就这样完成了。

♪

“完成了！？你这不是很厉害吗！给我们看看吧！”

“不，还有些地方想修改一下，再稍微等段时间吧。”

“什么啊，这幅自命不凡的样子。”

“不是这样的……而且很害羞……”

“说什么害羞，这可是你要唱的。”

“嗯，我也知道……”

“师父难道是怯生的那种人？”

“现在才！嘛要说也确实怯生。都到了给日常生活造成障碍的等级了。”

“早知道了！”

学校里，三个人喋喋不休地聊着天。

“那么为了庆祝歌词完成，我们去吃鲷鱼烧吧。”

一离开学校，有咲就发出了正常的声音。

“好啊！走吧！”

“遵命！”

三个人走向江户川桥那边的地藏通商店街。浪花家的鲷鱼烧都是一条一条做出来的天然物。那种一次性做好几条的那种似乎叫养殖物。

三个人一人买了一条鲷鱼烧，向新江户川公园走去。

里美和有咲是从头开始吃的，而香澄是从尾开始吃的。不管从哪头开始吃都很好吃，但最后也都会吃没。

“不过就算写完歌词了也演奏不成啊——”

有咲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抱怨道。

三个人在乐队排练的间隙，为了《Yes! BanG_Dream!》的和弦费劲了千辛万苦，但是还是一筹莫展。音乐仍在远方，模糊不清。

小孩子们精神地大声呼喊跑过。香澄眼神还是呆呆的，而里美突然抬起了头。

“哦呀，好像听到了什么。”

香澄侧耳倾听，但什么都没有听到。里美站起身，向什么地方走去。

“等等，你要去哪啊。”

有咲和香澄站起身跟上了里美。

“……唔姆，果然是吉他的声音。”

“吉他！？”

声音终于传进了香澄的耳朵。乘着风悠悠飘来的，正是木吉他的音色。

锵啷。

三个人被那温柔感伤的声音吸引了过去。放眼看去那边有两个大滑梯台，小孩子们聚在一起仰头看着滑梯台。

“……呐，她是……”

听见有咲的低语，香澄点了点头。

两个滑梯台之间的地方就像一个单人舞台，一个穿着卫衣的女孩子正在上面弹吉他。她正面带微笑，用指甲弹着木吉他。

“是花园妙吧。”

“……嗯。”

弹吉他的正是花园妙，那个午休时在屋顶上弹吉他的漂亮女孩……。三个人和中午时一样，注视着她的侧影。

她奏出的声音，同公园里的树与晴朗的天空相溶。孩子们带着沉醉而又充满期待的表情看着她。

锵啷——曲调突然发生了变化。

同时孩子们也蹦着吵嚷了起来。他们发着怪声，唱着，来回跑着，还有的跑到她身边，

再从滑梯上滑下来。

“……是幽灵 Medal。”

香澄忍不住出了声，有咲也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是香澄她们翻奏过的曲子，现在她正在用木吉他弹奏。

她一边弹吉他，一边还不时抽出手来和孩子们击掌。孩子们看起来已经和她很熟了。

“真可爱。她经常在这里弹吗？”

“很有可能啊。所以才每天带着木吉他来学校吧。”

“唔姆，干得漂亮。真是好部下。”

之后她也弹了几首儿童向的曲子。藉由音乐，她和孩子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三个人守望着这样的场景，心头暖暖的。

“——最后一首曲子了哦。”

她小声说道。两个小孩从滑梯上滑了下来。

她开始扫起了弦。这首曲子节奏感很强，孩子们跟着一起蹦蹦跳跳了起来。

嗯？这是？

最初只是注意到了那么一丝丝。

不，那种事是不可能的吧，她摇了摇头。但是每当那根意识的丝线被拉紧一次，就确实实地变得更粗了一些。但是……。不，那种事……。

香澄对那段音乐莫名熟悉。那段音乐靠近了她所要找寻的东西的核心，那份“不可能”的怀疑转变成了确信。这是……这首曲子是……。

为什么……。

她一直在找寻的东西……竟然在这里……。

怦、怦、怦、怦、怦。心脏高鸣了起来。她被吸引过去了。香澄被木吉他的音色吸引着，恍惚地向前走去。

女孩温柔地、坚定地弹着吉他。香澄站在孩子们的身后，仰头看着弹吉他的女孩。

轻快的扫弦声直抵香澄的胸膛。在经过数次的反复后，香澄合着最后一段乐句轻唱出了声。

In the name of BanG_Dream! Yes! BanG_Dream!

果然。香澄的心脏猛地一震。

香澄的歌声和女孩的演奏调和在了一起。旋律邂逅伴奏，化作音乐彼此相溶。但是，为什么……。

女孩最后一个弹响的音逐渐衰减。

香澄和她对上了视线。香澄不知道她的歌声是否传到了女孩那边，但是女孩也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有咲和里美跑向香澄那里。孩子们渐渐四散跑开了。

香澄和女孩四目相对，时间仿佛凝滞了一般。在香澄耳朵的深处，她一直在寻找的那遥远的音乐仍在回响。

“那……请、再弹一遍。”

香澄忍不住请求道。

女孩仍然是一副吃惊的表情，最后，无言地点了点头。

她重新架好吉他，把拨片向下一扫。

那坚定的扫弦声引导着旋律。震动的空气联结了她与香澄两个人。香澄向前迈出一小步，开始唱起那首歌。



即使低头前行 也会找到星星的碎片

这样的话 总有一日 一定能够与你相见

上课时 在窗户的彼侧 云缝透出耀眼的光

一定能够见到更加晴朗的天空 SHINE!

坚信总有一日会邂逅梦想 怦然心动时时不止

满溢而出的念想 仅藏在自己心中

继续等待迈出步伐的你 怦然心动时时不止

catch up! my wish! jump out! your wish!

fly high! 拿出勇气吧

来吧，飞奔出去吧！敲响明日的大门

解放无敌最强之歌！

让我听见只属于你的真挚之声

梦与你邂逅而生的旋律♪

In the name of BanG_Dream! Yes! BanG_Dream!

香澄感到一阵眩晕。她甚至觉得那不是自己在唱歌。歌声邂逅、调和、变化。像是被谁牵引着一样，被什么了不得的事物守望着一样，歌逐渐变成了前路的“梦”。

两个人无言相视。

女孩的眼睛在闪光。她的眼眶中泪水簌簌落下。

香澄恍惚地呆立在那里。怦、怦、怦、怦，她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刚才在她们身上，发生了怎样一个奇迹呢……。

“……呐，花园妙同学。”

有咲也踏上前去一步，站在了香澄身边。

“我也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是总之我很感动。非常感动！”

然后，有咲像是用尽了自己的全力一样说出了那句话。

“我说，和我们一起组乐队吧！”

“……乐队……”

女孩动了动嘴，擦了擦眼睛。三个人等待着她的回答。

香澄和有咲想到了一起。她想和那个女孩一起组成乐队，甚至觉得她应该和她们一起组乐队。里美也拼命点着头。

“小妙^①，你会弹电吉他吧？”

“……电吉他……”

她低声说，又擦了擦眼睛。

“自己——”

①小妙：原文是たえちゃん。

之后的话就没有听到了。她手忙脚乱地把吉他放进箱子里，然后就那样冲下了香澄她们对面的台阶。

好、好快！她势如脱兔地逃走了。

“等等！”

有咲的声音徒劳地响着。

里美捡起了少女落下的拨片。

拨片上画着一只兔子。

♪

星期一的午休时，三个人来到了隔壁班。

归还兔子拨片只是个借口，实则是想问妙一些事情。无论如何她们都想和知道那首歌的她一起组成乐队。就算她不同意，也想弄清楚理由。至少想再一起演奏一次《Yes! BanG_Dream!》。

由香澄领头，三个人站在了隔壁班的门前。库里横系女子有咲不可靠，里美又是奇怪的忍者所以不行，这种时候只能靠香澄努力一把了。第一次踏进别的班级，香澄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她寻找着穿卫衣的妙的身影，然后靠近了她。

香澄手足无措地把兔子拨片递了出去，低下了头。感觉像求婚一样。

“然后……和我们一起演奏音乐吧。其实……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

她没有看对方的眼睛。这时周围传来窃笑声。她抬起头一看，眼前空无一人。空气求婚！

“欸？欸！？”

她慌忙四下搜寻妙的身影，发现她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了教室门那里。香澄只能呆呆地目送她远去。好快……。

放学后她们又来到了隔壁班，但是并没有找到她。以防万一她们又去了一趟屋顶，但也没有。去那个公园找，也没找到。

“小妙到底逃到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啊……”

第二天的午休，香澄她们刚从隔壁班的前门进去，妙就从后门一溜烟地出去了。放学后香澄试着去和她搭话，她又飞速逃走了。第三天她们也在校舍里转来转去寻找妙。但是别说和她说话了，连看都很难看到她，第四天也是如此。

“她是金属史莱姆吗！”

在梦之仓库里，有咲怒声说。

“确实好快。连咱也追不上。”

“到底怎么才能……”

“追赶无用。只能诱骗到什么地方然后把她关起来了。”

里美说出了危险发言。

“里美说得对。该制定作战计划了。”

两个人难得意见一致，开始制定起了什么作战。

“……欸，就算这么做……她会来吗……”

虽说觉得这个作战有些胡来，但那两个人还是决定这么做。似乎是打算一天不行就干上几天。

“以眼还眼！以白专还白专！”

“遵命！这就是所谓的，龟兔赛跑乌龟也能赢吧。”

两个人牢牢地挽住了手。乌龟是在说自己吗……。

两个人就像日珥一样熊熊燃烧。

♪

“不！不要走！”

面对抽抽搭搭的花园妙，吉他之神^{大叔}温柔对她说：

“不要哭，小子。别看我这副没出息样，怎么说我也是个大人。追悼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暑假也总会结束的。”

“不要！不要走！不要！不要！”

妙听不懂吉他之神在说什么，只知道嚎啕大哭，一个劲地发泄自己的情绪。

“漫长的旅行结束了。我必须向西前进了。小子，拿好这个。听好了？这里面装着‘一切’。”

神轻轻摸了摸仍在嚎啕大哭的妙的脑袋，递给她一个白色玉手箱^①。玉手箱上写着“bai se zhuan ji^②”。

“不要！不要这种东西！不要走！”

“真是无理取闹的小子啊。那没办法了。我破例和你定个‘约定’吧。”

神拿出了纸笔。妙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刷刷地写下吉他的和弦谱。

“小子，什么时候你要弹会这个。弹会了之后，应该就能遇到了。”

“遇到神吗！？还能再见到神吗！？”

“不是。应该会遇到你的‘梦’吧。”

“——啊，等等！”

神乘上了陆龟的背，再也没有回头。

神背着鲜红的老吉他远去了，只有玉手箱和纸还留在妙的手里。

遥远的音乐回响着。

同渐沉的夕阳一起，她听见了遥远的音乐。

“——等等！不要走！”

正当她要再一次喊出声时，她睁开了眼。

这里是哪里！？这块天花板她从来没见过。

①白色玉手箱：原文是白い玉手箱。“玉手箱”语出《浦岛太郎》，有“收藏重要物品的小盒子”之意。

②bai se zhuan ji：白色专辑，原文用的是平假名的ほわいとあるばむず。

一时间她一头雾水，不过她马上就想起来了。下午的体育课上，妙在站起身时突然晕倒了，被送到了医务室。然后她就在睡在了医务室里，做了那个梦。

她昨天一晚没睡，但仅仅如此就倒下，也太难为情了。前天她也熬夜了，但是在课上和上下学的路上她都大睡了一顿所以没事。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她必须要抓紧时间。

妙从床上坐起身，擦去了还挂在脸上的泪水。她好久没有做过这个曾做过数次的梦了。

那个时候，她突然听见了遥远的音乐。那音乐就像梦的延续一般。

医务室的窗子只开了一半。她身上还挂着汗，吹着风很舒服。断断续续的音乐乘着风飘了过来。

是轻音部吗？妙想，把身子从窗户探了出去。不是。吉他的声音是从上面倾注下来的。然后这首歌是……！

妙站起身，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医务室。她要去弄清楚。她焦急地跑上通向屋顶的楼梯。那遥远的音乐越来越近了。

在通往屋顶的门前，她确实实地听见了。跃动的音色溢满了她的胸膛。

“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半音下行滑音——。

那是妙视作珍宝的 The White Album 的白色玉手箱里的曲子——。

Helter Skelter!

她忘我地冲了出去。一推开门，大量的光就撞在了她的视网膜上。

好、好耀眼——。

在光的彼端，有个女孩正在弹吉他。她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形状的吉他。

身后传来了门被关上的声音。有人说了些什么。她已经想不太起那时候自己怎么了。

女孩奏响了吉他，高喊了一句什么。

顿了一拍，又喊了一句什么。

妙的意识逐渐远去。

♪

“……那个，还是别干了吧。被老师发现的话会被骂的。”

“没关系的。这种音量还没有大到会被听到的程度，而且有里美看门。”

“嗯——但是……”

香澄还有些犹豫，但她一装备上吉他，情绪马上又高了起来。电池驱动的迷你音箱有些破音，但意外地也能发出不小的声响。

花园妙之前在这里弹过世界上最有名的乐队的最为温柔的曲子，Blackbird。那么为了把她引诱到这里来，就弹这首曲子吧。

世界上最有名的乐队的，最为激烈的曲子，Helter Skelter！在仓库里她们第二首翻奏的曲子，Helter Skelter！

从香澄情绪高昂地弹起这首曲子开始，过了多长时间呢。突然，一直在看门的里美从平台奔回了屋顶。

“来了。兔子接近中！”

“真的吗！”

有咲和里美按计划站好各自的位置。香澄下意识地停下了手，然后再次从前奏开始弹。闷音，滑弦向下，最最帅气的序曲！

随着“嘎锵！”一声，妙一头闯了进来。

香澄用一个无定向滑弦止住了音。在那个瞬间，里美和有咲锁住了门。

然后，对着一脸困惑的妙，香澄按照有咲的指示，喊出了那句话。

“呐，小妙！你想要最棒的吧？”

她“锵”地弹响了吉他。

羁绊
“来一起演奏音乐吧！”

香澄饱含真心地喊道。但是状况有点不对。

花园妙突然全身脱力，快要倒下之时，里美敏捷地冲过去支住了她。她慢慢地整个人靠

了在了里美的怀里。

“喂你、你没事吧？”

有咲慌张地叫道。香澄拿下吉他，奔向女孩身边。

“小妙！小妙！？”

“……抱歉，我没事。一下子被光晃晕了而已！”^①

妙解释道。她用着一口奇怪的敬语。她转了转眼珠，然后看向香澄。

“对不起，你身体不太好吧。我们还这么追着你跑，对不起。”

“不，我没事！身体可结实了。结实得可以吓到各位。”

这个女孩人很可爱，但说话方式却很奇怪。

“真的没有问题。非常抱歉让各位担心了。自己……只是自己……”

妙靠在里美的怀里，突然开始了叙述。

“Toyama Kasumi 同学……啊，这边调查了一下姓名。自己在公园听到了 Kasumi 同学的歌，深受感动。自己所知道的那首歌是没有旋律的。但是没想到那首歌竟然有人会唱……深受感动……”

^①她说话时经常会有~っす（su）的句尾。一般认为~っす是由敬语的~です演变过来的，是一种比较男孩子气的口癖。中文翻译很难体现出来。



妙簌簌落泪。简直像临终的告别。

“然后事到如今想起来了。自己至今为止……一直在寻找那首歌……那个旋律……”

香澄点着头，也快要哭出来了。

“我们也是。我们只有^{旋律}歌，所以一直在寻找^{和弦}伴奏……”

“Kasumi 同学……谢谢你……”

“……小妙，我们才应该谢谢你……”

香澄落下了无限感慨的泪水。

“兔子殿……干得漂亮。”

里美也一边点头一边落泪。三个人视线相交，感慨之情更深一层，忍不住号哭出了声。

“给我等等！这是什么闹剧啊！”

有咲横插进对话。

“比起这个，小阿妙^①。为什么一看到我们就逃走了？”

“那是因为！自己无论如何和都太想和各位一起组乐队了！”

妙擦去眼泪，抬起了脸。

“太想一起组了？”

有咲露出了“哈？”的表情。

“非常抱歉。Ichigaya Arisa 同学……啊，这边调查了一下姓名。Arisa 同学和自己提到了电吉_レ他，但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碰过，然后……就仓皇之间买了一把……”

妙靠在里美怀里，咬住了嘴唇。

“如果不练习的话……。现在也是……。必须要抓紧多加练习。从那以后自己每天都要练上十二个小时，休息日是十八个小时，但是还是完全不行！”

妙打算站起身子。

“对了，必须要去练习了……。再练习半年，能弹到完美之后，自己再来和各位好好打一次招呼……。那么再会。”

有咲慌忙制止了起身就要离开的妙。

“稍等！半年可等不了啊。现在就来一起组乐队吧！”

“欸欸！？可是……”

“话说回来，你大概是我们之中最厉害的了。我们才是，为了追上你必须得多多练习啊。”

“是啊，小妙！我们也会努力的，一起努力吧！”

“可以吗！？就算是这么笨拙的自己，也可以吗！？”

被眼泪汪汪的妙所打动，有咲的眼眶也有些湿了。

“小阿妙……”

“兔子殿……”

“小妙……”

①阿妙：原文为おたえ。

“各位!”

四个人抱团大哭，像是一场盛大的胡闹短剧。

花咲川高中的屋顶上，微风徐徐。

哭着哭着一直哭累了，她们笑了。然后，妙枕在里美的膝头上，睡着了。

♪

星期一放学后，四个人向仓库走去。

“各、各位就是在这里练习的……。能让自己拜访各位的秘密基地，自己、自己、自己不胜惶恐，快要哭出来了!”

“小妙……”

“兔子殿……”

三人视线相交，眼睛又开始湿润了。

“别闹了!”

有咲打断了她们。她已经开始接键盘的线了。香澄也赶紧开始给吉他调音。

妙用的是蓝色的 **Stratocaster** 型吉他。和香澄不同，她几乎不用调音器，而是用泛音调弦的，呼、呼几声。好帅气!

四个人的乐队练习非常动人。

香澄唱出旋律，妙拓宽音色，里美支撑声音，有咲为其添彩。

不可思议。妙热情洋溢的演奏加入了她们——最初还会这么觉得，但是下一个瞬间，那种感觉荡然无存。

缺一不可，那才是她们四个人的绝对声音。是我们的音乐!

以妙为中心，她们开始总和《Yes! BanG_Dream!》的编曲。妙已经弹这首曲子已经弹了数年，在她的帮助下，riff^①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完成。

①riff: 一首乐曲中反复出现的乐段。

“那个，你为什么会知道那首曲子？”

那之后香澄她们问了妙，为什么妙会知道记在一步登天笔记上的只有旋律的 BanG Dream!。

“自己有段时间寄住在神乐坂的亲戚家里。”

妙家在远离市中心的东久留米市，但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她被家人暂时寄养在了附近的亲戚家里。

“又没有朋友，每天只能去那个公园爬树。自己在那个时候遇到了^{大叔}神。”

有一天，新江户川公园里出现了一个年龄不详的大叔，从那以后他每天都会在那里弹吉他。

“请求他弹什么他都会弹给自己，也弹一些我不知道的曲子，很帅。然后自己也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学会弹吉他。”

妙成为了神的小弟，神有时也让她弹吉他。

“‘喂，小子，弹弹这个’什么的……。啊，当时自己是个短发的野孩子，好像被神当成男生了。”

暑假结束是，神把名为 The White Album 的 CD 送给了她。他说那里面汇聚了摇滚的一切，说那就是摇滚过去的一切。

“神说，漫长的旅行结束了。他要向西前进了。自己哭了，然后他就说再做一件好事。”

那是对未来的约定。神在笔记上写下了像配置表一样的和弦谱。

“说如果哪天学会了吉他就弹弹这个。说那样的话就能实现梦想。说能遇见美妙的梦。”

妙含着泪告诉了她们她同 BanG Dream! 的邂逅。

香澄一边唱着那首歌，一边想：我们是在 BanG Dream! 这句话的指引下相遇的。虽说不可思议，但这段邂逅只能用“指引”这个词来说。

以 BanG_Dream 之名
In the name of BanG_Dream!——。

在妙的教导下，她们一起思考、尝试、合奏，将那首歌变成她们自己的歌。

PARTY

♪

“那个——然后——其实有事想和各位商量……”

乐队练习的休息时间时，妙生怕冒犯她们似的小心地举起了手。

“欸，商量什么？难道是恋爱！？”

香澄一直很向往和可爱的女孩子谈关于恋爱的话题。

“马萨卡鲤^①？”

但是里美好像联想到了某种奇怪的鲤鱼。

“不，并不是恋爱……想问各位……对 Live 有什么想法……。”

Live
“实战吗……总有一天，吧。”

“是啊。要等鼓手加入，作出原创曲，到那之后再说吧。”

“Live 啊——”

香澄悠闲地说。

“现在还没想过在观众面前唱歌……。不过我要慢慢培养自信，哪天总得有勇气在观众面前唱歌。嗯，可能要花上几年，不过我会加油的。”

“是这样吗。实际上，自己……”

妙的动作有些忸怩。

“星期五回家路上，自己因为加入了乐队，很高兴，高兴得向自己的小学生小弟自夸了一番。说自己能够进行向往已久的乐队活动了。小弟的父亲是商店街的人，他就问自己，要不要在下周的庙会上出场？”

“欸——那，怎么了吗？”

①马萨卡鲤：原文マサカコイ。里美没有听懂香澄那句“难道是恋爱”。又，恋和鲤同音。

“说了要出场。不是的那时候自己正在兴头上了……一不小心就……”

“欸欸！？”

“等，怎么回事！”

“就看 ^{guarantee} 报酬 多少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妙就开始一个劲地道歉，香澄一个劲地困惑，里美一个劲地纠结报酬。站在这些人之中，有咲开始了思考。

“呐，小妙，不能拒绝吗？不能拒绝吗？能拒绝的吧？”

“看报酬！”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嗯，行啊。试试看吧。”

“欸欸欸欸！”

有咲看着惊讶不已的香澄。

“香澄儿，听好了？只有你一个人在害怕。反正总有一天要跨过这一关的。小阿妙，你也不要太在意了。”

“但是……香澄儿前辈她。你看，现在也是……”

香澄进入了精神恍惚的虚无状态。

“这个没关系。里美，上那个。”

“遵命！”

忍者敏捷地给给香澄背上了吉他。

“来！握住吉他拿出精神来！听好了？既然总有一天必须去做，这就是一次好机会。庙会上小不点儿和同龄人应该会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起在学校和 LiveHouse，难度会低不少吧。”

香澄拿起 Random Star，一点点地取回了隐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

“……嗯，或许如此。”

“好嘞！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要上了，各位！”

在有咲的号令下，仓库 Party（暂定）的成员握住了彼此的手。辛吉和巴尔注视着站起身的四个人。

“一、二、三，哇咻——！”

四个人齐声喊道。从第二天开始，她们开始了强化训练。

从放学开始，一直到夜晚，她们都在梦之仓库里进行乐队练习。中午的时候她们就聚在屋顶的平台上，思考歌单和演出服该如何设计。

星期六她们毅然决定在仓库合宿。星期天的一早上，乐队练习又开始了。最后三天，她们去了有镜子的大练习室彩排。演出前一天的星期六，她们穿好演出服，在仓库进行最终确认。

香澄还是对在别人面前唱歌有些不安，但她从未如此投入地去做过一件事。和最喜欢的同伴一起演奏最喜欢的音乐！使人雀跃无比的，使人抑制不住奔跑天涯海角的冲动的，无敌最强的 Rock'n'Roll！

然后，四人队伍迎来了庙会当日。

♪

四个人背着乐器走向商店街。

她们加紧了步速，背上的乐器也随之摇晃，但只有里美的乐器稳稳当当的。她走的是难波步，似乎是一种同手同脚的走法（信使、忍者和紧张的棒球高中生会这么走）。

“真的！好厉害！”

妙也走起了难波步，吉他的软包牢牢地贴在了她的背上。香澄和有咲也模仿了一下，但背上的乐器还是晃晃荡荡的。大概是因为她们和那两个人运动神经有差吧。

商店街上人很多。有块空地被留出来作为会场，她们到那里后放下了行李。离正式开演还有一会儿，Kurapa 的成员们便各按各自的兴趣打发这段自由时间。

妙带领着在公园里认识的小学生们四处逛小摊。她能把棉花糖做成兔子的形状，捞金鱼的动作也很快，小学生们对她敬佩得五体投地。

里美喜欢投环。投环扔着比手里剑自然得多，她轻松拿到了大量奖品，沐浴在旁人的喝彩中。每扔一次，不知为何周围人就会起劲地欢呼起“里美美”。

有咲装出一副平静的模样，然而人这么多，太阳又这么毒，其实她是想立刻回仓库的。不过当着香澄的面，她装作一副没事的样子逛着杂货摊。这时，她偶然间发现了一对星形的耳坠。

香澄则蹲在了放乐器的停车场的角落里。自己能不能唱好呢……不，不行……肯定会失败的……紧张得要死了……果然没法在别人面前唱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嘲笑我的……吉他主唱什么的太得意忘形了……会给大家添麻烦的……想逃跑……不，想变成蛤蜊……想消失……。

“哦哦——香澄儿，又躲起来了啊。”

是有咲的声音。

“没关系的啦！彩排也很完美不是吗？好啦，既然是庙会，就该好好享受啊！”

有咲拉起了香澄的手。

她说的内容听起精神十足，但香澄也听出来了她声音中的紧张。明明自己都是个极端的库横系女子，却还过来关心我……温柔的小有咲……。

“那个……谢谢。”

“说什么呢。走，去吃炒面吧！”

“嗯。”

软弱的两人相视而笑，一同向商店街走去。正前方传来了欢快的祭典音乐。

街道上有人在舞狮，合着祭典音乐的节奏激烈地舞动着。游客们为那美丽的跃动感欢呼喝彩。舞狮人张开了狮子头的大嘴，然后接着扭起狮身。

像是活的狮子一样，香澄默默赞叹。有咲也屏住呼吸，认真观赏着狮子舞。

“……嗯？”

香澄感觉到了异常。

“我说，小有咲！？那个舞狮是不是朝这里来了！？”

“……是呢……”

舞狮合着祭典音乐前行，一边扭着身子，一边靠近了这边。

“嗯？……不，欸、欸？”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更近了。过来了！好近……太近了！

凶神恶煞的狮子脸在香澄面前停住了。一瞬间，一切都沉默了。小学生们风一样地跑过。

“……那、那个、我、是……”

嗷呜。

香澄的头被狮子一口咬住了。世界瞬间坠入黑暗——。

在那短暂的时间里，香澄理解了世界的起源与人渺小的一生——才怪。但是她确实感觉到，在被狮子的大口解放的那一瞬间，自己重生了。

伴随着欢快的祭典音乐，舞狮逐渐远去。香澄呆呆地看着它的背影，目送它离去。

“……太好了啊，你。舞狮是可以咬走厄运的。”

有咲拍了拍香澄的肩。

“那个舞狮的，可不是什么凡夫俗子。”

“节奏感非常好。值得尊敬。”

里美和妙回来了。大概是被舞狮吸引过来的吧。

“差不多了啊。那么，玩乐的时间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正式演出了。”

三人相视颌首，但香澄仍然呆立在原地。

“这是刚才买的。感觉很适合香澄儿。”

有咲贴近了香澄的脸。

“戴上这个，无论何时你就都能和‘星之鼓动’同在了。”

咔的一声，香澄的右耳传来了细微的疼痛。

“香澄儿前辈，很适合你！”

妙摸上她另一侧的耳朵。咔。

“师父平时隐藏气息，就是为了这一刻的闪耀。”

里美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把深红色的星形吉他挂在了香澄的肩上。

“到舞台上师父就是咱的点缀了。无须有太大压力。”

“没关系的，香澄儿。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你身边有我们三个。”

“自己虽然笨拙，但无论前辈出了什么事自己都会全力跟随的！”

“……嗯。”

香澄抬了头，看向成员的、同伴的、朋友的脸。她们一直在对自己说，带着笑脸站上舞台吧。她们一直在对自己说，带着“自己能弹”的笑脸去享受“音乐”吧。

“我……我……”

香澄紧紧握住了 Random Star。

自己已经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四个人会一起站上舞台，然后解放美妙的“^{羁绊}音乐”！

“我！要变得比银河还要浩瀚！”

那一天香澄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那笑容和庙会的气氛极为相称。

“不错啊。我也要一步登天！”

“咱要成为传说中的里美美！”

“自己！自己是……自己是 Thunderbolt！”

四个人说着胡话，接着，披上了同款式的法披。

Kurapa 的成员走向舞台，开始舞台布置和音响检查。

♪

怦、怦、怦。香澄听见了鼓动声。

吸——吐——吸——吐——。怦、怦的鼓动仍在回响。

这里是商店街之外的某一小片空地，是用来举行街区内的盂兰盆舞大会的。虽说是特设的空间，也不过是简易搭建起来的一座高台，稍微在上面跳一下台子就会摇晃起来。刚才商店街的会长还在这里表演魔术。

已经到开场的时间了，底下还是只有三四个观众。他们坐在管状的椅子上，普通地打着瞌睡。

但这并不是客场作战。远处的商店街上人来人往。只要能吸引那些人就好了。而且——。

无论何时仰望天空，那里总是繁星闪烁。

香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怦、怦、怦。对她们重要的初次舞台要开始了。怦、怦、怦、怦、怦。现在，高声喊出那第一声！

“喂，各位！一起演奏^{羁绊}音乐吧！”

像是要割裂凝滞的空气一般，香澄放声高喊。

同时，吉他声奔走而出，键盘声高鸣起来，贝斯声低音蜿蜒。四个人释放出的最强音压，笼罩了整个睡眼惺忪的商店街。

十几秒间，声音如洪水汹涌。四个人相视微笑。一瞬间的喘息时间！

“Kurapa 的派对！开始了——！”

嘎啦嘎啦砰、嘎啦嘎啦砰、嘎啦嘎啦砰砰、嘎啦嘎啦砰——♪

四个人开始反复演奏《幽灵 Medal》的前奏。这个乐段直击小鬼们的大脑深处，激起了狼烟。妙的小弟们发着怪叫，争先恐后地冲向这片空地。

那之后又有很多小孩子们挤了过来，多得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再过了一会儿，一些带着婴儿的一家人也聚了过来。

“各位——！想要最棒的 Medal 吧——！！”

香澄带着满面的笑容，不断喊着一些叫人听不太懂的话。第一首是《幽灵 Medal》的主题曲，孩子们合着音乐蹦蹦跳跳，舞动了起来。商店街的空地上，热气的漩涡蔓延开去。

第二首曲子是《Ob-La-Di,Ob-La-Da》^①。这首歌收录在白专里，是首可爱的曲子。中年男人们也因为香澄她们的演奏露出了微笑。不知是刚才被一把火点燃了，还是因为她们愉快的演奏跨越了世代，小孩子们也非常高兴。Kurapa 的音乐令几十个人不由跟着一起摇晃起了身体。

我们^{羁绊}这个 PARTY 正在演奏音乐！

四个人陶醉于演奏之中。想多弹一些，想多唱一些，而且她们本来就想多弹一些。热情不断高涨。

愉快的 Live 演奏仍然热烈。

在人群的最后方，舞狮守望着那四个人。

^①Ob-La-Di,Ob-La-Da: The Beatles 的一首雷鬼歌曲。作曲者最初以为曲名是约鲁巴语的“生活在继续（life goes on）”，后来查证只是 Jimmy Scott 的造语。又，在 BanG Dream 的旧 4th LIVE 上现实的 Poppin'Party 翻唱过这首歌，是企划至今唯一一首欧美流行音乐的翻唱。

#05 让我听见你直率真挚的声音

三刀流

山吹沙綾

年齢：15 岁

身高：157cm

担当：鼓

喜欢的东西：3

讨厌的东西：火，雨

#05 まっすぐにホントの
声きかせて



祭典音乐！跨越数百年至今，仍能使日本人忘我其中的传统的派对节奏！

山吹沙绫从小在商店街长大，总会被庙会的氛围感染，心生雀跃。

六月末的庙会当日，沙绫起得比平时还早，开始着手制作面包。她做了平时量的三倍的招牌红热狗（辣椒味）。

然后沙绫打扮成了狮子。

几年前她学过舞狮，觉得很有趣，于是第二年她接受了商店街让她担任舞狮的邀请。

跳舞，咬除灾厄。合着祭典音乐的节奏，边跳边行。

她很喜欢合着音乐舞动，也很享受让别人开怀。她很喜欢庙会的氛围。

那天沙绫也舞了狮。舞动着，然后嗷呜一口咬除商店街上人们的厄运。当她舞累了，想要休息一会儿时，她看到小学生们飞奔而过。怎么了呢……。

然后沙绫渐渐地听到了那个声音。

是吗，开始了吗……。

沙绫还是一身舞狮的打扮。她像是要追赶从天上传来的吉他声一样，向那片空地奔去。失真的吉他声沁入身体。转过街角，音压就从正面直冲了过来。

她看见了在舞台上演奏的四个人。放在平时，她根本不会留意那些用合成鼓音取代鼓手的乐队，但是今天不同。

沙绫卸下舞狮的装束，注视着她们四个人的演奏。她们演奏得很开心，观众们的热情也很高。那是一支出色的、精神的、可爱的少女乐队，乐队名好像叫“仓库 Party（暂定）”。

沙绫注视着那个站在中间的女孩子，渐渐放下了心。

她本来还有些担心，但是“她”正在大大方方地唱着歌。那个“她”也变得这么出色了……她的心情就像发表演出会时守望着孩子的父母一样。

太好了，小 Kasumi——。

舞台上的“她”闪闪发光。她弹奏着红色的星形吉他，开心地唱着歌。

蓝天映衬着“她”的歌声。时而是温柔的呢喃，时而是热情的激唱。

“她”的声音舒展而透明。虚幻、意志与勇气共存于“她”身上。一定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吧。正因如此，作为观众的自己更是激动得心跳不已。

“下一首歌！Twinkle Stardust！”

现在的 Kasumi，称之为魅力的原石都不为过。沙绫看得出了神。

真帅气啊，她直率地感叹道。她想更多地了解 Kasumi 的故事。

“她”邂逅了乐器，被音乐迷住了。“她”邂逅了同伴，享受乐音，开始变得如此闪闪发光。那个只会在书桌上写下软弱文字的“她”已经不存在了。

“她”所邂逅，所孕育的事物——。

Kasumi 的身边有同伴。

那个弹蓝色吉他的孩子，不管怎样都演奏得很热情。高技术的激烈伴奏忽的一转，变成了帅气的吉他 solo。大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小孩子们也热忱地支持着她。人又很漂亮，弹得也很好，好帅气！

粉色的贝斯手始终带着笑容，蹦蹦跳跳的。利落的下行 picking 支撑着节奏，幼儿园的小孩子们跟着跳了起来。虽然不知为何她不穿袜子，那到处扔拨片的行为也是个谜，但总之好厉害！哪里不太一样！

弹白色键盘的那个孩子的演奏很可爱。她飘飘软软地支撑起乐队的音效，有时又会敲起白色的星形铃鼓，也很可爱。有时跳着舞，有时用手打着拍子，有时唱着歌，把乐队和观众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被治愈了！

沙绫这才意识到自己也跟着晃起了身子。这支乐队的水平远称不上高，但她被她们演奏的音乐吸引了。

拿着乐器的女孩子总是又强又可爱！

“接下来是最后一首歌了——！《Yes! BanG_Dream!》！”

庙会的最后一首歌是她们的原创曲。

那是非常有她们风格的、富有魅力的、美妙的乐曲。

现在正是击穿梦想的瞬间 注视着怦然心动的你

用这双手拥抱那份光辉

明白这一天总会来临 怦然心动的你终有一日

catch up! my wish! jump out! your wish!

fly high! 能够变得更加坚强

来吧，飞奔出去吧！敲响明日的大门

解放无敌最强之歌！

让我听见只属于你的真挚声音

梦与你紧紧相连而生的旋律♪

In the name of BanG_Dream! Yes! BanG_Dream!

四个人一起做出了击穿梦想的姿势。观众们也一起击穿了梦想。合着最后的音，舞台上的四个人一起奋力跳了起来。

“谢谢大家——！大家最棒了！！今天很尽兴！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沙绫的心脏也像是被四个人击穿了一样。

在欢呼声中，“她”落下了泪水。弹白色键盘的孩子偷偷抹掉了脸上的泪。弹粉色贝斯的孩子放声大哭，弹蓝色吉他的孩子则是加倍放声大哭。

一定是因为这是第一次 Live——因为历经千辛万苦才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因为想起了至今为止的重重努力——因为各自的“梦”启程了——。

她们四个人聚在舞台中央，抱成一团继续大哭。沙绫的眼角也划过一滴泪。

她站在原地，远远地看着舞台。她远远地注视着那她再也无法站上的舞台。自己的“梦”虽再也无法实现，但仍占据着内心的某处……。

太好了，小 Kasumi——。

沙绫轻轻闭上了眼。

从自己的手心里流走的音乐，希望能由她继续演奏下去。希望她能一直和同伴一起追逐梦想。然后，希望她有一日能击穿那个“梦”。

沙绫静静地转过身，走回了商店街。

♪

庙会结束了，生活又回归平常。面包店今天醒得也很早。

面粉被和面器搅拌成团。她准备上烤箱，然后把面团捏成型。耗费心血做出来的面包吃起来更美味。

向料理中倾注爱，爱就会回报。比起自己的困意，还是面包的味道更重要，LIKE THIS！

“听着美妙的音乐做出来的面包会更美味。和种花一样。”

这是父亲的谜之理论，说给面团听音乐，面团就会发酵得更好。父亲很喜欢开发一些奇怪的商品，比如听 Metallica^①做出来的 Metallica 红豆面包（虽然一个都没卖出去）。

酵母菌也会跟着节奏跳动！受父亲的谜之理论影响，沙绫也会在做面包的时候放自己喜欢的音乐。今天山吹面包店的厨房里流淌出了昨天那支乐队的音乐。沙绫下定决心要支持她们。

昨天沙绫帮忙做完庙会的后续收拾后，她找到了那个负责 Live 音响的小哥。他录下了仓库 Party（暂定）的 Live 音源，于是就给了她刻录了一份。

沙绫一边放着 Live 版的《Yes! BanG_Dream!》，一边揉着面团。接着再经过几道工序后，面包出炉了。

“好嘞！BanG Dream 咖喱面包完成！”

不知是哪来的自信，她觉得这会成为山吹面包店继红热狗（辣椒味）之后的又一招牌。

“哦——辛苦了。嗯嗯？这首曲子是什么？”

刚起床的父亲听见《Yes! BanG_Dream!》的 Live 音源，问道。

“爸爸，早上好。今天起得真早啊。身体没关系吗？”

“嗯？啊啊，唔……先不说这个，这首曲子是什么？总感觉在哪里听过。”

①Metallica：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重金属乐队，激流金属（Thrash Metal）代表乐队。

“不可能吧。这是昨天庙会上几个女高中生演奏的原创曲。那之后拜托你了，爸爸。”

“……啊啊。”

扔下还是一脸无法认可的父亲，沙绫匆匆爬上了楼。山吹家一楼是店铺和厨房，家用厨房一类的生活空间在二楼，三楼则是沙绫的房间和弟弟们的卧室。

“陆、海、空！起床了！！”

自从母亲两年前去世，照顾弟弟们的担子就落在了沙绫肩上。

沙绫用有节奏的敲击声叫醒了三个弟弟，然后加快速度，以三拍子的节奏帮他们洗脸、换衣服、吃早饭。

“那爸爸，我出门了！”

“哦哦，路上小心！”

沙绫带着睡眼惺忪的弟弟们出了门，准备送他们去幼儿园。今天也是个好天气，“山吹面包”的招牌在朝阳下闪闪发光。

她牵着陆海空三人的手，路上遇到别人就互相打个招呼。所谓的东京沙漠到底在哪里呢。一到幼儿园的大门，弟弟们就跑向了游乐设施。

“大家要乖乖的啊！”

弟弟们已经听不见沙绫的声音了。

然后沙绫回到家里，像平时一样开始给店里帮忙，这时父亲却用奇怪的语气对她说：

“哦哦，沙绫，今天那个啊。那个什么，你可以歇一下了。”

“欸，怎么了？”

“没！好了好了。怎么说，突然那个！身体好些了。接下来的就交给爸爸吧。”

“欸欸？是吗？”

沙绫歪过了头，但父亲不停说着“好了好了”把她赶去休息。说起来衣服还没洗，家里也还没打扫。嘛正好，沙绫想，爬上了楼。

干完家务活还有些时间，沙绫就趁这段时间写完了作业。到了下午，她又去了一次幼儿园把弟弟们接回来。

“哦——欢迎回来。爸爸我最近啊，怎么说呢，身体变轻了！”

回到家里，父亲又开始了他莫名其妙的健康展示。

照顾弟弟忙到了傍晚，沙绫换上了制服。她在附近的某所高中上定时制课程。

“那我出门了！陆、海、空，要听话啊！”

“Aye！”

“Aye！”

“Sir！”^①

陆海空最近很喜欢这么顺次回答。沙绫轮流摸了摸他们三个的脑袋，然后出了门。

附近的高中就有定时制课程，这对沙绫来说是一大幸事。课从十七点半开始，到二十一点左右结束。那之后还有社团活动，但是沙绫要早起所以并没有参加。

到了学校之后，沙绫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确认那个。再旧的已经被擦掉了，但前几天的还留在上面。

昨天去练习房彩排了。第一次去练习房，有点紧张。

——是嘛！但是保持紧张感练习可能效果会更好！演出时间大概多久？

也就二十分钟左右……。还有地方会弹错，还是很担心……。

——弹错也没关系，只要带着笑容去演奏就是最棒的！KEEP ON SMILE！

嗯，说得对。我会加油保持笑容的。但还是觉得不安，现在就紧张起来了。呜呜呜……。

——没关系的啦——♪小 Kasumi 一定可以的！POPPING！嗓子也要保护好啊！

谢谢你，小 Saaya。星期天是正式演出，我会加油的。虽然还是不安还是紧张，我会带着笑容加油的。

——祝你们演出成功！

^①原文分别为“あい”“あい”“サー”，即“遵命，长官！”。

小 Saaya，谢谢你！！多亏了你，正式演出很开心。观众们也很高兴！很高兴，很开心！最棒了！

她听说星期天地藏通的庙会上会有 Live，但她们还不知道彼此住在哪里，她也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有可能会去看。她不想让对方有多余的紧张情绪，也不想让她逞强。

虽然隐瞒自己去看了她们的 Live 也没问题，但是沙绫还是想向她传达自己的感动之情。

——小 Kasumi，Live 很棒哦。其实我也去看那场 Live 了。看到小 Kasumi 能那样挺起胸膛唱歌，我也很开心。歌声很好听，吉他也弹得很好，完全看不出来是四月才开始学的。主音吉他很帅气，键盘很可爱，贝斯手是光脚丫的呢！感受到乐队同伴之间的羁绊，我也有点哭出来了。真的是场很棒的 Live！

六月末的太阳还未落山。数学课开始了，沙绫一边听讲，一边写下了比平时更长的留言。

在最后，她画上了一个不起眼的舞狮。

♪

就在同时，她们在里美住的公寓召开了第一次 Live 的反省会。

“那么接下来开始反省昨天的 Live。在这之前——”

有咲举高了饭团。

“干杯——”

四个人齐声说。

“是庆功会。米饭可多了，不必顾虑。”

“这是从我家田里摘来的黄瓜！”

桌上摆着里美捏的饭团，还有妙背来的满满一登山包的黄瓜。她们本想之后再去买点心和果汁，但是里美家附近恰好什么都没有。

妙嚷着想看忍者的住宅想看忍者的住宅，于是她们就决定在里美家里开反省会了。说不定她们也还有些期待会不会有暗门和吊挂天花板，但是并没有那种东西（没准还真有）。

“不过明明就是个里美，家里还挺干净的。”

“一丁点儿买别的东西的钱都没了！”

里美又嚷了半天，说月末浑身上下只剩四十円了。

香澄和有咲都是第一次来里美家。从学校或者从有咲家出发都要走三十分钟左右，她家附近也没有什么可称之为“最近”的车站，位于一个神秘的空白地带。房东是里美的亲戚，就住在隔壁的房子里。

“我来削黄瓜！”

妙吃完饭团，开始用水果刀削黄瓜。有削的必要吗，她们想，但不一会儿她们就发出了感叹。

“呀呀！不错啊。”

“好厉害，小妙！削得好好！”

“为什么能削这么好！？ ”

妙手里的黄瓜转啊转，不过十秒就被削得光秃秃的。

“自己的特技是削水果！其实自己是左撇子，左手比较灵巧。但是右手和心灵还很笨拙！”

“欸——但是吉他用的还是普通的右手琴吧？”

“是的。但反而那么弹比较顺手！”

吃完饭团，矮桌上只剩下堆成小山的黄瓜了。香澄啃着妙削完的黄瓜，有咲啃，里美啃，妙也啃。

“跟河童一样。”

一个河童说道，其余四个河童笑了。

“不过 Live 真开心啊！”

“很开心。想再开一次！”

“我下次要上双手了！”

“咱没有该反省的地方！”

“忍者前辈，最后一段你忘记加进来了！”

“早知道了！”

河童们的反省会无间断地进行着。

Live 很紧张，也很尽兴，和观众融为了一体，很开心，跳得很欢，有笑容，也有眼泪，那段时间最棒了。失败令人后悔，回忆又如此耀眼，简直想马上再开一次 Live。

香澄看着啃着黄瓜的河童们。

有咲总是引领香澄，总是在她身后推她一把。里美无论何时都不会动摇，只是站在那里就让人很安心。妙总是全力向前，看着她自己也精神起来了。

能遇到大家，能一起开始乐队活动，真的是太好了。

“嘛，这次可以说是大成功吧。但是为了下一次的 Live，我们必须完成两个课题。”

有咲说道，其余三个人点了点头。这些在之前也谈过好几次。

“一个是找到鼓手吧。”

“嗯。今天晚上开始我会在网上的公告栏里发招募帖。如果有人应募了的话，就让大家见一面。”

三个人安静地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节奏组的搭档吗。”

“要是来个好人就好了。”

“鼓手很重要啊。要是来的是个厉害的人就帮大忙了。”

“是个可爱的孩子就好了——”

四个人开始畅想还不见踪影的鼓手的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课题是 ^{guarantee} 报酬 的交涉……”

“不对哦，里美美。”

“完全不对，是要作原创曲！”

“早知道了!”

“招鼓手还是得看对方怎么想。但是原创曲的话，只有我们也能写。”

“很期待!”

“但是小有咲，原创曲要怎么写……”

“咱没写过。”

“自己也没有!”

“我也没作过啊。”

Live 的反省会一结束，四个人马上就开始想下一件事了。

关于鼓手，要等有人应募。至于原创曲，则定下来是先每个人先自己挑战创作一首曲子。

♪

“啊——最近怎么说呢，身体状况不错啊——”

父亲还在继续他莫名其妙的健康展示。

“沙绫你啊，是吧，可以歇会儿了!”

“哎，爸爸，你怎么突然提起干劲了？别又弄坏身体了。”

“没事，爸爸没事的。你看，你怎么说也是个活蹦乱跳的女子高中生，这种时候老在这看店可不行啊。去别处玩吧。”

“活蹦乱跳什么的……又不是鱼。”

父亲一边说着“好啦好啦”，把沙绫赶上了三楼她自己的房间。

陆海空还在幼儿园，衣服洗好了家里也打扫好了，今天也没有要交的作业。真是的怎么回事啊，沙绫想。叫我去别处玩什么的，又不是小学生了……。

沙绫一下子闲了下来，躺倒在了床上。

爸爸只要别逞强再倒下就好了……。

自从两年前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提起过精神。他开始酗酒嗜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过家务，也没有工作。看着打起精神干活的沙绫，他也只会一个劲地重复道，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然后一年前的那一天，父亲病倒了。

沙绫已经失去了母亲，一想到连父亲也会离去，她的眼前一片漆黑。最后父亲并没有被查出生命危险，沙绫心里那块巨大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但是那一天不止发生了父亲那一件事。那个时候，有什么东西从沙绫的手心里滑落了。沙绫丢掉了她最珍贵的东西。她再也无法重新抓住它了。

从那天开始，自己就……。

不行不行，沙绫摇了摇头。

不管心情变得多么沉重，自己总是必须打起精神。她站起身，打开了音乐播放器。

母亲去世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很悲伤，那份悲伤或许会永远占据她的内心。但是沙绫还有弟弟。弟弟们还是小孩子，无法理解母亲的死亡，她必须要保护他们。她必须要成为最喜欢母亲的父亲的支柱。况且还有这么多喜欢山吹面包的人。

陷入悲伤的时候，沙绫总是会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现在扩音器里正在放的是那首歌。

“她们”所演奏的音乐——。带着耀眼的热情，以及对同伴与梦想的信任的音乐——。

那些孩子们真的很开心啊。沙绫回想起 Kurapa（暂定）的演奏，露出了微笑。那个和自己同一个座位的女孩弹着星形的吉他。她明明平时是那样一个软弱的女孩子，站在舞台上唱歌时，却能释放出自己所有的魅力和可能性。

沙绫坐在床上，脚上踩起了节拍。不经意间她的右手也敲起了节奏。就像合着节奏跳动起来的酵母菌一样，沙绫也自然而然地动起了身体。

可能是因为好久没有闲下来过了，也可能是因为被《Yes! BanG_Dream!》推了一把。也有可能是因为“狮子丸”真的发出了声音。

——哟，让本大爷久违地展展身手吧？

她仿佛听到了钢管床下传来的声音。那是一直被她放置在那里的“狮子丸”君，她初中时为了在家里也能练鼓而自制的哑鼓垫。

沙绫把它拿出来，掸去灰尘。然后她找出了被封印在床底深处的三根鼓棒。

已经一年没有握过鼓棒了。

沙绫拿好三根鼓棒，敲了三次哑鼓垫。敲鼓的时候当然是用两根鼓棒的，但是沙绫的三个弟弟是在三月三日出生的，所以她很喜欢三这个数字。小学初中的时候，她也是立志要成为三国一^①的鼓手，每天以三昧^②的态度练鼓的。

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叩——。

她一边默唱，一边练习以前经常敲的单击乐段。

——怎么了？手腕跟灌了铅一样啊！

她飞速猛敲了一下（她觉得）发出了嗤笑的狮子丸的脑袋。不经意间，她已经在忘我地敲击哑鼓垫了。

自己明明已经再也不能参加乐队了，为什么还要这样练习呢。（她觉得）狮子丸露出了微笑，像是看透了自己一样。

她调高音量，开始单曲循环《Yes!BanG_Dream!》。

沙绫合着那首曲子，忘我地敲着哑鼓垫。

她有那么一点觉得，自己正在和她们一起演奏。

①三国一：即世界第一。为了呼应前文“三”而保留原文。

②三昧：即指专心致志。为了呼应前文“三”而保留原文。



♪

“有咲前辈，有鼓手应募了吗？”

“那个啊，还没有……”

“你好好写上 ^{guarantee} 报酬 了吗？”

“跟报酬没关系好吧！”

那之后又过了好几天，还是没有鼓手来应募。

但是为了迎接不知何时会到来的鼓手，昨天她们合力把保存在仓库一楼的架子鼓搬进了二楼的房间。毕竟大家都特别想和真人鼓手合奏。

“原创曲怎么样了？有点进展吗？我这边稍微有点样子了。”

“咱也是！”

“自己也完成一些了！”

“欸，大家都好厉害。我还完全没有进展……”

最近她们都是在仓库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乐队练习，然后开始各自作曲。香澄也拿着吉他弹点这弹点那，在家里也会试着唱两句，但还完全成不了曲。

“尤其是香澄儿更要加把劲啊。毕竟到时候你要给我的曲子作词的。”

“欸！是这样吗？”

“嗯，你意外的还挺擅长写词的。《Yes! BanG_Dream!》的歌词也很棒。交给你了。”

“……嗯，我知道了。”

“师父！咱的曲子也拜托了！”

“自己的也麻烦了！”

“欸，但大家没有自己对曲子的印象吗？”

“印象的话我会说明的。记好笔记。”

有咲开始讲述自己曲子的印象。

“我的曲子的暂定标题是《Jumping Shuffle》。Shuffle 节奏的曲子。跳跃舞动的感觉。”

曲子的主题大致是从上学到放学，女子高中生们跳着舞一般的日常生活。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明天一直到后天，歌声不绝。都、都有这种印象了自己作词不就好了嘛，香澄想，记下了笔记。

“不过现在只搞定了节奏。”

“咱的曲子暂定标题是《里美美夏日的三三七拍》。是有很多三三七拍子的夏天的歌。”

追逐着猫咪，任反复无常的风把自己吹到海边，那里正好放着烟花，于是哒啦啦啦♪地唱起了歌，命运的派对时间开始了，是这么一首歌。这、这种歌词写得出来吗，香澄的脑袋一片混乱，记下了笔记。

“不过嘛，现在只有前奏。”

“自己的歌暂定标题是《泪滴革命》。泪滴说的是这个！”

妙拿出了 Teardrop 形的拨片放在眼睛下面。拨片的形状是 Teardrop，也就是说形状像泪滴。

“也许会哭，但那也是革命。哭泣着哭泣着哭泣着，然后就能前往崭新的天地。但是现

在只写出来了吉他 solo。”

是从吉他 solo 开始创作的吗！香澄惊讶地记下了笔记。

“然后师父的曲子如何了？”

“我也就是想作首好听的曲子，还没有什么印象。”

开头打算是让全员一起唱“啦啦啦”的。但是再往后就什么都想不出来了。

“你的曲子的暂定标题是《胆小鬼的主题曲》。你要唱出你自己的故事。”

“那样好。光是想一想，自己就要哭出来了！”

“唔姆。师父一定能写出好歌的。”

喵——喵——辛吉和巴尔轮流叫着。

♪

沙绫一大早穿好围裙走向厨房，发现父亲已经起来了。

“咦！怎么了？起这么早。”

“啊啊，最近不知为什么，身体变得羽毛那么轻了。”

又来啊，沙绫想。

“啊——对了对了。今天开始早晨的准备工作都由爸爸来干，你早上和陆海空一起起床就好了。”

“欸欸？”

“活蹦乱跳的女子高中生每天这么早起床可不行。你得晚上多玩会儿，多参加点社团活动，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啊。”

“等等……爸爸……”

“那个啊，沙绫。之前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不过现在爸爸已经没事了。”

父亲的神情很认真。

“所以希望你能更重视你自己，不是作为面包店，不是作为姐姐，也不是作为女儿，而是作为爸爸我不知道的‘你’。”

“我……重视啊。”

“不用说了。总之爸爸会做早上的准备工作的。好久没做过 Metallica 红豆面包，也想做一做了，还有你说的那个 BanG Dream 咖喱面包。”

那个时候，扩音器里放的重金属被切成了 Kurapa（暂定）的《Yes! BanG_Dream!》。

♪

从四月的那一天开始，有咲的上学频率由两天一次到三天两次逐渐增加，但还是没有每天出勤。但是最近她能早起等大家集合，也终于开始每天上学了。

“啊，小妙，早上好——”

“早安，香澄儿前辈！”

她们上学的路线各有不同，所以会在途中的便利店旁集合。一般最早到的都是香澄和妙。

“小妙，曲子作成了吗？”

“还没有。不太顺利啊。香澄儿前辈呢？”

“基本上完成了，但是歌词很难写……一直在想。”

“不要思考，要去感受！然后在感受之前先忍受！”

下一个到的一般是里美。

“你那样不就是单纯的忍受了嘛。”

紧接着是有咲。

“弁庆前辈，有应募的鼓手吗？”

“还没有啊。”

四个人走向学校。

“哦呀，兔子殿。你的手腕上缠着的蓝色发带挺可爱的嘛。”

“欸！”

“真的！好可爱！”

“嗯，可爱。”

“被、被这么、被这么夸奖了！自己！自己快要哭了！”

“别哭啊！”

四个人和平时一样，一边聊天，互相开着玩笑，一边走着。

“今天也会很热吧。太阳这么毒。”

和平时一样，一到校门前，有咲的举止就变了。

在楼梯口换上室内鞋，走过楼梯和走廊，香澄她们在自己的教室门口和妙告别。

“自己会去玩的。一定会。一定会……”

“……兔子殿。请务必，一定要来……”

妙和里美像这样眼泪汪汪地握手道别也是常态。

香澄在自己的座位坐下，放下包，然后去看桌上的留言。昨天留言的回复是……。

看到的那个瞬间，她胸中的鼓动，怦，地高昂了起来。一如往常，但又有所不同。

这到底是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呢……。

还是说，只是一些同我们无关的事物呢……。

香澄不知道。怦、怦、怦、怦，只有高昂的鼓动还在回响。香澄盯着那条留言看了很久。

是这样吗！是什么乐器？

——鼓。不过现在已经不敲了。

或许是因为香澄一直盯着桌上的一点看，显得有些异常。

“师父，怎么了？”

还站在有咲的课桌前的里美问道。坐下的有咲也担心地看着香澄的脸。

“里美美……。把小妙叫过来。”

“遵命！”

里美点了点头，势如疾风地冲出了教室。

“怎么了，香澄儿？”

“大家来齐了之后再说。”

香澄说。怦、怦、怦、怦。鼓动仍然高昂。

♪

午休时，四个人在屋顶的平台上集合。

“不过香澄儿竟然有朋友，这是最让人吃惊的。”

在类似秘密基地的地方，有咲就恢复了正常的说话方式。

“Saaya 同学鼓应该敲得很好。自己虽然很笨拙，但是直觉很准！”

“确实。那个舞狮，绝非泛泛之辈能舞出来的。”

“嘛，虽然我们也不拘泥于水平如何。那么香澄儿，你打算怎么办？邀请她看看？”

“嗯。能和小 Saaya 一起组乐队的话，那就真的像梦一样了……”

“梦吗……”

早晨的课外活动开始前，她给大家看了桌上的留言。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能一路走到这里，都是多亏了小 Saaya。真的谢谢你。

——欸。我只是从四月开始一直守望着小 Kasumi 的冒险（？）而已。能看一场那么棒的 Live，我也很开心！

我自己也没法相信竟然能做得这么好。但是我还想再开 Live！接下来我们要创作原创曲了。

——努力就会有回报。期待你们的原创曲。加油！要是能再去听一次就好了。

不过下次的 Live 应该还远着吧。话说，小 Saaya 的舞狮画得好好啊。之前的庙会上我被舞狮咬了。

——欸，是吗！舞狮怎么样？被咬疼吗？

嗯——虽然有点害怕，不过感觉重生了。

——重生了啊！但是舞狮很可爱吧？

说是可爱……一蹦一跳的，像活狮子一样。

——是、是吗。其实那里面是我。

欸欸欸欸欸！骗人吧！我被小 Saaya 咬了！好厉害！小 Saaya 的节奏感好棒！

——嗯——大概因为我以前学过乐器吧。

是这样啊！是什么乐器？

——鼓。不过现在已经不敲了。

鼓。意想不到的回答。

小 Saaya 说话一直很得体，她还以为会是钢琴或者长笛之类的乐器。

“然后呢，感觉如何？她像是会玩乐队的人吗？”

“我不知道。仔细想想，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小 Saaya……”

上课时，香澄一直在回想。

“她却很了解我。她知道我没有朋友，知道我追着星星遇到了吉他，知道我开始乐队活动了，一直在为我鼓劲。烦恼的时候我也会和她商量。她也知道大家。我和她谈过有咲不来

学校，谈过抓不住小妙，和她谈到里美美，她回答说很有趣。她还来看我们的 Live 了，说觉得很棒。”

“原来如此。不过这还真是扭曲的关系啊。”

“欸……扭曲？”

有咲没有回答香澄的疑问。

“自己能明白。Saaya 前辈很会照顾别人，是个温柔的人。还有香澄儿前辈，之前自己到处乱逃，真的非常抱歉！”

“师父，谈到了咱然后被回答说有趣是怎么回事？”

“喂，香澄儿。”

有咲说。

“小 Saaya 是定时制班的学生吧？”

“嗯，大概是。”

“大概啊。还知道别的什么吗？”

“嗯——是舞狮里面的人，还有……很可靠很温柔……还有……啊！小 Saaya 认识 Random Star。还有……”

香澄绞尽脑汁，但还是没有想出来多少。

“哼。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啊。”

“但是认识 Random Star 就是说，她是一位金属者。”

“唔姆……狮子金属殿吗。”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香澄儿。你去邀请她看看？”

“嗯，我试试。”

“自己非常赞成！”

“听从尔意！”

“是吗。那拜托你了，香澄儿。”

有咲拍了拍香澄的背。

“时间差不多了。回教室吧。”

四个人站起了身。香澄已经紧张起来了。只不过是在桌上写一条留言，她却觉得自己像是走在朝圣的路上一般。

小 Saaya，能和我们一起组乐队吗？

下午的课上，香澄花了很久很久，写下这么一句话。

饱含一切祈愿。

虔诚的心意。

写给素未谋面的、她最喜欢的小 Saaya。

♪

第二天早上，香澄起得比刚入学那会儿还早，飞奔出了家门。

昨天紧张得没怎么睡。有轨电车一路颠簸，胸膛也像是要随之裂开一样。小 Saaya 会回复吗。“她”会答应和我们一起组乐队吗……。

她没有在便利店等大家集合。她决定先去学校看回复，然后再带着答案回到便利店。

呐，各位！小 Saaya 同意来敲鼓了！

她决心这样和大家报告。一定没问题的，香澄对自己说。温柔的小 Saaya 一定能理解香澄的心情的。

香澄下了车，跑向学校。

呐，听到了吗？

——嗯，我听到了哦。

从四月开始，两个人像这样开始联系。

小 Saaya 对她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吧？

拿不出勇气的时候，小 Saaya 总是会说，POPPING！那是快乐的魔咒。

香澄一路冲到空无一人的学校，然后走向了教室。她一边调整急促的呼吸，一边靠近了书桌。

拜托了，小 Saaya……。一起组乐队吧！

香澄终于到了那里。怦、怦。过快的心跳使得胸口都发痛了。她站在课桌前开始寻找，没一会儿就找到了。她久久地盯着那条留言。

——对不起，我不能。

课桌上的那条留言，短小而悲伤。

香澄什么都没有说，坐了下去。

她无比愕然。她不太记得那之后的时间是怎么流逝的了。

教室里再无他人，香澄一个人坐了很久。

♪

晨课快要开始时，有咲她们来了。

“你们看，果然在这里。怎么能不跟我们联络一下呢，香澄儿。”

香澄听见有咲说的话了，也知道那之后三个人探头看向了课桌。她知道妙湿了眼眶，感觉得到里美拍了她的脑袋。接下来的课间和午休，大家都在安慰香澄。

但是她还是一直在发呆。上课时，课桌上的留言时而映入眼中，刺痛了胸口。她泫然欲泣。

——对不起，我不能。

香澄对 Saaya 一无所知。有咲说她们之间的关系是扭曲的，她说得对。香澄只是一个劲地向 Saaya 倾诉，自己却一点都不了解她。

所以连她拒绝的原因都不知道。

她或许有什么“理由”。但是香澄甚至不知道是否应该追问下去。

下午的课上，香澄也是浑浑噩噩的。第五节课下课，最后一节的第六节课开始了。她还没有写下今天给 Saaya 的留言。

我想见小 Saaya。

香澄在课桌上写下了这句话。那是她毫无隐瞒的真情实感。

但是这么写的话会不会给她添麻烦……。小 Saaya 这么温柔，就算给她添了麻烦，她也无法干脆地拒绝吧。她会很为难的吧。明明都拒绝加入乐队了，却还说什么想见她，她一定会很为难的……。

香澄的想法完全回到了四月份的时候。

果然还是擦掉吧。正当她拿起橡皮时，下课铃响了。

“快点，香澄儿，该走了。马上就是乐队练习了。”

“……啊，不……但是……”

“师父，气息消失了哦。好久没消失过了。”

今天大概一整天都在被大家担心吧。

离开教室时，香澄像是被里美架出去的一样。

♪

第二天的早上，和昨天相反，她没法一个人去学校。

她和平日一样等在了那家便利店旁边。妙从江户川桥站那边走来了，快步站到了香澄身边。

“……小妙……早上好。”

“呜哇啊啊啊！”

她的声音响得反而吓到了香澄。

“欸欸欸！？香澄儿前辈原来在的吗？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不，刚才，就……”

“咱来说明一下吧！兔子殿。”

里美突然现身了，但妙完全没有被吓到。

“有种修行名为‘Na·Nimo’。此修行师父已登峰造极，能够随时将自己的存在感消除为零。”

“是 Na·Nimo 吗……”

“哦哦——香澄儿，完全变回四月份的样子了嘛。”

接着有咲也来了，她拍了拍香澄的肩。

“……那个……我写了……那种东西……如果被讨厌了的话……”

“都说了没问题的啦。快，出发了。”

在有咲的号令下，四个人一起走向学校。

“师父，莫担心。狮子金属殿一定也想见你。”

“的确。磨磨蹭蹭的可不是香澄儿前辈的作风。”

“不对哦，兔子殿。这才是师父原本的面貌。”

“欸欸欸欸！是这样吗？这边才是真的？真的吗！？是吗？呐，是这样吗？香澄儿？”

知道了香澄的本性，妙立刻扔掉了前辈二字，拍起了香澄的肩。

“打起精神来，香澄儿！一定会有好的回复的。不要哭哭啼啼的！”

“……唔、嗯。谢谢你……小妙……”

“真是糟啊——”

有咲的声音听起来很无奈。那一天，和香澄的心境正相反，蓝天万里无云。

穿过校门，香澄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怎么办……。万一是不好的回答，那么自己有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香澄——儿，来，深呼吸一下就好了！好啦，别板着个脸，微笑微笑！”

妙又来关照香澄了，但香澄一句话都没听进去。她步履迟钝，等走到教室门口，她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香澄儿，迈一下右脚——”

“师父，来，下一个是左脚。”

妙和里美一人站一边，抱着香澄似的把她带进了教室。她们慢慢地靠近课桌。然后她们提心吊胆地探头看去。

我想见小 Saaya。

这个打击太大了。这还是第一次，她完全没想到会这样。课桌上只有香澄的留言。

没有回复。哪里都没有 Saaya 的回复。

这种事情至今为止一次都没发生过。她没有回复自己。香澄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深深地低下了头。香澄没有哭，或许是因为在那之前魂魄已经被抽走了。

四个人都沉默了。一时间没有任何人发出声音。

“……这肯定是那个。肯定是请假了。”

“是吗！是啊。如果请假了的话就没法写了。”

“唔姆。是这样的话，没准今天也会请假。”

“嗯，嗯。一定是请假了。”

“是的，那样的话就的确写不了回答了！”

“唔姆，没准今天也会请假。”

三个人重复着同样的话，而那在香澄听来已经是很远很远的声音了。

“是吗——是请假了啊——”

“是啊，请假了的话确实就写不了回答了！”

“……不是的。”

香澄说。她看到了那个。

低着头的香澄看到了那个。

“听我说，不是的！快看这个！”

香澄指向右侧离开留言处一些的地方。三个人望向那里。



当三个人还在查看“星星与箭头”时，香澄已经顺着箭头的方向看了过去。

“在这里！”

香澄摇摇晃晃地起身，顺着箭头跑了过去。她马上就发现了。教室的门上用铅笔画着一个小小的[☆]↑。她穿过门跑到走廊上，在墙壁下部又找到一个[☆]→。

“是小 Saaya 写的……”

香澄激动得满脸通红。三个人追着香澄跑了出来。

“……各位，走吧！星星在呼唤我们！”

香澄跑了起来，里美紧随其后。

“慢、慢点！等等！”

有咲细声喊道。

“欸、欸！怎么了？”

妙疑惑地问道。而香澄和里美已经开始在楼梯旁边寻找下一颗星星了。

“那个，有咲前辈！在这里，请快一点！”

妙拉住有咲的手，跑了起来。两个人追上了前面的两个人，这时里美说着“在这里”，指向楼梯的前方。

“到了那里就能见到 Saaya 吗？”

有咲忘了自己是在学校，发出了平常的声音。

“一定是的！我必须去！”

香澄头也不回地喊道。

“慢点，都说了等一下！”

四个人按[☆]←所指示的方向跑着。跑下台阶，跑过走廊，来到楼梯口。又出现了！四个人追逐着星星，不知何时已经跑到室外了。

领头的香澄发现了下一个[☆]←，又跑了起来。里美同她并排奔跑。

“那个，各位！学校怎么办？”

“没用的。那个孩子已经停不下来了。”

四个人逆着来校的人流奔跑。

“星星在呼唤我们！”

香澄跑在最前面。

“Rock’n’Roll！”

里美指向下一颗星星。

“妈妈，对不起，自己翘课了！”

妙快要哭出来了。

“没想到我变成了‘追星星的一方’啊。”

有咲低声说，拉着妙的手拼命追赶。

“我要再邀请一次小 Saaya 加入乐队！”



“挺好的不是吗？说不定会加入哦。”



“就由咱来揭开狮子金属殿的真面目！”



“好期待会是什么样的前辈！”



和去有咲家不同，这条路并不曲折。香澄一边喘着气，一边奔跑。

七月七日。

那是一年一度的，两颗星星击碎银河，散发出最为耀眼的光芒，彼此相遇的日子——。

漫长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两天前上学时，沙绫注意到了。写在课桌正中间的留言，比以往更加主张自我，主张留言者直率的心意。

小 Saaya，能和我们一起组乐队吗？

那句话像是在催促仅仅作为读者的沙绫说，快加入这个物语。

真心只能以真心回应。

——对不起，我不能。

她想了很多很多，但最后写下来的只有这一句。

所以，对不起，沙绫道歉说。这样应该就结束了吧。

我想见小 Saaya。

但是那之后的第二天，课桌上留下了这句话。坚定的、温柔的、勇敢的。真挚的文字。

不是作为面包店，不是作为姐姐，也不是作为女儿的，我。纯粹的我——。

在父亲对自己说之前，或许自己一直以来都忘记了那个“我”。但是这个孩子对自己说，想要见我，见这个连自己都忘记了的“纯粹的我”。

所以她纺织了星星。

晚上，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她模仿着“她”的故事，一路贴上了记号胶带。

如果“她”真的来了的话，自己应该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

第二天早上，她开始做山吹面包店的开店准备。她拉开店的提拉门，把招牌挪了出来。

有什么在向这里靠近。

沙绫听见了脚步的节奏声，转过了头。她的马尾划出了一道弧线。

她觉得“她”会来。

但是没想到是一大早就来了……。

一个满脸通红的女孩子停在了她面前，气还没有喘匀。那个时候的自己露出了什么样的表情呢。

两个人久久对视。

七夕的风拂动了两个人的头发。

♪

终于见到了！

现在想来，香澄一直一直都很想见她。从四月份开始，香澄一直都很想见 Saaya。

“那个，我是，户山……香澄。”

带着涌上心头的思绪，香澄向前迈了一步。

“一直……一直都是多亏了你，是你给了我勇气。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香澄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

“我很开心！是小香澄吧。你能过来我很开心！我是山吹沙绫。”

沙绫微笑着牵过了香澄的手。香澄感觉自己的心被击中了。

怦怦怦怦——。又可爱，又温柔，又开朗，又坚强，手很温暖。怦怦怦怦怦怦怦——。她身上有面包的香味。马尾很适合她。怦怦怦怦怦——。写着“山吹面包”的围裙也很合身。

香澄心跳不已。沙绫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落在后方。

“大家都来了啊！我去看你们的 Live 了，很棒哦。对了！”

沙绫松开了手。香澄惋惜地在心里“啊”了一下。还想再被握一会儿的！

“稍等一下！”

沙绫转过身，跑回了店里。看起来她还在做开店准备。

“……惹人怜爱。”

妙说道。有咲点了点头。

“反过来说，师父，你那是什么傻笑脸？”

“欸？有吗？”

香澄左右扭动着身体。

因为这么可爱的孩子——竟然是自己的朋友——有点害羞啊——当然大家也很可爱——和那又有点不一样——正当她这么想的时候，沙绫抱着一个篮子回来了。

“可以的话想让你试吃一下这个，可以吗？”

沙绫微笑着侧了侧头。她拿来的篮子里装满了试吃用的面包，上面都扎着牙签。

“最近爸爸突然干劲满满的。这个是他的新品，叫 Megadeth^①丹麦面包。”

妙马上跳到跟前伸手拿了一块，里美也一下子蹿了过去。

“好、好吃！好感动！自己要哭了！”

妙一副无比感慨的模样。

“唔姆。小麦是邪门歪道。这可骗不过米饭派的咱。唔姆唔姆。美、美、美、美味！”

里美仰起身子喊出了声。

“融在嘴里的那个瞬间，就能感受到苦闷的、怜爱的、悲伤的什么东西，催人泪下。自己是妙！如果能再给一块的话就做前辈的小弟！”

“咱是里美。叫咱里美美哦！还、还有再给咱一块也行！”

“没问题，多吃些多吃些——”

像在给海豹喂食一样。香澄也很想参与其中，但总是找不到切入的时机，这时身后有人拉了拉她的袖子。

“你是来邀请那个孩子加入乐队的吧！”

有咲小声说，香澄慌忙点了两下头。

“……那、那个，小沙绫……”

香澄缓缓地靠近了沙绫。

“嗯？”

沙绫的微笑太过耀眼，香澄又一次被击中了。

“来，小香澄也吃一块吧。”

香澄接过了一小块丹麦面包。好开心。

她缓缓地把那块丹麦面包送进嘴里。好吃。是让人想要奔跑起来一样轻快的口感，却又

①Megadeth：1983 年成立的美国乐队，激流金属（Thrash Metal）的重要乐队之一。

是厚重的味道。

沙绫走向有咲。

“可以的话请吃一点吧。”

“谢谢。很好吃的样子。”

有咲接过了丹麦面包。香澄看着她的动作，不知为何很开心。

“啊，那我差不多该去开店了。啊，牙签放在这里。”

沙绫从四个人手里收回了牙签。只有里美又伸出了手，于是沙绫再给了她一块丹麦面包。

“今天能见到大家真开心。大家什么时候再来玩吧。我一般到十七点为止都会在店里。”

苦闷而悲伤，然而同时又很满足。香澄同时沉浸在这两种情绪里。

四个人注视着沙绫走向店里。最后开口的是妙。

“那个！沙绫同学。能和我们一起组乐队吗？练习时间会做调整的！”

沙绫停下脚步，转过了头。

“对不起，我不能。如果觉得这样也没问题的话，再过来玩啊。”

为什么，香澄想。为什么小沙绫会说“我不能”呢。

“那回见！”

沙绫明快地说，然后走进店里。

♪

有咲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思考。

四个人坐在新江戸川公园的长凳上。另外三个人只顾一个劲地叹气。虽然说是没办法……。

“沙绫前辈，真可爱啊。自己都要哭了。”

“唔姆。面包也很好吃。”

里美转着牙签，上面还扎着最后那块丹麦面包。她一边转一边看。

“‘我不能’是怎么回事？是说想做却不能做，还是说是不想做呢。是为什么，香澄儿前辈？”

“……我、不知道……”

香澄不知道是第几次叹了口气了。里美看了半天最后那块丹麦面包，然后一口吃掉了。

“自己看到沙绫前辈的眼睛了。感觉那是真的很想敲鼓，却不能敲的眼神。”

“是，这样吗……”

香澄垂着头。有咲瞥了她一眼。

这个孩子一拿起吉他，就和平时判若两人，释放出光芒。但是……。但是这个孩子就这样下去好吗……。

这个孩子现在正沉浸于她最爱的音乐中。和乐队成员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开朗起来，也变得会说话了。演奏音乐时会快乐起来，和成员在一起时会开朗起来，但是光是这样就可以了……。

既然是乐队活动，有峰也必然会有谷。现在正处在山谷。

沙绫有什么隐情。考虑到她在面包店工作，上的是定时制学校，那大概不是靠我们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事情。

一看就明白了。沙绫肯定本质上就是个温柔的、坚强的、可靠的女孩子。并且她大概也很中意香澄儿。

但是香澄儿光是依赖那个孩子的温柔，可以吗。只是因为想和她一起组乐队而去邀请她，就算她同意加入了，香澄儿也只会继续依赖她吧。

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那样的关系是扭曲的。香澄只是向他人撒娇，得到他人的激励，这样是没法把乐队继续下去的。那个女孩很勇敢，很温柔，很坚强，如果想和她一起组乐队的話，或许香澄儿必须得有所改变……。

“自己再去拜托她一次！”

妙说。

“下次去买面包的时候，自己去拜托她加入乐队。”

“小妙，麻烦你了。再试试吧。”

“了解！”

妙利落地敬了一个礼。

“……错了吧。”

有咲开了口。

“是香澄儿今天说的吧。是香澄儿说，要再一次邀请那孩子加入乐队的吧。”

“……嗯。”

“那你为什么不邀请她？不止如此。那孩子说‘我不能’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问她理由？”

香澄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有咲。

“你说过你们是朋友吧。说那个孩子是你的朋友。香澄儿，你为什么会觉得那孩子是朋友？”

“……那是因为，小 Saaya……对我说……我们是朋友吧……”

香澄看起来快要哭了。

“你啊，一个人还真是什么都干不成。只会撒娇，容易寂寞，靠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有的时候遇到对你好的人，你就只会等待那个人对你亲切，你只是个干等胆小鬼^①。”

她知道自己说的话毫不留情。

“但是我以前觉得那样就行了。你又容易寂寞又爱撒娇，没有存在感，只是在等待好运临头，一个人就什么都做不成，只是个干等胆小鬼，但即便如此我喜欢你。但是，但是啊，香澄儿。听好了？”

有咲注视着香澄。

“只有在面对音乐的时候，光那样是不行的。”

现在香澄也是一副快要落泪的样子。但有咲还是坚定地深深注视她的眼睛。

不止是香澄。有咲也曾经躲在自己安逸的城堡之中，阻断同他人的联系，也不觉得这有

①干等胆小鬼：原文是待ちチキン，这是把干等的ち和 chicken 的チ放在了一起。chicken 有胆小鬼的意思。

什么大不了。但是现在，如果是为了自己所相信的音乐，有咲能够走出仓库，并且她发誓，为此就算目的地是沙漠，就算是麦哲伦星云，她也会前往那里。

“知道吗，是你在唱歌。我觉得歌真的很厉害。歌可以感动远方的某人，会永远留在某人的记忆深处。歌可以成为某人的力量，可以成为某人的支柱，可以成为某人的勇气，可以成为某人的话语。是你在用你自己的声音唱出那样的歌。你必须要唱歌。我们是你的乐队同伴，理所应当帮助你，但是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就算是孤身一人，你也必须要唱歌。”

上午的公园人烟稀少，只听得见风的声音。

“你一直都很想唱歌，却没能唱歌，对吧？”

泫然欲泣的香澄点了点头。

“那个孩子或许和你一样。”

香澄的眼睛一瞬间闪过一丝光。

“你打算怎么办？”

“……欸……”

香澄微侧了侧头。

“你现在能唱歌了，那么你觉得呢？你感受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今后想做什么？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已经不一样了不是吗？你觉得这么下去就行了吗？”

香澄再次低下了头。

“把这些写成歌唱出来。把这作为你的起点。你要好好背负着那首歌去唱歌。堂堂正正地唱出那首歌，不要背叛那首歌。无论何时都爱着那首歌，无论何时都被那首歌爱着，你要那样去唱歌。你要创作出那样的歌。然后我们一起演奏这首歌。”

有咲吸了一口气，吐出来。再吸一口气，再吐出来。

“在创作出那首歌之前，你禁止出入仓库。”

“——欸！？”

香澄猛地拍起了脑袋。

“如果你没有完成那首歌，如果你只是敷衍了事，那么我们的乐队将无期限休止活动。”

“……那个……小有咲……”

香澄像是寻求庇护一样地发出了声音，但有咲并不理会她，站起了身。

“里美，阿妙，我们继续创作我们自己的曲子。走，去仓库。”

“欸，有咲前辈，但是……”

默立的里美拉住了妙的手腕，像是要阻止她继续说下去一样。

“香澄儿，等你完成那首歌，你再来仓库。”

有咲背过身去，就那样急急地走开了，里美则拉着妙的手腕。妙还是一脸困惑。

“弁庆殿，放着不管没问题吗？”

“没问题。……那是猛烈治疗^①。”

妙还是很担心的样子，时不时回头看一眼香澄。香澄仍然坐在长凳上，逐渐和三个人拉开了距离。

其实有咲也快要哭出来了。

其实有咲也很想回头，但她一次都没有。

♪

从那三个人离开到现在过了多久呢……。

香澄呆呆地坐在长凳上。公园坐落在河边，时不时会有强风吹过。

上午遛狗的人间或路过。现在已经是午休时间了，职员模样的人越来越多。

她的手握着长凳的把手，身边是摊开的笔记本。但是那上面没再添上任何东西。

笔记本的纸页上写着暂定标题《胆小鬼的主题曲》，处处记着旋律与和弦。而歌词只有开头的“Lalalala Lalalala…”。

把这作为你的起点。你要好好背负着那首歌去唱歌。堂堂正正地唱出那首歌，不要背叛

①猛烈治疗：原文荒療治。指不顾患者的痛苦采取剧烈药物或手段进行治疗，也可指用激烈手段进行彻底改革。

那首歌。无论何时都爱着那首歌，无论何时都被那首歌爱着，你要那样去唱歌。你要创作出那样的歌。

有咲对自己说的话无数次地在脑内回荡。

如果创作不出来，就无期限休止活动。一回想起有咲这么严厉地对自己说话，她就鼻子发酸。她不想相信。她不想相信，再也无法进行乐队活动什么的……。

有咲说的很对。歌可以成为某人的力量，可以成为某人的支柱，可以成为某人的勇气，可以成为某人的话语。那么自己大概是做不到的了。自己没有自信，又软弱，爱撒娇，一个人什么都做不成，这样的香澄所唱出的歌，在别人听来会有价值什么的……。

她只是一直躲在教室的阴影处，等待着好运临头。但是自己邂逅了音乐，开始了乐队活动，她觉得自己有所改变，但是其实没有任何改变。其实没有任何改变……。

意识到的时候，公园里再无其他人了。这既不是属于小孩子的时间，也不是属于大人的时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样，只有风声飒飒。

什么都写不出来……。

香澄放弃了，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迈出了步。因为一早就开始四处跑，肚子已经饿到极点了，只是这样就让她鼻子发酸。为了忍住眼泪，香澄走了起来。

小 Saaya……。

以前在她失落烦恼的时候，她都会在课桌上写下留言。然后她就会得到鼓励，然后她就能克服困难。小 Saaya……。

但是现在她想起来了。有咲说那是扭曲的关系，正是如此。

香澄一直在单方面地依赖“她”，这样是无法称之为朋友的。香澄一点都不了解“她”，也不去了解“她”，只是一个劲地向她撒娇。

香澄强忍住涌上来的泪水，继续低着头行走。

在一片漆黑中，她感觉得到自己“在走”。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走出这片黑暗了。

只有风声飒飒。香澄在一片漆黑中继续行走。



黑暗之中星光闪烁。

她抬起头，看到了山吹面包的牌子。她的脑袋一片空白，晕乎乎地走近了那里。

沙绫正在看店。她们视线相交。在那一瞬间，香澄之前强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

“爸爸！能换一下班吗？”

“哦哦，交给我吧！多多出去玩吧！”

虽然不是那样的，沙绫想，一边跑向在店门前哭泣的香澄。她把香澄领进了自己的房间，但是她看起来还是止不住眼泪。

“……那个，那个，小、沙绫，我……我……”

香澄抽抽搭搭地说。

“好了，小香澄。先哭出来吧。来，尽情哭吧。”

香澄的表情似乎因为沙绫的话语放松了下来，但下一秒她又“呜哇哇哇哇——”地大哭了起来。沙绫把手巾借给她，轻拍她的肩膀，抚摸她的头。沙绫好久没见到有人这么嚎啕大哭过了。

“……对、对、对不起……小、沙绫……”

“好了。好了，来，全都哭出来吧。”

呜、哇哇哇哇——。她又大哭出了声。

沙绫大概是第一次见到同岁的女孩子哭得这么厉害。她合着香澄的心律，温柔地拍着她的后背。

噎——噎——噎——噎——噎——。

过了多长时间了呢。

不知不觉间，她的呜咽停下来了。时间像是停止了一样。她把脸埋在了沙绫的膝间。看

起来像是睡着了……。

沙绫轻咬了一下香澄的头。

香澄吓了一跳，动了动身子，然后缓缓起身。她摸着头上被咬的地方，吃惊地看着沙绫。

“你看，被我咬了的话，灾厄就会落去。重生了对吧？”

“……啊。”

嗯——虽然有点害怕，不过感觉重生了。

——重生了啊！但是舞狮很可爱吧？

两个人同时想起了那段对话。

“不过你哭得还真是够厉害的。真的重生了，不是吗？”

“……对不起。……添麻烦了……”

“没关系的。我很高兴你又过来玩了。比起这个小香澄，肚子饿了吧？”

“……啊。”

香澄沉思了半天，然后露出了察觉到了什么的表情，轻轻点了点头。

“啊哈哈。等我一下哦，虽然这里只有面包。”

沙绫站起身，离开房间，跑下楼梯。

Megadeth 丹麦面包以惊人的速度售罄了，BanG Dream 咖喱面包也只剩一个了，她就装了些 Bonzo^①硬面包圈和 Page 切片面包。她拿上红茶瓶，回了房间。

“来，小香澄！吃面包吃面包，别顾虑！”

“……谢谢，你……”

香澄伸手要去拿面包，沙绫则想变一下姿势，于是两个人失去了平衡。沙绫的额头撞到了香澄的脑袋。香澄腼腆地笑了笑，沙绫则大笑起来。

①Bonzo：英国音乐人、著名鼓手 John Henry Bonham，昵称为 Bonzo。是 1968 年成立的英摇滚乐队 Led Zepellin 的鼓手。Jimmy Page 是该乐队的吉他手。

两个人吃完 Bonzo 硬面包圈，然后就着饭后红茶吃起 Page 切片面包。

“……那个，小沙绫。”

香澄开了口。

“按个……我每天都过得很差劲……但是多亏了小沙绫，我觉得我有所改变……但是其实完全没有。但是我现在，想拜托小沙绫一件事……”

“是什么？小香澄。”

香澄顿了顿，看向沙绫的眼睛。

“……请和我成为朋友。”



“欸？”

这个请求出乎沙绫的预料，她很惊讶。

“你在说什么啊，小香澄。我们从四月开始就一直是朋友了吧？”

“不，不是的。不是的，小沙绫。”

香澄摇了摇头。然后她卯足劲说道：

“我总是在和小沙绫撒娇，只会依赖小沙绫，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去了解小沙绫。但是我想和小沙绫成为真正的朋友。而且我必须振作一些……”

香澄注视着惊讶的沙绫，继续说。

“我想更加了解小沙绫，想和小沙绫关系变得更好！小沙绫有什么事的话，能和我商量就好了，也许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想分担小 Saaya 的烦恼。”

“……嗯。”

她的身上或许发生过什么。那可能是香澄所不可想象的变故，但是香澄的眼神直率。

“我知道了，小香澄。有什么事的话我会和拜托小香澄的。”

沙绫直率地接受了香澄的心意。

“那和我拉勾！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沙绫伸出小指，和香澄的小指勾在一起。两个人手指相牵，久久对视。

“……有点害羞啊，小香澄。”

“嗯。但是我很高兴！”

沙绫也很高兴。我交到了新的朋友，不是作为面包店，不是作为姐姐，也不是作为女儿。以拉勾为起点的，新的朋友……。

“然后，小沙绫，你有什么烦恼吗？”

分开手指，香澄突然问道。

“欸，一上来就！？嗯——那么，怎么说呢，确实有一直以来都很困扰的事……嗯——比如说最近爸爸突然打起精神了，让人不太舒服……”

“嗯，嗯。”

香澄开心地地点着头。

“那个，嗯……发生了什么的的话我真的会找你商量的……。但是比起这些，现在是小香澄有烦恼吧？刚才哭得这么厉害，我都被吓到了。”

“……啊。”

香澄的表情一下子暗了下去。啊啦啦啦，沙绫想。

“怎么了？小香澄。我们是朋友，所以你什么都得和我说说啊。”

“那个……其实是我写不出歌了。虽然旋律基本上完成了……但是歌词……”

香澄说，她必须要写出能够成为自己的起点的歌。

自己要好好背负着那首歌，堂堂正正地唱出那首歌，不要背叛那首歌，无论何时都爱着那首歌，无论何时都被那首歌爱着——。

但是自己没有能够创作出那种歌的自信。想要下笔，却什么都写不出来。

“我觉得我有所改变……但其实完全没有改变……。如此缺乏自信的我，有没有唱歌的资格呢……”

“小香澄为什么觉得自己有所改变？”

“嗯……”

香澄一点一点地开始讲述。

小的时候她听见了“星之鼓动”——

明明非常喜欢唱歌，却无法唱歌了——

邂逅了星星的吉他，找回了“星之鼓动”——

交到了珍贵的朋友——

从此以后也想一直和大家一起演奏音乐——

现在想要把这种心情写成歌——

沙绫倾听着她的话，一边点头。有些故事她听过，有些故事没有。

那是无法在课桌上道尽的，更为广阔的物语。而且，那一定会成为更加更加广阔的物语——。

“那个，小香澄。这一定不是什么简单的改变或是没改变。”

沙绫继续说道。

“我觉得人不会轻易改变。人若要改变，就必须跨越什么。但其实就算跨越了，之后也还会跌倒。顺利，或是不顺利……。途中会有辛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人生不是魔法。”

香澄像是被牢牢吸引住了似的，凝视着沙绫。

“所以无论多少次都要唱歌，不是吗。”

沙绫静静地说，缓缓闭上了眼。

“歌在流淌，延续。无论是什么歌，它都在等待着再次被歌唱。无论过去多少年，有谁再次想起那首歌的时候，就会轻哼出声。”

沙绫总是被音乐所拯救。

“所谓重要的事物，是可以无数次邂逅的。无数次回想起来，无数次跨越就好了。无数次地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就好了。”

沙绫缓缓地睁开眼，这次她开始催促香澄了。

“闭上眼，小香澄。”

香澄点了点头，闭上了眼。

“竖起耳朵。呐，你听得见吧？”

沙绫似乎也听到了，那“怦”的声音。

“无论何时，‘星之鼓动’都和小香澄在一起，不是吗？”

怦、怦、怦、怦——。

“你听，小香澄。你听得见吧？”

香澄缓缓地睁开了眼。

“小沙绫……”

沙绫凝视着香澄的眼睛。她的眼睛里寄宿着刚才没有的光芒。

“我……现在好像写得出来了。”

“嗯。那现在开始写就好了。来，用我的书桌吧。”

香澄点了点头，拿出笔和笔记本，坐在了沙绫的学习书桌前。然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头，也没再说话。

这是第一次看到别人在自己面前作词啊，沙绫想。香澄正一心一意地在笔记本上书写着。沙绫久久地注视着她的侧脸。

她的手现在正在纺织什么样的话语，编织什么样的歌词呢……。

真是纯粹的注意力啊，沙绫看着她的侧脸想。而自己已经失去那样的热情了。

别人总是说，沙绫温柔可靠，是个亲切的好孩子，是个好姐姐，是个好女儿。但是现在对沙绫来说，香澄更加耀眼。

突然跑到别人家里来大哭一场，说什么“请和我成为朋友”。烦恼着，受了伤，也让别人受了伤。边哭边说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没有自信，低落到了谷底，可怜兮兮地跌打滚爬。但是在沙绫看来，这样的香澄如此耀眼。

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吗……。到一年前的那一天为止，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写上去，擦掉，写上去，擦掉。香澄看起来已经忘记了沙绫就在自己身边，忘记了自己正在沙绫的房间里。

回过神时，时间已经到了。沙绫不想打扰她，于是留下了一张纸条，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大概二十分钟后回来。

沙绫尽可能无声地走下了楼梯。她去接陆海空了。

♪

那之后不知又过了多久。

香澄放下了笔，反复读了好几遍自己写下的歌词。她时不时地配上旋律轻唱出声。完成了……。或许完成了……。

把这作为你的起点。你要好好背负着那首歌去唱歌。堂堂正正地唱出那首歌，不要背叛那首歌。无论何时都爱着那首歌，无论何时都被那首歌爱着，你要那样去唱歌。

现在那首歌或许已经完成了。

香澄盯了半天笔记本，然后终于慢慢转过了头。小沙绫……。写歌词写得太投入，都忘记她了。多亏了小沙绫，我才……。

“辛苦了。完成了吗？”

沙绫露出了微笑。香澄点了点头。

“小香澄的集中力好强。我去幼儿园接弟弟了，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你都没注意到。那之后又过了很久了。”

“……欸，对不起……”

“没关系。呐，能让我看看吗？”

沙绫走近了书桌。

“……嗯。”

为了能让沙绫看到笔记本，香澄挪了挪自己的位置。沙绫静静地把视线投向那本笔记本。两个人的目光一起追随着歌词移动。

《STAR BEAT!～星之鼓动～》

Lalalala Lalalala...

即便细数梦想 也只是——一直装作听不见的模样

其实一直都注意得到 听得见 那沉眠在记忆深处的微小声音

呐 轻轻抓住 用双手拥抱 那星之鼓动

呐 再也不会放开 永远不想放开

我们的“STAR BEAT!”

奔跑着 一直在奔跑着 想要传递爱与勇气

沉眠的声音如今苏醒 你的歌在风中摇曳

那些闭眼放弃的一切

如今歌唱 如今奏响

对昨日为止度过的每一天 道出再见

从那天开始总能听见 扬帆的小船 窸窣的风

勾起令人怀念的记忆 听得见 群星流转的声音

呐 你的鼓动 静静合上步幅 明天也继续做梦吧

呐 心系合而为一的心意 前进吧

合声唱出 “STAR BEAT!”

奔跑了起来 今天也奔跑了起来 想要传递爱与勇气

听见了沉眠的声音 意志与勇气如此苦闷

那些闭眼放弃的一切

如今笑对 如今释怀

对昨日为止度过的每一天 道出再见

Lalalala Lalalala...

只是孤身一人 向着远方祈愿 请守护梦想的碎片

只是孤身一人 久久地祈愿道 愿能和你一起歌唱

奔跑了起来 不知不觉奔跑了起来 你的歌在风中摇曳

奔跑了起来 不知不觉奔跑了起来 想要传递歌儿 你的声音

以拉勾为起点开始的一切

如今歌唱 如今奏响

对昨日为止度过的每一天 道出再见

Lalalala Lalalala...

“以拉勾为起点开始的一切……吗，真好啊，很棒。”

“那个，小沙绫……”

香澄注视着写完的歌词，一边思考。多亏了沙绫，香澄才能写出这份歌词。要对沙绫说些什么表示感谢呢。

“……欸！？”

香澄抬起头，吃了一惊。泪水打湿了笔记本。那是从沙绫的眼眶里落下的泪水。

“……小沙绫……”

“抱歉……眼泪，有点……”

沙绫露出了泣中带笑的神情，捂住嘴巴，用另一只手拭去泪水。但是眼泪似乎没完没了，她换成用两手捂住眼睛，时不时发出微小的呜咽声。

“小沙绫，这边。”

香澄站起身，让沙绫坐到椅子上。随着哭声愈来愈响，沙绫开始了真正的哭泣。她用香澄用过的手巾盖住脸，肩膀颤动着。

香澄似乎也要被带动着哭起来了，但是她拼命忍住了。她把手放在自己最重要的朋友的背上。

但是香澄不知道沙绫为什么哭。就连这份无知也令她泫然欲泣，但是她又拼命忍住了。

看起来这么可靠的小沙绫也有苦恼。想让她最先和自己谈心。即便自己这种人如此无力，

她也想分担沙绫的苦恼。

“小沙绫……那个……”

香澄绞尽脑汁思考应该说些什么好，但是她什么都说不出来，无比焦急。在她急得团团转时，沙绫开了口。

“……对不起……想起了一些事情。”

“没关系。那个，怎么了？如果可以的话……和我说一说吧。”

“嗯……那个啊。”

沙绫抽着鼻子说道。

“我中学的时候组过乐队。想起了那个时候的事情……”

沙绫擦掉眼泪，抽了一张餐巾纸擤鼻涕。

“现在已经……不能再参加乐队了。”

沙绫带着泣中带笑的表情说。

“小沙绫……”

香澄拼命思考。她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是现在还能对沙绫说“那句话”吗。坚持要说的话会被讨厌吗。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那个，对不起，又对你说这种话！但是，那个啊，小沙绫，和我们一起组乐队吧。我想和小沙绫一起组乐队！”

沙绫抬起了头。香澄卯足了劲倾泻自己的话语。

“工作的话我会帮忙的。我也想每天来帮忙，大家也会按照小沙绫的安排来调整练习时间的。而且我起得很早！”

“……谢谢，小香澄。我很高兴你能来邀请我。”

沙绫露出了微笑。

“但这不是家里的问题。我爸爸最近突然打起精神了。所以现在如果我想做的话，去参加乐队也是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爸爸突然病倒了。那时没出什么大事……现在也很精神……。但是他可能再次病倒。”

“……身体不好吗？”

“也不是。现在大概是真的没问题了。所以只是假设……小香澄，请你认真想一想。请你想象一下，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嗯。什么事？”

“比如说，那是一首像今天一样，倾尽心血创作出来的歌。这一天，乐队要表演这首歌，这一天对乐队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突然不得不去爸爸那里，你会怎么办？”

“……”

“乐队的大家一直在一起追逐梦想，演出前一天为止，大家还都在一起练习。到了演出当天，你们苦苦等待我的到来，但是我始终没有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样的话……”

香澄开始思考。她认真地思考着，认真地想象着。那样的话……即便如此，我也会……。

“……对不起，小沙绫。我……我会先出发的。对不起。我会先出发的。”

香澄泫然欲泣。

“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小有咲也说过。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决定好了，我要唱歌，就算是孤身一人也不得不唱。歌应该被人歌唱，如果放在一边不管，那歌就太可怜了……我觉得，我不得不唱。”

香澄还没有哭，但脸颊已挂上了泪水。

“现在写完歌词，我明白了。并不是‘不得不唱’，而是‘想唱’。我不想再一次说出‘我不喜欢唱歌’了。就算小沙绫不在，我也要唱歌。”

香澄擦了擦眼睛，拭去泪水。

“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不重视小沙绫。唱完之后，我会马上跑去小沙绫和小沙绫的爸爸那里。全力跑过去！”

香澄不停地擦着眼睛。

“呐，小沙绫。晚上能再见一次面吗？我会和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曲子，和大家一起演奏。”

我想让小沙绫听。今天不行也无所谓，什么时候都行。晚上我们一直都在仓库里。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拜托了！”

香澄握住了沙绫的手。

“一次就好，拜托了！”

“……不，但是……”

“我得走了！我想完成这首曲子，然后演奏给小沙绫听。拜托了，一次就好，来听听吧！我等着你！拜托了！”

后来想想，这番感情起伏是怎么回事啊。没有打招呼，也没有道谢，这家伙也太失礼了吧。香澄羞耻得想挖个洞把自己埋进去，想向小沙绫伏地谢罪，如果划破层皮就能了事的话她也想切腹。

香澄以惊人的气势冲下了楼梯，把山吹面包店撂在了身后。

♪

那是将近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过去在东京新宿，有一支传说般的乐队，名为“RAZES”。

他们在日本有着出众的实力，拥有出众的野心。四个人怀揣“在全世界出道”的梦想，经常去英国进行 Live 活动。数年后，他们贏取了英国唱片公司的单曲发行合同。

但是作为乐队核心的鼓手遭遇了意外的事故，不幸身亡，因此他们没有发表唱片，而是回到了日本。

没能发表的那首梦幻的出道曲，名为《BanG Dream!》。

总有一天，他们要以 BanG Dream! 之名，开创宇宙第一热情的摇滚音乐节，这本是他们的目标。那个时候，摇滚之神一定正在对他们微笑。

但是他们没能击穿那个“梦”。时至今日，那个“梦”仍在风中飘荡。

他们的鼓手追悼兼乐队解散 Live，静悄悄地在新宿一家 LiveHouse 举行了。他们委托了共同的友人来做临时鼓手，观众只有亲属和关系者。只有一个和乐队毫无关联的光头初中生偶然地混入其中，不过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之后再说。

解散 Live 结束后，“RAZES”的成员也各奔东西。

主唱是坂上，后来他在音乐商业界崭露头角。现在他是一家知名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但他仍会羡慕那些年轻的音乐人。

吉他手是宇都宫，解散后他又加入了新的乐队。但是他再也找不回那份热情，最终放弃了音乐。那之后他做了当铺的入赘婿，在“一步登天笔记”上记下了《BanG Dream!》的旋律。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但是晚年时他非常溺爱女儿。

“RAZES”是一支伟大的乐队，然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其中总会有一个废物。贝斯手神田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酗酒，在鼓手去世时，他想：既然那家伙死了，那自己也死掉就好了。

解散后，神田酗酒愈发严重，不再和任何人联系，时而在新宿的繁华街区做些奇怪的工作，浑噩度日。那之后过了二十年，他听说自己过去的盟友宇都宫去世了，如同遭受晴天霹雳。

他没有礼服，也没准备奠仪，况且到他听说的时候宇都宫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他很想哭，于是那个夏天，为了吊唁宇都宫，他在公园里弹了整整一个月的吉他。

在那里，神田邂逅了一个眼睛闪闪发光的少年。音乐能够跨越语言和年龄，这时他才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少年称自己为“神”，但是对神田来说，那个少年才是“神”。活出点样子吧，他向“神”发誓道。

他一直没有意识到那不是个少年，而是个名叫花园妙的少女。夏天结束了，神田回到了故乡兵库。他收购了当地的一家 LiveHouse，在墙壁喷涂上了曾经的“梦”。那时神田终于回想起了曾经与同伴结下的誓言。

他看中了一支名叫“The Ninja”的乐队，成为了他们的制作人。他不知道有一个戴着粉色发夹的少女，她非常热衷于来看这支乐队的演出。但是归根结底，他原本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后来他关掉了那家 LiveHouse。

好，这次我一定要在东京开辟新的事业，他想。他回到了东京，打算反省一下，决心好好干下去，但他到底还是个废物。但是就算他如此不成器，最终，他引导了两个少女。以 BanG Dream! 之名——。

说到不成器，或许那个人也是如此。光头的初二学生山吹少年一直都是个金属青年。他出生在新宿，还只是个初中生，就成天泡在 LiveHouse 里。

某一日，看完当天最后一场乐队 Live 后，少年去了洗手间。他蹲了很久。“男子初中生”被称为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生物。他为了在那天在学校饭点时赢下喝牛奶竞速大赛，一口气喝了六盒牛奶。

一个小时少一点过后，他从洗手间里出来了。那天的 Live 应该已经全部结束了，但那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非常了不得的东西。

压倒性的演奏水平。尤其是那个拿着红色星形吉他的男人，他展现出了恐怖的速弹技巧。

这场 Live 只有十几个观众，看起来都是关系者，都是些比他这个初二学生大很多的大叔大妈。更惊人的是，所有观众都在流泪。

——我们不是爱讲这种话的人，但是，让我们把这首歌献给那家伙吧。喂！这是最后一次向这个世界释放这首曲子了！听见了吗？喂！你们听见了吗？

舞台上的主唱最后吼道。

——给我听好了！让这次演奏，让这首曲子变成“永远”！

山吹少年直觉到，自己看到了什么了非常了不得的东西。

烙印在眼底，铭刻在灵魂中！

自己是目击了“永远”，被选中的少年。

BANG！DREAM！击穿梦想吧！BANG！DREAM！

——我们要活得对得起这首歌！

主唱吼出了最后一句话。

“我也是！”

一个观众喊出了声。

“我也要那样！”

“我也要！”

“我也是！”

“我也要那样做！”

“我也会那样做的!”^①

那个时候，山吹少年边哭边吼道：

BANG! DREAM!

少年立下了坚定的誓言：活得对得起这首歌。

少年不想忘记这首歌，回到家之后，他无数次地轻哼他记住的旋律。他把自己唱的这首歌录进了磁带，再把自己记住的歌词写在了笔记本上。In the name of BanG Dream! Yes! BanG Dream!

少年逐渐成长，成为了一个没什么担当的父亲。那之后，他最爱的妻子先他而去，他开始放任自己堕落。坚强的女儿支撑起了这个家，但他自己却始终打不起精神。

但是那一天他重逢了那首他已经忘记了的曲子。难以置信。他对照了自己留下的笔记本上的旋律，果然是这首曲子。他很惊愕。

活得对得起这首歌。他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腔热血。

少年过去辜负了自己，现在他开始试着戒掉每天晚上喝酒的习惯。然后他的身体状况戏剧性地好转了。真的非常抱歉啊，女儿。事到如今他才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因此，他的女儿的自由时间增加了。

那首伟大的歌，绕了一个大圈子，成为了他的女儿的指明灯。

♪

香澄冲进仓库，喘息还没止住，就把歌词拿出来给三个人看。

她也给她们看了和弦的构成表，粗略地讲了一下乐曲速度和演奏印象。香澄让她们用各自的乐器演奏和弦，自己合着唱了一遍。

“好厉害！是首好歌！”

“唔姆，师父，做到了啊。”

“是啊……是首好歌。”

有咲盯着笔记本，脸颊染上了一些红晕。

①这一段原文中的“我”有おれ、あたし、ぼく等不同的第一人称，语气也有各有差异。

“听我说，我想完成这首歌，然后演奏给小沙绫听！”

香澄已经完全忘记有咲之前对她说过“完成这首歌之前禁止出入仓库”了。

“所以大家快点合出来吧。小沙绫一定会来的！”

“‘会来’是说，来这里？”

“是的。我请求她说，什么时候都可以，请来仓库一趟！”

香澄气势高昂地对三个人做了说明。这不是靠一己之力的，而是多亏了沙绫，她才写完了这首曲子。虽然沙绫说无法参加乐队，但是香澄请求她说，请来仓库一趟，她们想完成这首歌，然后演奏给她听。

说不定听完这首歌沙绫就能拿出干劲了。就算没有，她也想让沙绫听一听这首歌。我必须要让小沙绫听一听这首歌！

“师父，光那么说，她是不会来的吧。”

“自己也觉得不会来。不可能来。”

“欸！欸！？欸？”

“肯定不会来不是嘛。她不知道这里在哪吧？如果你和她好好说明过的话，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没，有……”

香澄愕然不知所措。有咲拿她没辙地摇了摇头。

“不过，嘛，不也挺好吗。我们就慢慢地完成这首曲子，到时候再去找她吧。”

“……嗯……也是。那大家一起干吧！”

“才不是‘大家一起干吧’好吧。而且‘来仓库’也可不是女子高中生之间会有的对话。”

“弁庆殿，这么拖泥带水的没问题吗。咱现在已经想出来 A 段的贝斯 pattern 了。”

“……欸……”

“这真的是一首好歌。能在 A 段里加上接在后面的和声吗？”

妙弹起了吉他，一边“啦啦啦啦”地唱了起来。

“……啊，前奏是要加钢琴音的吧。”

有咲慌慌张张地转向键盘。

前奏，A 段，B 段，成员各自思考着自己的部分该如何演奏。合奏，然后修改。整体的音响效果逐渐成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针不断前进，香澄她们的编曲趋于完成。

她们没有什么乐理知识，也没有多少信手拈来的 pattern。那还只是笨拙单纯的音乐。要真正完成这首曲子，或许还得再花上数月。

但是这首曲子已经有了雏形。稚嫩的歌曲之中隐藏着意志与勇气，逐渐成型。

“我说，再从头合一遍吧！”

“是呢，开始吧。”

“了解！”

“开始了哦——。One, two, one, two, three——”

由香澄起拍，这首曲子开始了。香澄歌唱着，演奏进行着。刚刚成型的乐曲，回荡在四个人的胸膛中。

现在仍然还很遥远，朦胧不清。但是香澄她们的心意合而为一，向自己的内心发誓，要一直前进下去。所以不会再放开了，再也不想放开了——

我们的“STAR BEAT!”

“等一下！”

房间的门突然被“咚”地一声推开了，香澄她们惊愕地停下了手。

“我是不会认可那种没有鼓手的摇滚的！”

沙绫的声音和乐器的余音交织在了一起。香澄她们发不出任何声音，直直地盯着她。余音就像沙漏里的最后一缕沙一样，被吸进了门的另一侧。

“……嗯？”

沙绫露出了天使般的微笑，歪了歪头。

“不是一边这么说一边闯进来就好了吗？”

辛吉和巴尔蹭到了沙绫的脚边。香澄的大脑终于恢复运作了。

“……小沙绫……为什么在这里……”

“我知道的。很早以前就知道。你写在桌上了不是吗。那时候我就很好奇这是个什么地方，立刻就追着星星找过来了。”

沙绫看起来很开心，愉快地等说。

“这里住着从不踏出仓库的皮肤白皙的王。有个奇怪的忍者像刚才那样推门闯进来，然后一个会弹你们的曲子的神秘美少女加入了。我一直在看大家的物语——”

沙绫顿了顿，接着说道：

“这次让我也加入这个‘物语’吧！”

听见沙绫的话，香澄几乎要窒息了。

“我以前也组过乐队。很开心。大家一起追逐梦想，做着同一个梦。大家为了晋级演出的决赛，为了那一天拼了命地练习。”

在沙绫的脚边，辛吉和巴尔“喵”地叫了出声。

“但是在最重要的正式演出日，爸爸突然病倒了。大家一直在车站等我。她们一直在车站，等待无法前往的我。是我毁掉了大家的梦。”

沙绫注视着脚边的猫，讲述道。

“我要为此负责，所以我退出了乐队。大家都说不是我的错，但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参加乐队了。我很害怕，于是擅自放弃了。乐队是命运共同体，所以梦有时会因为一个人而破碎。如果我放弃乐队，就再也不会毁掉任何人的梦了，自己也不会受伤。”

然后，沙绫缓缓地抬起了头。

“但是我很惊讶。香澄说，她不会等我。但也是啊。净想着‘是我的错’是不行的吧。我不想那么觉得，也不想让任何人有同样的心理。”

沙绫轻笑出声。

“我很想参加乐队。就跟被小香澄击穿了一样。如果是和大家一起的话，我觉得我能重新开始。我想和大家一起击穿梦想！”

沙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当然了，小沙绫！”

“来吧！请一定要加入，沙绫前辈！”

“唔姆。也就是说咱们是节奏组的搭档了。”

“请务必加入我们，小沙绫。”

大家的话语融化了停滞的时间。

“一起击穿梦想吧！小沙绫！”

“自己要哭了！自己现在就要哭了！啊！要哭了！”

“对了，狮子金属殿，带面包了吗？”

“我们也要多加练习，提高水平。请多指教。”

“嗯！大家请多指教！”

仓库里，五个人的手叠在了一起。辛吉和巴尔不停地喵喵叫着。

“《Yes! BanG_Dream!》的话，我已经敲得很好了。从庙会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一个人练习。”

沙绫走向已经摆好了的鼓那里。她从帆布包里拿出踏板和鼓棒，开始组装。

“双、双踩！”

里美惊讶地喊出了声。沙绫双脚高速轮流踩着踏板，敲响底鼓。好厉害的样子……。

“嗯，准备完成！”

“好，那么开始吧！一起奏响^{羁绊}音乐吧！”

香澄喊道。沙绫敲响踩镲起拍。

来吧，飞奔出去吧！

开始了。这时，真正的^{羁绊}音乐开始了。

和真正的鼓合奏果然和平时大不一样。但不止如此。那个时候，有什么事物真正开始了。

声音与声音结合，相连，编织。

五个人各自邂逅、培育、表现出来的事物。五个人的音乐，现在化作起伏的音压。五个人的心脏震颤着，解放出潜藏其中的一切。

追逐星星而邂逅的事物。伸出手引导她们，然后开始的事物。有欢笑，也有眼泪的，她们所感知到的事物。她们想要创造出来的事物。发誓不会再次放手的事物。想要传递到某个人手里，让其延续下去的事物。祈愿想要变得温柔，变得坚强。

无论在哪都带着高涨的、强烈的、热情的——明朗的情绪——。

音的洪流翻腾起伏，奔涌而上，逐渐高涨。带着幸福的热情，无论多高都能触及。

妙的吉他声干脆利落、加速、伸展而上。里美厚重的低音缠绕其间。有咲的音色绽出闪闪发光的花朵。沙绫引导着这一切。香澄畅达的歌声之中，寄托着所有人的心意。

这只是最初的一曲，但所有人都无比确信。

我们无往不至。夜枭星云也能。我们永远可以飞翔，看不到界限。想继续演奏。想继续演奏更多。

我们演奏的，是无敌最强的音乐。

BANG! DREAM! 击穿梦想吧! BANG! DREAM!

演奏在余音中收束。

五个人没有出声，只是互相注视彼此。组织不出语言——。

好厉害，太厉害了，好享受，好高兴，最棒了，最棒了啊，好期待将来啊，难以置信，不想再放手了，无往不至！这份心情用言语不足以表述，她们想要传达这份心情，共有这份心情，确认这份心情。五个人久久地注视彼此。

“呐！我想到乐队名了！”

香澄打破了寂静，紧接着沙绫也开了口。

“欸，真的！我也想到了！”

香澄和沙绫视线相交。她们大概想到一块儿去了。

那是从四月开始，从两人之中孕育出的事物。

“哦嚯，可否先讲来听听？”

“是什么！好想知道！”

“如果两个人想的一样的话，那就很厉害了。”

两个人彼此颌首，数完“一、二——”后一齐说道：

“Poppin’Party——！”

声音重合了，两人非常欣喜。

“Poppin’Party，意思是跃动的派对吧。又朝气又可爱，很棒！”

“Poppin’Party 吗……嗯，Popipa……简称就叫 Popipa 吧。”

“唔姆。听起来很好吃，不错。”

七月七日那一天，Poppin’Party 诞生了。

“我说，和观众们打个招呼吧！”

“说的是啊，来，沙绫也过来。”

“欸，什么？观众是谁？”

她们把还在惊讶的沙绫叫了过来，五个人在仓库里按站位排开。

“要上了——”

站在正中间的香澄喊道。

“我们是 Poppin’Party！”

五个人各自摆出了各自的姿势。五个人啊哈哈哈哈哈哈地，爆笑起来。

观众是两只猫。它们发出了喵喵的犯困声。

#06 致刚刚开始奔跑的你

★1 Yes! BanG_Dream!

词・户山香澄 曲・不明

★2 Poppin' Shuffle

词・户山香澄 曲・市谷有咲

★3 STAR BEAT!~星之鼓动~

词・户山香澄 曲・户山香澄

★4 夏空 SUN! SUN! SEVEN!

词・户山香澄 曲・牛込里美

★5 Teardrops

词・户山香澄 曲・花园妙

★6 致刚刚开始奔跑的你

词・山吹沙绫 曲・山吹沙绫



春天，一个少女瞄准了墙壁上的“夢”字，偶然地说出了那句话。

“BANG! DREAM!”

通过些许不同的方式，和这句话有所关联的少女们，渐渐地彼此吸引，最终组成了乐队。称之为偶然也好，必然也好，命运也好，不管怎么说，那或许是值得流传后世的故事。

夏天，五个人聚在一起进行集中训练。五个人作曲，五个人的声音相合，五个人的音乐不断攀升。^{羁绊}

五个人述说着梦想。说想在东京巨蛋开演唱会，想在世界范围巡演。净是些太过遥远的梦想，但是没有人嘲弄那些梦。

我们的歌能够传递给远方的什么人。那和规模大小无关。就算是某人，还是某十个人，抑或是某千个人，五个人的音乐永远不会改变。

Poppin'Party 如今正在向新的“梦”奔跑。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花咲川高中明天将迎来文化祭，校园内生机勃勃。电影、戏剧、音乐、展览、饮食，各式活动张扬青春。学生们都在为明天做准备。

其中之一，就是 Poppin'Party 预定在体育馆的特设会场举行的 Live。成员们亲手做的宣传单张贴在校内。

“啊，这些孩子看起来很有趣啊。”

“我知道，是 Popipa 对吧？Popipa。”

香澄她们本以为她们在学校里默默无闻，但不知为何她们似乎处处受到了他人的关注。

“我知道 Popipa！那个 Sta 子对吧！Sta 子好像很厉害。是 Random Sta 子。超棒的，听说唱歌很好听，很热情。是星之领袖对吧！？”

“不，比起这个，那个忍者可了不得了！粉色的忍者。好像会在舞台上喷火。而且是光脚丫！”

“欸欸？我的话是那个仓库的孩子？听说那个仓库女孩很可爱。会跳些飘飘软软的舞，看着就觉得被治愈了。”

“不，还是那个蓝色孩子比较帅。明明是个女孩子，但吉他弹得很好，我朋友都被惊到了。很热血，像电击一样。”

“这么说的话,我还是喜欢那个黄色的鼓手。明明这么可爱,但是能叩叩叩叩地敲鼓。光是看着她啊,怎么说呢,胸膛就热起来了。”

在离开议论的人群远一些的地方,五个人正在反复排练。从前天开始就一直在练习,也因为如此,她们稍微有些头晕目眩。体育馆将在当天成为舞台。她们在那里,背靠背坐成了一圈。

不知何时五个人躺倒了,沉入了一时的小睡中。

“……呐……大家……”

户山香澄做了一个梦。

在最差劲的日常之中,只有自己邂逅了星星。她一边帮助别人,一边学会了如何吐露自己的心情。她学会了去相信那无敌最强之歌。

她感知到了同伴之间的羁绊,想着,自己也必须要做出改变。她要更加相信自己,更加相信她们的音乐,把满溢而出的意志与勇气唱成歌儿——

歌唱吧!

我想唱歌!

她不知道这首歌能传多远。今后会发生什么,她们能挣扎前行到何处,未来没有尽头,她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她心中仅有此一念。

“我有想传递出去的事物。自己有着想传达给别人的事物!”

“……Live……初舞台……”

市谷有咲咕哝道。

虽然有咲一直以乐队的制作人自居,但其实她从来没有摸过键盘。所以她想着,必须要跟上奔跑的成员们,一直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努力练习。

但是,如果失败了的话怎么办……。这不就是在紧张吗……。

必须要冷静下来,有咲想。

有咲最喜欢 Poppin'Party 了。她珍视 Popipa 的同伴，爱着 Popipa，她把 Popipa 作为她的骄傲。

她不知道她们能前进多远。她不知道还要经过多久，她们才能迎来击穿梦想的那一天。今后将有什么样的墙壁阻挡在她们的面前，就连成员之中对未来看得最远的有咲也不知道。

但是她心中仅有此一念。

“最喜欢 Poppin'Party 了。世界上最喜欢 Popipa 的就是我！”

“……早……早知道了……”

牛込里美做了一个无关痛痒的梦。

里美为了加入日本第一的乐队，从兵库的乡下来到了东京。现在她坚信 Poppin'Party 就是那支日本第一乐队。她暗地里发誓，要用自己的低音支撑她日本第一的同伴们。而且如果自己仰慕的那支她最喜欢的乐队，也在东京拼搏的话，总有一天或许会见到他们。

但是，逼近眼前的巨大的蟾蜍头子，一口吞掉了里美最珍视的同伴们。同伴们不住地发出悲鸣。

各位！这里就交给咱了！

里美结印，解放了丹波流忍者的力量。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发生了什么，不管有什么困难——。

里美心中仅有此一念。

“就由咱来守护 Poppin'Party！由咱来支持大家！”

“……更加……切裂一般的吉他 solo……”

花园妙做了一个梦。

那是一个，她一直都如此和同伴们一起演奏的梦。

收集起一个个音符，把它们连成音乐的时候，妙的内心如同麻痹了一般。她感觉到自己离那遥远的梦又禁了一些。

“音乐能够跨越言语。”

她想起了神的话。

“我破例和你定个‘约定’吧。什么时候你要弹会这个。弹会了之后，应该就能遇到了。应该就能遇到你的‘梦’了。”

只要努力就能遇到“梦”。继续努力就能邂逅她一直在追寻的“梦”。

妙最喜欢五个人一起奏出的音乐了。她想让五个人的音乐传得更远，让更多人听到，让更多人露出笑容。

妙心中仅有此一念。

“自己要努力。只有努力，自己是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再也，不想……放手了……”

山吹沙绫做了一个梦。

自己曾毁掉了一些东西。从那以后，她闭上了眼，觉得自己不能再敲鼓了。只要自己一个人放弃，就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会伤害自己……。

乐队是命运共同体。共有梦想，是很可畏的。

但是在 Poppin'Party 演奏时，沙绫回忆起来了。共有梦想，是如此让人快乐，如此让人开心。所以，她还想和大家一起共有更多梦想。

当她看见抽泣的香澄时，她很羡慕那份热情。

但是其实她一直都意识得到。其实她明白，就算是她沙绫，身体某处也潜藏着热情。

不可抗力带来了悲伤与痛苦。沙绫明白母亲已经过世了。她仍然怀抱着传达不出去的念想——或许人生就是不尽人意的。

但是沙绫心中仅有此一念。

“我不会再放开那以拉勾为起点开始的一切了。我不想再放手了！”



“呐，大家！看，快看那个！”

香澄醒了过来，大声说道。她盯着夕日的天空中的微小闪光。沙绫、里美、有咲和妙也慢慢地睁开了眼。

“是一番星^①……”

“是啊。”

傍晚的星星微弱地眨着眼。

现在它的光芒还弱得无法射到地面上，但或许会渐渐地变为强光。

五个人在那颗星星身上看到了自己。

“……嗯？等等，你怎么还在看歌词卡？”

“还有点不安，想再看一会儿，怕唱错！”

“听你一说就不安起来了。我也再看两眼。”

“我也想看！”

①一番星：傍晚第一颗亮起来的星星。

“咱也要看！”

“那我也看一眼吧。”

她们为文化祭所作的新曲中，有全员合唱的部分。所以必须每个人都要记住歌词。五个人脑袋凑到一块儿，看起了歌词卡。

那是汇聚了 Popipa 的决心的歌。

《致刚刚开始奔跑的你》

无尽绵延的道路上 仅此一念存于心中——

若是想要改变未来 那么改变现在不就好了

你如轻声哼唱一般说道 却没能踏出那一步

若是同你一起 就一定能站上那里^{舞台}

瞳中闪烁坚定的光芒 念想满溢而出

面朝明日的 my song

呢喃鼓舞的 your heart

梦想的泪滴零落而下 宣告道 “永不终结”

季节流转 令人目眩 我注视着抽泣着的你

就算现在尚未传达到 也一同奏响那永不终结的音乐吧^{羁绊}

致刚刚开始奔跑的你——

祈愿道 就算有所失 也将会有所得

拭去眼泪的瞬间 只有梦想映在眼中

迎风呐喊的 my song

誓言不忘的 your heart

展开属于我们的五线谱

试着写下“永不停止”

季节流转 令人目眩 我注视着抽泣着的你

就算现在尚未传达到 也一同奏响那永不终结^{羁绊}的音乐吧

致刚刚开始奔跑的你——

无尽绵延的道路上 仅此一念存于心中

尽管因望不到尽头而畏惧 但只有这件事 我已下定决心

坚信仍能追逐 坚信那些誓言

坚信永不终结 奏响永不^{羁绊}停止的音乐

致刚刚开始奔跑的你——

才刚刚开始奔跑。五个人才刚刚开始奔跑。

到了明天，幕布就会拉开。

“我说，各位！差不多该走了！”

“等等我说你啊，别突然说话啊。明明以前是那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啊哈哈！紧张的有咲真可爱。”

“不，不知为啥咱也紧张起来了。”

“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超绝紧张！”

“各位！别紧张！来打气吧！”

五个人一边吵着嘴，一边转向了明天将要站上的舞台。

最后，她们围成圆阵，把手叠在一起。

——Popipa! Pipopa! Popipapa! Pipopa——！

那是她们新想出来的口号。最后，她们的手指向天空。

五个人的^{羁绊}音乐，正在静静等候“那时”的到来——传播到谁的耳边的那个时刻。